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?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第0002-03部～放光般若波罗蜜经三十卷（第二十一卷～第三十卷）大乘般若部·第0002部
放光般若波罗蜜经三十卷（第二十一卷～第三十卷）西晋三藏无罗叉共竺叔兰译
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十一
释提桓因品第六十三尔时，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般若波罗蜜者，甚深微妙！难晓难了！难解难知！不可思议！以本净故。闻是深般若波罗蜜书持学者，为已具足从大功德来，想着之意为不复生，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无想着。”

佛告释提桓因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拘翼，有行般若波罗蜜者，不从小功德来。拘翼，阎浮提满中众生，皆行十善、四等、四禅及四空定，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书持般若波罗蜜，讽诵受学如其教住，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听余念。其福百倍、千倍、巨亿万倍，不可以譬喻为比。”

尔时，有异比丘语释提桓因言：“拘翼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守行奉持般若波罗蜜转复教人者，其功德出彼阎浮提众生所作者上。”

释提桓因语是比丘言：“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于般若波罗蜜中一发意，胜阎浮提所作十善、四禅、四等、五通者上，何况奉行书持讽诵如中教者！皆过诸天、阿须伦、世间人上。是菩萨不独过诸天世间人，乃过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上；不但过是上，乃至菩萨行五波罗蜜无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者上。菩萨如般若波罗蜜教住者，出诸天世人上，诸天世人皆不能及。如般若波罗蜜教住者，为不断萨云然种地住，终不离如来名号。菩萨行如是终不失道场。菩萨摩诃萨所行如是，为欲拔出众生沉没长流者。如是学者，为学菩萨所学，不学声闻、辟支佛学。
”

菩萨如是学者，诸四天王当来至是菩萨所言：‘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勤学疾学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坐于道场时，过去诸如来无所着等正觉所持四钵，今在是间当奉不久。’如是行般若波罗蜜者，诸释提桓因亦当复来劝助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须焰天子将诸焰天子来下，兜率天子将诸兜率天子来下，诸尼摩罗天皆悉来下，诸波罗尼蜜天亦悉来下，乃至首陀会诸天皆悉来下，至是行深般若波罗蜜菩萨所。十方现在诸如来无所着等正觉，皆常念是善男子、善女人行般若波罗蜜者。行是深般若波罗蜜者，诸可世间所有厄难勤苦之事了无复有。须菩提，是为行般若波罗蜜者现世功德之报。一切世间皆有四病——一事动者身中诸根无不受痛，以受痛故意便受恼——是诸病恼不复着是菩萨身，用行深般若波罗蜜故，是为现世功德之报。”
尔时，阿难意念：“释提桓因自持辩才说？以佛事说？”
释提桓因知阿难意之所念，语阿难言：“我之所说皆是佛事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释提桓因所可说者，皆是佛事因缘。若菩萨学习念般若波罗蜜时，三千大千国土中魔皆生狐疑：‘今是菩萨当为真际作证，取声闻、辟支佛道耶？当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乎？’阿难，若有菩萨不离般若波罗蜜时，魔复大愁毒。尔时，魔复起大风，欲使是菩萨恐怖有难起懈怠之意，欲使菩萨于萨云然念中起一乱意。”
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魔为都卢娆乱诸菩萨耶？有不娆者？”
佛告阿难：“有行乱者，有不乱者。”
阿难白佛言：“有娆者谁？不娆者谁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从本闻般若波罗蜜时，意中不乐不解者，波旬便往娆乱。若闻说深般若波罗蜜时，意中狐疑言：‘为审有是耶？为无有耶？’用是故波旬往娆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若有菩萨远离真知识，便不闻不知般若波罗蜜，不解其事，意便不乐，是故波旬复往娆乱。
“复次，阿难，若有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反持非法，用是故魔得其便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菩萨失般若波罗蜜更叹非法，魔即欢喜念言：‘彼说非法之事，当有若干伴辈，当满我愿，复并使余人堕于二地罗汉、辟支佛是也。’

“复次，阿难，若有菩萨闻说深般若波罗蜜时，便意念言：‘是深不能，大深耶！’作是念者，魔便念言：‘我今已得子便。’

“复次，阿难，若有菩萨向余人贡高言：‘我能行六波罗蜜，汝不能行。’是菩萨为魔所得便。阿难，时魔波旬大欢喜踊跃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若有菩萨自怙智慧，自怙种姓，自怙其善，自怙知识，便起贡高下于他人，亦无阿惟越致相行像貌，专自贡高轻贱他人，便语人言：‘汝亦不在菩萨种姓之中现，汝亦不在摩诃衍中。’尔时，波旬欢喜念言：‘今我境界宫殿不空，增益三恶趣我种姓不损。’魔常伺是菩萨欲使说非法之事，欲使众人皆闻非法，亦当邪见增益劳垢，造颠倒行颠倒于法，身口意错贪着邪福，从是因缘增益三恶趣，魔之眷属宫殿益多。尔时，波旬倍欢喜踊跃而自娱乐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若行菩萨道者，与声闻道家共争，魔时念言：‘是善男子离萨云然远，不近大智。’所以者何？斗争怨恚非萨云然道，是三恶之业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菩萨菩萨自还共争，波旬念言：‘两离佛远，失萨云然，是二菩萨俱不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’所以者何？是善男子所造是三恶业，非萨云然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未受剃者，与得记剃菩萨共争，兴起恶意，随其意起多少之数却若干劫。虽起争意如故不舍萨云然者，当却劫数若干径路，然后乃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乃当更尔所劫数，于其中间宁有除不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我为三乘说法，随其意起多少之数，各尽其事无有中间减少之除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若菩萨菩萨共争，若恚、若骂、怀恨不悔者，我不说有除，当更劫数勤行僧那，然后乃成。若有菩萨斗争恚已便自悔言：‘是利难得。我今当为一切下屈，今世后世当使众生皆共和解，我今云何恶声加人而念人恶？我终不敢复作是事，当如聋羊，当自除过。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度脱众生，云何起恚而自陷溺？不当起恨，不当陷溺。’尔时，菩萨适起是意已，魔波旬不能得其便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行菩萨者不当与声闻家共止，若共止者不当与争。所以者何？当自念言：‘我不应得与是辈人起恚共争，我当成就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度诸苦厄。’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菩萨菩萨自共住止，其法云何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菩萨菩萨共止之法，相视当如世尊共止。所以者何？当作念言：‘是我真伴共乘一船，彼学我学是为同学，共行檀波罗蜜至萨云然。若彼意愦不顺萨云然者，我所不应。若彼意定不离萨云然者，我亦应尔。’菩萨摩诃萨作是学者，为共等学。”

问等学品第六十四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等为菩萨摩诃萨之等所应学者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内空、外空是菩萨摩诃萨之等，五阴自空乃至于道道亦自空。须菩提，是空为是菩萨摩诃萨之等，于是等空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菩萨学消五阴为学萨云然，五阴不染为学萨云然，学灭五阴为学萨云然，不生五阴为学萨云然，乃至四无碍学为学萨云然。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如所言，学消五阴为学萨云然，乃至学无所生为学萨云然。”

佛言：“于须菩提意云何？五阴所有如乃至道如及世尊如，是诸如颇有减尽灭时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言：“菩萨如是学，为学如，为学萨云然；如亦不尽、亦不减、亦不灭，如是学，为学如，为学萨云然。菩萨如是学，为学六波罗蜜，为学三十七品，为学佛十八法，为学萨云然。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菩萨作如是学，为度诸学表，为第一学；如是学者，诸天及魔不能坏败；作如是学，疾近阿惟越致；如是学者，为习尊业，为习如来；如是学者，为导御众生；如是学者，为净佛土，为学大慈大悲，为学教化众生。

“须菩提，菩萨如是学者，为学三合十二法轮转度脱众生；如是学者，为学不断佛种；如是学者，为学开甘露法门；作如是学，为学示无为法。

“须菩提，下劣之人不能学是。作是学者，为欲拔一切众生生死之根；如是学者，为不入三恶趣，不生边地，不生旃陀罗家；如是学者，不复聋盲喑哑跛蹇；如是学者，诸根具足终不缺减，无恶音声，不犯十恶，终不学邪以自生活，不为无反复不与恶者俱。

“须菩提，如是学者，不生长寿天，用沤和拘舍罗故。何等为沤和拘舍罗？般若波罗蜜所说沤和拘舍罗，四禅、四等及四空定不随禅计。如是学者，为净一切诸法之力，净罗汉、辟支佛力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诸法之性皆自清净，云何菩萨欲净诸法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如是，如是，菩萨已净性之本，学般若波罗蜜不厌不懈，是为学般若波罗蜜。是法非是凡夫愚人之所能学，所能知见。菩萨为众生故行檀波罗蜜至萨云然。菩萨学如是为学十力，为学无所畏力，如是学者出过众生所为之表。

“须菩提，譬如地之所出，出金银异宝少少处出耳。如是，须菩提，少少人学般若波罗蜜，多有发声闻、辟支佛意；少少人能行遮迦越罗福者，作粟散小王行者多；少少众生能入萨云然者，多有人入罗汉、辟支佛道。须菩提，多所人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者，得成就者少少耳，多住罗汉、辟支佛地。须菩提，多有人行菩萨道，学般若波罗蜜者，至阿惟越致地者亦少少耳。用是故，须菩提，若欲坚住在阿惟越致地者，当学深般若波罗蜜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学般若波罗蜜时，嫉意不生，犯戒意不生，恚意不生，乱意不生，懈怠意不生，愚痴意不生，三毒意不生，疑意不生，五阴意不生乃至道意不生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，不见法有所生者，于无生法亦无所得，亦无所起。是故菩萨学持深般若波罗蜜，为悉总持诸波罗蜜。何以故？菩萨学深般若波罗蜜时，诸波罗蜜皆悉随从。譬如着吾我之人悉总持六十二见，是故菩萨学般若波罗蜜，诸波罗蜜皆悉随从。譬如人欲死时，风先命去诸根悉灭。须菩提，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，诸波罗蜜皆悉入中。菩萨欲出过诸波罗蜜表者，当学深般若波罗蜜，学深般若波罗蜜者为学人中最尊上。

“须菩提，三千大千刹土其中众生宁为多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一阎浮提众生尚多，况乃三千大千刹土所有众生！”

佛言：“令此众生尽得入道，悉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若有菩萨一一供养衣被、饮食、众所当得尽其寿命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甚多！甚多！”

佛言：“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至意念般若波罗蜜也。何以故？是深般若波罗蜜者，是诸菩萨摩诃萨之大益，能使菩萨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须菩提，菩萨欲在众生之上——一切众生为无所归、无所依怙——欲受其归、欲为作依怙者，欲为盲人作明导者，欲求作佛者，欲得佛境界者，欲作佛游步者，欲为佛师子音响者，欲撞击佛钟鼓者，欲吹大螺音者，欲为佛会讲说佛法义决断众人诸狐疑者，悉欲得是者，当学深般若波罗蜜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所有三界诸善之福德无事不得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菩萨宁复得罗汉、辟支佛之福德耶？”

佛言：“亦得罗汉、辟支佛之福德，但不于中作证耳。以智慧观察罗汉、辟支佛慧即得过，不于中住自上菩萨位。菩萨作如是学者，去萨云然不远，疾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须菩提，菩萨如是学者，为诸天阿须伦之福佑；如是行者，过诸罗汉、辟支佛上，疾近萨云然。须菩提，如是学者不久行般若波罗蜜不离般若波罗蜜。菩萨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，当知是为不耗减法，不远萨云然，疾近三乘慧。

“菩萨若复反作念言，彼此般若波罗蜜，便不逮萨云然，作是念者为不行般若波罗蜜。

“若复此彼深般若波罗蜜，不知般若波罗蜜，亦不见般若波罗蜜，亦不知般若波罗蜜为谁，亦不知谁当于般若波罗蜜中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若复作是念，般若波罗蜜亦非彼，亦非此，亦无从中出者，法性常住如真际，有佛无佛法性常住。菩萨摩诃萨作是学者，为学般若波罗蜜。”

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十二

亲近品第六十五尔时，释提桓因意念言：“菩萨行六波罗蜜乃至佛十八法，尚出众生之上，何况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！若有发意念萨云然者，为得寿命中之最、人中之善利，何况发意欲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！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者，未发者当亲近之。”

释提桓因以天曼陀罗华而散佛上，散已发愿言：“若有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者，令具足法愿，具足萨云然愿，具足自然法愿，具足无漏法愿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我意愿，其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者，不复欲令动还堕罗汉、辟支佛地，为下大乘终不堕于罗汉、辟支佛乘，倍复发愿精进，愿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见三界中所有诸勤苦者悉为作护，如是具足菩萨意念：我等已度当复度不度者，我已安隐当复安余，我已泥洹当复度余令得泥洹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代初发意菩萨欢喜者，为得几所福？久发意菩萨复代欢喜，得何等福？阿惟越致菩萨代其欢喜，复得几福？至一生补处菩萨代其欢喜，复得几福？”

佛告释提桓因言：“拘翼，是四天下尚可称知斤两，代其欢喜者，其福不可称！三千大千刹土亦可称知，代其欢喜者，福不可称计！拘翼，三千大千刹土其中海水，取一发破为百分，以一分发尽涕，海水尚可数知几涕，从代欢喜功德福不可计量！拘翼，阿僧只佛刹所有境界虚空，持斛斗升合量空，尚可知几所，从代欢喜功德福不可计量！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诸不代初发意菩萨欢喜者，是为魔之所使；不代欢喜者，是魔官属人，从魔中来。何以故？有代发意欢喜者是为坏魔故。诸欲不舍敬三尊，亦不一相亦不二者，当持是代欢喜意，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拘翼，发是代欢喜意者，得至佛国供养诸佛。所以者何？阿僧只人初发意作功德代欢喜故，从初发意菩萨至于十住阿惟颜，菩萨所作功德皆代其欢喜，持是功德疾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成阿惟三佛已，无央数不可说阿僧只众生皆当得度。以是故，拘翼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有初发意者，当持代欢喜之功德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不以意求亦不离意；代阿惟越致及一生补处欢喜，以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不以意求而不离意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是意如幻，云何能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”

佛言：“于汝意云何？汝见是意如幻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见也。世尊，我不见如幻，亦不见意非幻。”

佛言：“亦非法颇见是意不？颇非见幻不离意，见是法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见也，世尊，我不见法，当持何等起为有为无？法常自寂，不可以有得，亦不可以无得。若法常寂不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无所有者亦复不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何以故？世尊，一切诸法，亦不可得，亦无有故。世尊，六波罗蜜常寂乃至于道亦复常寂，法亦不应当念，亦无有法而将来有。般若波罗蜜常寂，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常寂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般若波罗蜜、三耶三菩亦寂之中，云何逮觉？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萨云然寂，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寂。须菩提，般若波罗蜜及萨云然不寂者，亦非般若，亦非萨云然。是故，须菩提，般若波罗蜜、萨云然寂，亦不因般若波罗蜜成阿惟三佛，不离般若波罗蜜得阿惟三佛。不得般若波罗蜜者，终不得阿惟三佛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菩萨所行甚深。”

佛言：“如汝所说，菩萨所行入甚深苦行，虽谦苦行不于法中中道取证，堕于罗汉、辟支佛地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我从佛所闻，菩萨不为谦苦。何以故？亦不见是可得证者，亦不见般若波罗蜜可取证者，亦不见法当取证者。诸法皆不可得者，有何等义，有何等法，有何等般若波罗蜜，当可取证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菩萨行者，为无所得行。菩萨于无所得法中，还诸法无限之限事。世尊，若有菩萨闻说是事，不却不难亦不懈怠，是为行般若波罗蜜，亦不见行般若波罗蜜者，亦不见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不作是念：‘罗汉、辟支佛地离我远，萨云然离我近。’

“世尊，譬如虚空亦无近远之念。何以故？虚空无分别故。行般若波罗蜜菩萨亦无是念：‘二道离我远，萨云然离我近。’何以故？般若波罗蜜亦无所分别故。譬如幻人亦不自念：‘师离我近，观人离我远。’何以故？幻人无念故。譬如光影无有念：‘我所因者离我近，余离我远。’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如来无所着等正觉，亦无所爱。

“世尊，般若波罗蜜亦如是。譬如如来无有念故，譬如如来所化亦不念：‘二道离我远，佛离我近。’何以故？化以如来无念故，般若波罗蜜无有念故。譬如有所兴为而作化事，化亦无念，所可说般若波罗蜜、作般若波罗蜜事，亦如化亦无所有。譬如绝工之匠若匠弟子，刻作木人若马若象动作，所作彼人象马亦无有念，般若波罗蜜所作所说亦复如是。譬如所为作事亦无念可说，般若波罗蜜事亦如作亦无念故。”

尊者舍利弗语耆年须菩提：“但般若波罗蜜无有念耶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六波罗蜜亦无有念，五阴五情亦复无念，眼色六入亦复无念，四禅、四等及四空定、三十七品至三脱门、佛十种力、十八法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慧、萨云然事亦无有念，乃至于道亦复无念，有为性亦无念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若诸法无念，何从有五趣？云何复有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及佛世尊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诸众生因四颠倒而起四颠倒而造作事，身口意行随受其像，便有疑虑故有泥犁、薜荔、兽、人中、天上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云何有须陀洹乃至三耶三佛？”

“须陀洹道亦无念，乃至三耶三佛道亦无念，诸过去、当来无所着等正觉及现在十方诸佛无念已尽灭。以是故，舍利弗，当作是知：一切诸法皆无念。信如是法性、真际故，舍利弗，菩萨当以无念行般若波罗蜜；以无念行般若波罗蜜故，便得逮觉无念之法。”

牢固品第六十六于是，舍利弗语须菩提：“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为行不牢固耶？”

须菩提报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为行不牢固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罗蜜无有牢固，乃至萨云然亦无有牢固，亦无不牢固。何以故？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牢固尚不可得，乃至萨云然亦不可得见，何况有牢固？”

若干百千色欲天子意念言：“诸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行般若波罗蜜者，当为作礼！既行般若波罗蜜而不中道取证堕罗汉、辟支佛地，以是故当为作礼，于等法不取证故。”

须菩提语诸天子言：“菩萨于等法不取罗汉、辟支佛证，不足为奇；为阿僧只人盟誓，亦不见有人而欲度脱众生，是乃为奇。以是故，菩萨发意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为欲降伏众生，欲降伏众生者则为欲降伏虚空。何以故？当知虚空、众生皆悉寂故。众生亦空，虚空亦空。如虚空之无牢固，众生亦无牢固。诸天子，以众生无有牢固故而结盟誓，是故菩萨摩诃萨为甚奇特。为众生结盟誓者，则为与虚空共斗所；为众生结盟誓者，亦不见众生，亦寂，结盟誓亦寂故。

“菩萨闻是不恐不懈、不难不怯，为行般若波罗蜜。何以故？五阴寂故，众生亦寂。云何五阴寂故，众生亦寂？以五阴寂故，六波罗蜜寂；以五阴六衰寂故，内外空寂及有无空亦寂；以五阴六衰寂故，十八性亦寂；五阴寂故，三十七品、四禅、四等及四空定、四无碍慧亦寂；以五阴寂故，佛十种力、四无所畏、大慈大悲及十八法、萨云然亦寂。菩萨闻是诸法皆寂，意不恐怖、不难不怯，是为行般若波罗蜜。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何以故菩萨不恐不懈为行般若波罗蜜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以无所有故不恐，以寂静故不懈。”

“菩萨以是无所有寂静故，不恐不懈为行般若波罗蜜。何以故？恐畏懈怠亦不可得见故。菩萨闻是恐畏亦不可得复不恐怖，是为行般若波罗蜜。何以故？恐畏皆不可得见故。菩萨摩诃萨如是行者，诸天梵释皆为作礼；不但诸天释梵为行般若波罗蜜菩萨作礼，乃至首陀会诸天皆为行般若波罗蜜菩萨作礼。须菩提，十方现在诸如来无所着等正觉，皆念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为具足五波罗蜜，为具足萨云若。须菩提，若十方诸佛念是行般若波罗蜜菩萨者，当知是菩萨成就佛不久。

“须菩提，一恒边沙人悉使为魔，一一魔者所将官属如一恒边沙，假令尔所魔及将尔所官属，欲共坏乱行般若波罗蜜菩萨者，终不能坏。有二事魔不能中道坏菩萨。何等为二？一者、观诸法皆空，二者、不舍众生。复有二事魔不能坏。何等为二？一者、所作如所言，二者、常念诸佛菩萨。如是行般若波罗蜜，诸天皆来劝助慰劳言：‘善男子，今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久，是故莫得舍空、无相、无愿之行。’如是行者，无所归仰者而受其归仰，无有依护者则为作依护，无有覆盖者而为作舍，为冥者作大明，为盲者作眼目。何以故？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十方诸佛及众菩萨比丘僧众，皆共称扬说其名故。

“须菩提，譬如我说法时，称扬赞叹宝造菩萨及识挽菩萨，我说法时称誉妙乐佛国中诸菩萨修梵行者，我亦常称誉彼诸正士，亦如十方诸佛欢喜颜色，叹说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；从初发意菩萨欲具足行佛道，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成萨云然，十方诸佛亦复欢喜颜色称誉说之。所以者何？少有菩萨有能顺行应佛业者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诸佛以欢喜颜色称誉诸菩萨，为赞叹动还者、不动还者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有行阿惟越致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亦有未受记剋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佛为是辈说法，佛亦复赞叹说之。若有菩萨在妙乐佛国所学者，佛亦赞叹说之，诸佛所可欢喜颜色赞叹说者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诸可行般若波罗蜜菩萨，知诸法无所生未得无所从生，知诸法空亦未得无所从生，知诸法净亦未得无所从生，知诸法无所有、无有坚固亦复未得无所从生，诸佛欢喜颜色赞叹是辈菩萨，称誉说其名字。是辈菩萨摩诃萨以为灭罗汉、辟支佛地，当受记剋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地。有行般若波罗蜜菩萨者，诸佛皆欢喜称誉赞叹之，亦当住于阿惟越致地逮萨云然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闻说般若波罗蜜时，亦不狐疑、不却不懈如来无所着等正觉所说教，是菩萨当复至妙乐佛所闻是般若波罗蜜，妙乐佛土彼诸正士见是间善男子、善女人亦复欢喜。是人曾行般若波罗蜜故来生是间，亦当复得深般若波罗蜜，如诸佛教住于阿惟越致地。须菩提，是故当知，般若波罗蜜音声多有所饶益，般若波罗蜜音声尚有所饶益乃尔，何况有行般若波罗蜜，所行如教住于萨云然者！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不离如教住，不离如者，则为无所有，云何住萨云然？世尊，解脱如者无所得法，谁住如者？谁住如中？谁逮觉者？谁住于如？谁说法者？如尚不可得见，谁有住如者？谁逮觉者？是处不然。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如汝所言，如者无生亦无有灭。如住无异不生灭者，谁当住是中成阿惟三佛者？谁说法者？是皆无所有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般若波罗蜜者甚深！菩萨欲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甚难得！何以故？亦无住如者，亦无成阿惟三佛者，亦无说法者。虽无所见，无所有，闻是不恐不怖。”

须菩提语释提桓因言：“拘翼，如拘翼所言，菩萨甚奇甚特！于深法中亦无狐疑，亦无追喜。诸法皆空，谁狐疑有进退意者？”

释提桓因语须菩提：“如尊者所言，但说空事无所挂碍。譬如仰射空中箭去无碍，尊者须菩提所说亦无所着。”

嘱累品第六十七于是，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所说者颇为随顺为应法不？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拘翼，汝所说问者为顺事形无有谬误。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世尊，尊者须菩提所说甚可奇异，所说不离空、无相、无愿，不离三十七品，亦不离于道。”

佛告释提桓因言：“拘翼，长老须菩提常行空、行六波罗蜜亦不有，何况有行者？三十七品亦不有，何况有行者？禅、惟无、三昧、三昧越亦不有，四无所畏、四无碍慧、四等、大慈大悲、十力、佛十八法亦不有，何况有行者？道亦不有，何况欲得者？萨云然亦然亦不有，何况有行者？如来尚不有，谁当为如来者？无所从生亦不有，何况有证欲得之者？相亦不有，何况有身有受三十二相者？诸好亦不有，何况有欲得八十种好者？所以者何？拘翼，须菩提者，一切诸法以寂行故；须菩提者，无所有行，为以空行，为无相行，为无愿行。

“拘翼，是则为须菩提行。如须菩提所行，比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行，百倍、千倍、巨亿万倍不得为比。何以故？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比罗汉、辟支佛，菩萨摩诃萨为最上尊，除诸如来无有过者。是故菩萨摩诃萨，欲出诸天世间人民上者，当行般若波罗蜜。何以故？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出声闻、辟支佛上，住于菩萨地具足佛法，逮萨云然便得如来，除诸习绪。”

尔时，坐中诸忉利天以文陀罗华而散佛上。

尔时，六千比丘整顿衣服已从坐起，为佛作礼长跪佛前，以佛威神诸文陀罗华各各满掬持散佛上，散华已讫，皆同时白言：“我等，世尊，当奉妙行如诸佛所行，诸罗汉、辟支佛所不能及处。”

尔时，世尊知诸比丘意便笑，如诸佛常法五色光从口出，遍照十方还绕身三匝从顶而入。
阿难从坐起整衣服，先下右膝长跪白佛言：“佛不妄笑，愿闻其意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是六千比丘后当来世，劫名多楼波尼，于彼劫中皆当成佛，号散华如来无所着等正觉。是诸如来国土皆等，比丘僧数亦各各等，其佛寿命亦等其寿各千岁，作佛时各各尽世雨五色华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是诸比丘于是寿命终，在所生处常当出家，为道久久共俱，然后乃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菩萨摩诃萨欲得最妙之行者，当行般若波罗蜜。菩萨欲为如来者，当行般若波罗蜜。阿难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行般若波罗蜜者，当知是人从人道中来，或从兜术天上来。当知是人，从人道中广闻般若波罗蜜，亦从兜术天上广闻般若波罗蜜，从本闻其中慧所致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闻是深般若波罗蜜，书持受学讽诵行者，转复教人行菩萨道者说其中事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当作是知：如从佛闻亦无有异。当知是人从过去诸佛作善本功德以来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不于声闻、辟支佛法中作功德，亦不从声闻所闻是般若波罗蜜。阿难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闻是深般若波罗蜜，读诵持受能解中义广宣教人，当知是人如面见佛无异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闻说是深般若波罗蜜时，不惊不怖倍复喜者，当知是人以从过去佛所作行所致，久与善知识相得所致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从过去佛作善本以来，终不失三乘之事，以精进意行六波罗蜜乃至萨云然，亦当庄事精勤久当坚固行六波罗蜜至萨云然，不住罗汉、辟支佛地。是故，阿难，以般若波罗蜜嘱累汝：阿难，我所说诸法，除般若波罗蜜，悉亡悉失其过可可耳。汝持是深般若波罗蜜，若忘失一句、舍一句、亡一句，汝过甚多！是故，阿难，以是深般若波罗蜜嘱累汝，当善持、善受、善讽诵念。

“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讽诵守行者，则为受持过去、当来、现在诸佛之道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以名华、名香、缯盖、幢幡用供养我者，当供养般若波罗蜜。其有供养般若波罗蜜者，以为供养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诸佛已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闻说深般若波罗蜜，于中起恭敬意者，则为供养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诸佛已。阿难，汝若恭敬慈于我者，当恭敬慈于般若波罗蜜。若书是般若波罗蜜时，亦当恭敬慎莫失一句。是故，阿难，持般若波罗蜜嘱累于汝：如我今于三界中尊，般若波罗蜜亦复是尊。我所嘱累大有余事耳，我今持以般若波罗蜜嘱累汝。是故，阿难，当宣语诸天龙神、诸世间人，普令闻知：‘诸不欲舍如来三宝者，不欲弃去来今佛道者，慎莫弃舍般若波罗蜜。’是者则我道之法御。

“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讽诵读习念守行者，转复教人演其中义分别解说者，是人疾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得萨云然不久。何以故？阿难，诸佛如来道者，皆出般若波罗蜜中，诸去来今佛皆从般若波罗蜜中出。是故，阿难，菩萨欲得般若波罗蜜者，当学六波罗蜜。何以故？阿难，六波罗蜜者，菩萨之母生诸菩萨故；诸学六波罗蜜者，皆当于中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是故，阿难，持六波罗蜜倍嘱累汝：六波罗蜜者，是诸如来无所着等正觉之法藏；六波罗蜜者，无尽之藏；诸去来今佛转法轮教化众生者，皆以六波罗蜜为藏；诸去来今佛皆于六波罗蜜中，学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；诸去来今佛诸弟子，皆学六波罗蜜而般泥洹；甫当般泥洹者，亦当学是六波罗蜜。

“阿难，汝若教三千大千刹土中为弟子者说法，皆令成就得阿罗汉，虽有是教未为我弟子之教，不如以般若波罗蜜一句如法教菩萨令学，是则为我弟子之教。阿难，我属所说三千大千国土，教满中人皆令得罗汉行，行六波罗蜜所作功德宁为多不？”
阿难言：“甚多，世尊！”

佛言：“阿难，不如我弟子说般若波罗蜜一日教诸菩萨，若不能一日日中可，不能至日中食时可，不能至食时弹指顷，其福胜度尔所罗汉。所以者何？一菩萨之德，出过一切诸罗汉、辟支佛上。何以故？是菩萨自欲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复劝助安慰一切众生，复欲令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阿难，行六波罗蜜、三十七品至萨云然增益功德，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中还。”

说是般若波罗蜜时，四辈弟子及诸天、龙、阿须伦、揵沓和、甄陀罗、摩睺勒，尔时佛于是大众之中而现神足变化，令是会者大众皆见阿閦如来，彼大众围绕而为说法。众大会譬如大海，皆是罗汉诸漏已尽，无复尘垢皆得自在，意已得脱已出解慧，悉舍重担众事已办，譬如大龙，所应已逮习绪已讫，得等解脱已度诸愿——彼会罗汉德皆如是。及诸菩萨摩诃萨数不可计，其德巍巍不可称量。佛摄神足已忽然不现。

佛告阿难：“诸法如是不可眼见，诸法无对，法法无等，法法不相见，法法不相知。如今诸众不见阿閦如来，彼佛国土亦不与眼作对故，诸法亦如是亦无对，法法不相知、不相见故。阿难，法亦不知亦不见，诸法无所作。何以故？诸法空不可捉，诸法不可思议，诸法无有念。譬如幻士亦无所觉，用不要无坚固。菩萨摩诃萨如是行者，为行般若波罗蜜，于诸法无所入。

“阿难，菩萨如是学者，为学般若波罗蜜。欲逮诸波罗蜜者，当学般若波罗蜜。如是学者，最尊最上，出诸辩之上，无盖之盖为世覆盖，无所归者能为作归。佛以是学，能以右手举此三千大千刹土复还故处，一切众生无觉知想。所以者何？是般若波罗蜜，诸去来今佛皆于中学成去来今佛无碍诸慧。阿难，是般若波罗蜜学，于诸学中最尊最上过诸辩上；欲平相般若波罗蜜者，欲得虚空边际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罗蜜不可平相。

“阿难，我初不说般若波罗蜜限，身体有数，句体为有数，义解为有数，般若波罗蜜者无有限数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以故，般若波罗蜜无有限数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般若波罗蜜不可尽故无有限，般若波罗蜜寂故故无有限。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诸如来无所着等正觉，皆从是般若波罗蜜中学成，亦不能尽般若波罗蜜。是故，阿难，般若波罗蜜不可尽，亦无能尽者，亦非尽者。若有人言‘我能尽般若波罗蜜者’，为欲尽虚空。阿难，当知六波罗蜜不可尽亦不尽亦无能尽者，乃至萨云然亦不可尽无能尽者亦无有尽。是法亦无有生，尚无有生，云何有尽？”

于是，世尊以广长舌相障面，告阿难言：“持是般若波罗蜜，于四辈中广宣、广说、广分别解说、广演其事令分明。所以者何？是般若波罗蜜中广出诸法故，三乘学者皆当于中随其所应而得学成。

“阿难，是深般若波罗蜜者，是诸法之藏，一切诸字皆来入中；是般若波罗蜜者，皆是诸陀罗尼之门，诸菩萨欲学陀罗尼者当学般若波罗蜜，诸有菩萨得陀罗尼者，悉为总持诸法之辩才；般若波罗蜜者，是去来今佛法之所。是故我告语一切，其有受持般若波罗蜜讽诵学者，则为总持去来今佛之道。

“阿难，我今为汝说般若波罗蜜行。汝持般若波罗蜜者，则为总持一切诸法。”

无尽品第六十八是时，须菩提意念言：“诸佛之道大为甚深，我宁可问世尊。”

于是，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般若波罗蜜云何不可尽？”

世尊报言：“如虚空不可尽，是故般若波罗蜜不可尽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菩萨当云何入般若波罗蜜中？”

佛言：“如五阴不可尽，菩萨当作是入；如六波罗蜜不可尽，菩萨当作是入；乃至萨云然不可尽，菩萨当作是入般若波罗蜜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痴如虚空不可尽，菩萨当作是入；所作行如虚空不可尽，当作是入；识如虚空不可尽，当作是入；名色如虚空不可尽，当作是入；六衰如虚空不可尽，当作是入；觉如虚空不可尽，当作是入；爱如虚空不可尽，当作是入；有如虚空不可尽，当作是入；生如虚空不可尽，当作是入；老病死、忧悲勤苦如虚空不可尽，当作是入。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当作是入般若波罗蜜中。菩萨摩诃萨于十二缘起作是观者，为舍痴际，为应无所入；菩萨作是观十二缘起法者，则为得坐道场；作是观者，便得萨云然。须菩提，若有菩萨知虚空不可尽事，为行般若波罗蜜观十二缘起者，终不堕罗汉、辟支佛地，便得三耶三佛地。须菩提，诸有善男子、善女人行菩萨道而转还者，皆以无有般若波罗蜜念故，不知行般若波罗蜜故，不知十二缘起如虚空故，不知沤和拘舍罗故，以是故于阿耨多罗三耶三佛而转还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诸有菩萨不转还者，皆以沤和拘舍罗入般若波罗蜜中，知虚空不可尽，作是入般若波罗蜜故。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作如是观十二缘起，不见有法无因缘而生者，不见有法有常、常生而不灭者，不见有法无不偶者，亦不见众生，亦不见有我、人、寿命，亦不见有知见者，亦不见无常，亦不见吾我，亦不见净，亦不见不净。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当作是观十二缘起。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尔时不见五阴有常有无常、有苦有乐、有我无我、有净无净，乃至萨云然亦不见法有常无常、有苦有乐、有我无我、有净无净。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亦不见有法可持见般若波罗蜜者，乃至于道亦不见有法可持见道者。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作是行般若波罗蜜者，于诸法无所倚。

“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无所倚持，时魔波旬愁忧不乐，譬如士夫新丧父母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独是间魔愁忧耶？三千大千刹土中魔复愁忧乎？”

佛言：“三千大千刹土中魔皆大愁毒，各在其处不能自安。菩萨摩诃萨作是行时，诸天及魔不能得其便。须菩提，菩萨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佛者，当行般若波罗蜜。菩萨学般若波罗蜜者，则为具足诸波罗蜜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菩萨云何具足六波罗蜜念？”

佛告须菩提言：“菩萨行六波罗蜜所可作为萨云然念行，是为菩萨摩诃萨行六波罗蜜。”

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十三

六度相摄品第六十九于是，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菩萨云何行檀波罗蜜而摄尸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布施求萨云然者，身口意常以三事净施众生，是为菩萨布施摄取尸波罗蜜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菩萨云何布施摄羼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布施时，受者逆骂詈、轻易粗言加之，亦无恚恨之意向也，是为菩萨布施摄羼波罗蜜。”

“云何菩萨布施摄惟逮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布施时，受者骂之亦复轻易，菩萨持意倍欲布施无所爱惜，常自念言：‘我常当布施，不可废忘须臾之间！常开意施与，不须人来有所索者尔乃与之，常索受者不问远近，是为菩萨布施摄惟逮波罗蜜。”

“云何菩萨布施摄禅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布施时求萨云然，其意不乱，不求罗汉、辟支佛道，是为菩萨布施摄禅波罗蜜。”

“云何菩萨布施摄般若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布施时意常念言：‘我所布施如幻如梦，虽有布施，不见众生有增有减，亦不见有得我物者，亦不见不得者。’是为菩萨行檀波罗蜜摄取般若波罗蜜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住尸波罗蜜摄取五波罗蜜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菩萨摩诃萨戒身口意，以戒不[打-丁+此]罗汉、辟支佛地，自住于戒不害众生命，不犯不与取，不犯梵行，不犯十戒。住戒布施，随人所持戒布施，皆与众生共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不求罗汉、辟支佛。须菩提，是为菩萨持戒摄取檀波罗蜜。”

“云何菩萨摄取羼提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戒，若有人来节节解剥，其意亦无起恨，不瞋不恚倍欢喜言：‘我为得大利，人来节节解我。’是为菩萨住戒摄取羼提波罗蜜。”

“云何菩萨行戒摄取惟逮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戒时身口意不懈怠，常作念言：‘从生死中拔诸众生立甘露地。’是为菩萨住戒摄取惟逮波罗蜜。”

“云何菩萨行戒摄取禅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戒，从第一禅至第四禅不倚二地，意常念言：‘我住于禅，当度众生。’是为菩萨住戒摄取禅波罗蜜。”

“云何菩萨行戒摄取般若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戒，亦不见法有所住止，不见法有以无，不见法过于如者，以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不堕二地。须菩提，是为菩萨住尸波罗蜜摄取般若波罗蜜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菩萨行羼波罗蜜摄取檀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忍从初发意至于道场，一切众生骂詈轻易、节节支解，菩萨以住于忍地者，意常念言：‘虽人不取我，当布施不废须臾！持是功德与众生共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’虽作是愿不住二处。何等二处？无有愿相、无有作相。是为菩萨住忍摄取檀波罗蜜。”

“云何菩萨住忍摄取尸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忍从初发意坐于道场，初不犯十恶从杀生至邪见，不犯十事奉行十善，意不想念二地，持是功德愿与众生共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于三乘意适无所着，是为菩萨住忍摄取尸波罗蜜。”

“云何菩萨行忍摄取惟逮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忍起精进意言：‘我当去是百千俞旬或百千刹土或无数刹，若有一人不持戒者我当教令持，随其所应以三乘法而度脱之，持是功德与众生共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’是为菩萨住忍摄取惟逮波罗蜜。”

“云何菩萨行忍摄取禅波罗蜜。佛言：“菩萨行忍从第一禅至于四禅所起善意，持是善意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所念意如无禅亦无禅者，是为菩萨住忍摄取禅波罗蜜。”

“云何菩萨行忍摄取般若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忍从初发意至于道场，观诸法寂，观诸法净，观诸法尽，以净法为证。坐道场已逮萨云然起便转法轮，是为菩萨住忍摄取般若波罗蜜。须菩提，菩萨所摄取，如不取，如不舍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菩萨行惟逮波罗蜜摄取檀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精进从初发意至于道场，于其中间身口意行，无有须臾食息懈废，持是不懈之意‘我当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不得不成’住于精进。为众生故，过百千俞旬，从一佛土至一佛国，过百千刹。为一切人故，假令一人未得度者，欲安此人以三乘法而度脱之，亦不见人有得度者。若无有一人能行佛菩萨道者，当以辟支佛事教之。若无有行辟支佛事者，当以十善事教之，趣得一人使入道。检持是法施众生已，复以具足所有布施，持是功德与众生共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为二地。是为菩萨住于精进摄取檀波罗蜜。”

“云何菩萨精进摄取尸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精进从初发意至坐道场，自奉十善劝人令行，见行十善者代其欢喜，住于戒中不愿三界之乐，亦不愿二地。持是功德与众生，共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所为无有三念，于去来今不见有作者，是为菩萨住于精进摄取尸波罗蜜。”

“云何菩萨精进摄取羼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精进从初发意至于道场，若人非人来取菩萨节节支解，作意念言：‘谁割我者？去者是谁？’但念言：‘我得大利，我为众生故受是身，今此众生自来取去。’夫为法御之者，倍当欢喜不当有起，持是功德共与众生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为二地，是为菩萨住于精进摄

取羼波罗蜜。”
“云何菩萨精进摄取禅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精进从第一禅至于四禅、四等、四无形禅亦不断亦不着，所生之处但欲救济众生，以六度之法度脱众生，往见诸佛从一佛刹至一佛刹礼敬供养植诸善本，是为菩萨住于精进摄取禅波罗蜜。”
“云何菩萨精进摄取般若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精进不见五波罗蜜，亦不以相见，亦不以事见，亦不见三十七品，乃至萨云然亦无所见，亦不见诸法，亦不以事见，亦不以相见，亦不为法作巢窟，所语如所作亦无有二，是为菩萨住于精进摄取般若波罗蜜。”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菩萨行禅波罗蜜摄取檀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四禅、四等、四无形禅不以乱意，住于诸禅常行二施——法施、财施，自行二施，复劝助人令行二施，常赞叹二施之德，见人二施常赞叹之代其欢喜，持是功德共与众生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为二地，是为菩萨住禅摄取檀波罗蜜。”
“云何菩萨行禅摄取尸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禅不生淫怒痴意，亦不生有所害意，但生萨云然行意，持是功德共与众生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为二地，是为菩萨住禅波罗蜜摄取尸波罗蜜。”
“云何菩萨行禅摄取羼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禅观色如聚沫，观痛如泡，观想如野马，观所作行如芭蕉，观识如幻，作是观已于五阴作无坚固不要想，作是观已念言：‘是中谁有？割剥我者为是谁？色谁？痛谁？想谁？行谁？识谁？’作是观已复自念言：‘既骂詈粗言轻易之，意亦不起恚。尚无起者，谁有骂者？’是为菩萨住禅摄取羼波罗蜜。”
“云何菩萨行禅摄取惟逮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以四禅趣禅，趣禅之德便得无量之变化，以天耳彻闻二声，意如众生念，自识无数生死之事，以天眼见众生所得报应随行善恶，住五神通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礼敬供养植诸善本，净佛国土教化众生，持是功德共与众生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为二地，是为菩萨住禅摄取惟逮波罗蜜。”
“云何菩萨住禅波罗蜜摄取般若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禅不有五阴、六波罗蜜，亦不有三十七品，至萨云然及有为无为性无所有亦无所作，虽无所作亦不生灭。所以者何？有佛无佛，法性常如故，亦不生亦不灭，但有萨云然念、应萨云然行。须菩提，是为菩萨行禅波罗蜜摄取般若波罗蜜。”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摄取檀波罗蜜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自于内空不有内空，于外空亦不有外空，自于内外空亦不有内外空，空空、大空、第一最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亦不有空，亦不见至竟无底空、行性空，一切诸法自空。菩萨摩诃萨住此十四空已，亦不见五阴空，以不空亦不知亦不有；亦不见三十七品空，以不空亦不知亦不有；乃至于道亦不见空，以不空亦不见；有为无为之性空，以不空亦不知亦不见。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所作布施，人中天上所有所可布施皆悉见空，受者、与者皆亦空，观贪嫉之意初不能得其便。所以者何？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无有分别若干念故。从初发意至坐道场，贪嫉之意不生，亦如如来无所着等正觉无贪嫉意也，是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无贪嫉之意。菩萨摩诃萨所可尊者则般若波罗蜜是，是为菩萨住于般若波罗蜜摄取檀波罗蜜。”
“云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摄取尸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二地之意不能得其便。所以者何？无罗汉、辟支佛意故，索作二地意亦不可得。从初发意至坐道场常住十善，复劝进人使行十善。见人行者亦赞叹之代其欢喜，持是戒意不[打-丁+此]诸法亦不[打-丁+此]二地，何况其余？是为菩萨住般若波罗蜜摄取尸波罗蜜。”
“云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摄取羼波罗蜜。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便生顺忍念言：‘诸法亦无生者，亦无灭者，亦无生死，亦无骂者，亦无割者，亦无剥者，亦无挝捶亦无缚者。’从初发意至坐道场，一切众生若挝若割、刀仗支解，意生念言：‘哀哉！诸法之法，何所骂者？何所挝者？何所剥者？’是为菩萨住般若波罗蜜摄取羼波罗蜜。”
“云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摄取惟逮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为众生说法，安立众生于六波罗蜜，立于三十七品，立于三乘之法，立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安立众生如，不立于有为无为之法，是为菩萨住般若波罗蜜摄取惟逮波罗蜜。”
“云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摄取禅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除如来三昧，余二地三昧、菩萨三昧皆悉能行，于八惟无禅、九次第禅能逆顺行三昧已竟，于是三昧起便入师子奋迅三昧。何等为师子奋迅三昧？”

佛言：“悉总持四禅、无形禅、解脱禅、九次第禅，悉能逆顺入诸三昧。于师子奋迅三昧起便入蒲佉阇三昧逮诸法等。须菩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住于般若波罗蜜摄取禅波罗蜜。”

沤和品第七十尔时，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唯，世尊，菩萨摩诃萨发意以来，为几时能具足，行沤和拘舍罗乃如是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是菩萨摩诃萨发意以来，不可计阿僧只劫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能行沤和拘舍罗菩萨摩诃萨者，为供事几佛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是菩萨已供事如恒边沙佛以来，乃能逮得是沤和拘舍罗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是菩萨作何等功德，乃能具足沤和拘舍罗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所作功德，常具足六波罗蜜，于施、于戒、于忍、于进、于禅、于智——于六德中无有不具足者，以是故能行沤和拘舍罗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甚奇！甚特！是菩萨所作功德不可计量，乃能逮是沤和拘舍罗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须菩提，甚可奇特，乃能具足沤和拘舍罗！

“譬如日月宫殿，周流四域能有所益；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，遍入五波罗蜜中多所饶益，五波罗蜜因般若波罗蜜而得名字，离般若波罗蜜者亦不得五波罗蜜之名字。

“譬如转轮圣王，无七宝者亦不得为转轮圣王之名；五波罗蜜离般若波罗蜜者，亦无有名字。

“譬如无夫之妇无不陵易者；五波罗蜜离般若波罗蜜，魔及魔天无不欲娆者，五波罗蜜不离般若波罗蜜者，魔及魔天无能得其便者。

“譬如郡国有勇健之士，参知五兵器仗具足常在其处者，邻国怨敌不敢侵近；五波罗蜜不离般若波罗蜜者，诸魔魔天、若旃陀罗人、若顽很之人、抵突之人、诈称菩萨人，是辈之人无能得其便者。

“譬如转轮圣王治于世间，诸粟散小王随其教令无敢违者，皆悉随；从五波罗蜜得般若波罗蜜者，便至萨云若。

“譬如百川千流皆入于恒河已，俱入大海；般若波罗蜜者摄取五波罗蜜，亦复如是。

“般若波罗蜜者，譬如人之右手无事不为；五波罗蜜者，如人左手佐助右手。

“譬如众流恒水江河，悉入大海合为一味；五波罗蜜与般若波罗蜜俱入萨云若合为一法，亦复如是。

“譬如转轮圣王将四种兵，圣王出时紫金轮转常在前导，若圣王意欲得宝时轮则为住，圣王取宝毕竟有所施与，其事讫竟轮尔乃去，若众人未遍不足轮不为转；般若波罗蜜导五波罗蜜至萨云若终不动转。

“譬如转轮圣王所有七宝，三宝常导在前——一者金轮、二者主兵臣、三者主藏臣；般若波罗蜜常导五波罗蜜至萨云若，住般若波罗蜜亦不念言‘五波罗蜜常随从我’，檀波罗蜜、尸波罗蜜、羼波罗蜜、惟逮波罗蜜、禅波罗蜜亦不作念‘我当随从般若波罗蜜’。何以故？自空，无所能作，无所能为，如热时之焰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诸法空？云何菩萨行六波罗蜜逮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”

佛报言：“菩萨行六波罗蜜意念言：‘以三界众生皆着四颠倒，当以沤和拘舍罗而度脱之。我当为众生故行六波罗蜜，为众生故舍意所作内外所有布施，布施时念言：我无所一施。何以故？所有财物及身会当坏故。’菩萨作是观者便具足檀波罗蜜。

“为众生故不听恶戒，‘我亦不应犯十恶事，我亦不应堕于二地。’菩萨作是观便具足尸波罗蜜。

“为众生故意常不恚乱，是为菩萨具足羼波罗蜜。

“为众生故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懈怠，是为菩萨具足惟逮波罗蜜。

“为众生故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乱意，是为菩萨具足禅波罗蜜。

“为众生故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初不离于智慧，是为菩萨具足般若波罗蜜。何以故？不可以异法度脱众生，唯当以智慧之事度脱众生耳。以是故，菩萨当习行般若波罗蜜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诸波罗蜜无有差特者，云何般若波罗蜜于五波罗蜜中最尊最胜？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诸波罗蜜无有差别。虽无差别者，要五波罗蜜从般若波罗蜜而得名字，因般若波罗蜜故五波罗蜜各得名字。须菩提，譬如须弥山若干种杂色，至须弥山者皆与须弥山同色无复别异；五波罗蜜因般若波罗蜜而得名字入萨云然，与般若波罗蜜合亦无差特，以入般若波罗蜜亦无若干字，亦无檀之名字，亦无尸、羼、惟逮、禅，亦无是名。何以故？诸波罗蜜亦无有形故，以是无有差别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所逮至处无有差特，云何般若波罗蜜于五波罗蜜中最尊最上？”

佛言：“如是所逮至处无有差别——以世俗生死故知有六波罗蜜，为世俗施耳，而众生不知——亦不起灭，亦不生死，众生及诸法无有边际亦无底。是故，须菩提，般若波罗蜜于五波罗蜜

而最上尊。譬如阎浮提众母人中玉女宝最第一，般若波罗蜜于诸波罗蜜中最上。”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是谁之威神，令般若波罗蜜于五波罗蜜中为最尊上？”
佛告须菩提：“以般若波罗蜜总持诸善功德之法，以无处所住于萨云若。”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般若波罗蜜，颇有所取、有所舍耶？”
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于诸法无所取亦无所放。何以故？诸法亦无所持亦无所放。”
“世尊，般若波罗蜜，不持何法？不舍何法？”
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，亦不取五阴亦不舍五阴，及三十七品乃至于道亦不取亦不舍。”
“世尊，云何不取五阴亦不取道？”
佛言：“不念五阴亦不念道，是故无所取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是事云何，不念五阴，乃至于道亦复不念？云何当得增益功德？若不增益功德，云何得具足诸波罗蜜？若不具足诸波罗蜜，云何逮萨云若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以不念五阴，以不念萨云若故，便得增益功德逮得萨云然。何以故？以不念五阴，以不念道，以是故便逮得道。”
“世尊，何以故不念五阴，不念道？”

佛言：“以念故便着欲界、形界、无形界，以无所念故便得无所着，是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亦无所近，亦无所着。”
“世尊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如是为无所住？”
佛言：“如是，菩萨作如是行般若波罗蜜者，亦不住于五阴，亦不住萨云若。”
“世尊，何以故不住？”

佛言：“以无所入故不住。何以故？亦不见法有所住、有所入者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无所入便应无所住。菩萨作是住，作是行，则为行般若波罗蜜，则为住般若波罗蜜。

“若有言‘我行般若波罗蜜，我念般若波罗蜜’者，则为远离般若波罗蜜已；以远离般若波罗蜜者，则为远离五波罗蜜，则为远离萨云若已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罗蜜无所入，亦无有能入般若波罗蜜者。何以故？无有形可入处故。

“若菩萨于般若波罗蜜有知者则为已堕；于般若波罗蜜堕者，则为于诸法已堕；若复作念般若波罗蜜、受持五波罗蜜并使持萨云若者，则复为已堕，为不行般若波罗蜜，不能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

“若复生念言‘于是般若波罗蜜中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记莂’者则复已堕，于般若波罗蜜堕者，不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

“若复作念‘我当因般若波罗蜜，行五波罗蜜，行于大慈’则复为堕，堕者亦不能成五波罗蜜，亦不能成大慈。

“若复作念‘如诸如来于诸法无受无所行，自然得逮觉’，持是教授众生则复为堕。所以者何？如来者于诸法无所逮觉，是故不处法，何况有法可逮觉者？是者不然。”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菩萨当云何行般若波罗蜜而无是瑕隙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当念言：‘是诸法无所有，无所有法中，法无所取，亦无所逮觉。’如是行者为行般若波罗蜜。若欲入无所有法者则离般若波罗蜜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罗蜜无所入亦无有入者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若般若波罗蜜不离般若波罗蜜，檀波罗蜜不离檀波罗蜜，乃至萨云若不离萨云若，若不离云何入般若波罗蜜？乃至萨云若云何有入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亦不入五阴，亦不[打-丁+此]五阴，亦不非五阴，乃至萨云若亦复如是；亦不言五阴有常无常、有苦有乐、有我无我、有空有寂，乃至萨云若亦复如是。有常无常、苦乐、吾我、空寂，是法亦不入有形，亦不入无形。

“须菩提，菩萨行六波罗蜜，行萨云若，譬如转轮圣王出时四种兵皆随从，五波罗蜜皆随从般若波罗蜜，至萨云若住。譬如善御驾驷初不失辙，般若波罗蜜御五波罗蜜，顺至萨云若。”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何等是菩萨道？何等是非道？”
佛报言：“声闻、辟支佛道非菩萨道，萨云若者是菩萨道。”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般若波罗蜜者，为诸菩萨兴大事也，乃能分别是道非道。”

佛言：“如须菩提所说，般若波罗蜜者为不可计阿僧只众生兴。虽赞叹行事，不受五阴亦不受二地。般若波罗蜜者众生之御，御众生令至萨云若，不与二地作御。是故般若波罗蜜，于诸法无所生、无所灭，以法性等故。”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般若波罗蜜不生诸法，亦不灭诸法，菩萨云何行六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因萨云若故，念六波罗蜜，持是功德与众生共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菩萨持是功德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便具足六波罗蜜念。菩萨所行慈，则为萨云然。菩萨有离六波罗蜜者，则为离萨云然。以是故，菩萨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，当学六波罗蜜具足诸善功德，乃逮萨云

若，是故菩萨当行六波罗蜜。”

“世尊，菩萨云何习六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当作是观，五阴不习亦不不习，乃至萨云若亦复如是。菩萨当作是习六波罗蜜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不习住于五阴，乃至萨云若亦不习住。何以故？五阴及萨云若无所住故。菩萨欲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当习无所住。须菩提，譬如士夫欲得甘果，便种果树，深埋栽根，随时溉灌，令得润泽萌芽得生，便有枝叶华实而得食之；菩萨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，当学六波罗蜜，以六波罗蜜摄取众生，度脱众生。是故，须菩提，菩萨欲独步于三界，欲净佛土，欲坐道场者，欲转法轮者，当学六波罗蜜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当学般若波罗蜜耶？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当学。”

佛言：“欲于诸法中自在，当学般若波罗蜜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罗蜜于诸法中独步故。般若波罗蜜者诸法之面，譬如大海为万川四流作面。诸欲学萨云若，当学般若波罗蜜。是故菩萨当学六波罗蜜，当学萨云若。譬如善射之人，执持弓箭不畏怨敌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畏魔及魔天。是故菩萨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，当学般若波罗蜜。有行般若波罗蜜者，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诸佛皆悉念之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菩萨行六波罗蜜为诸佛所念？”

佛言：“所念不有六波罗蜜故念，不有萨云若故念，作是住者为诸佛所念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亦不以五阴故念，不以乃至萨云若故念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菩萨所学甚多，如无所学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多有所学亦无所学。何以故？不见有法菩萨当可学者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所说法多少菩萨皆当受行。菩萨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，六波罗蜜事若多若少皆当受行，当坚持，常当观念令意不转。菩萨于六波罗蜜皆当尽学，于诸法多者少者亦当尽学知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云何诸法多少尽当知诸法？”

佛言：“五阴如、萨云若如，以知五阴及萨云然如者，便知得诸法多少。”

“世尊，云何得知五阴如、萨云若如——亦不知生，亦不知灭，亦不知耗，常住不变？”

佛言：“观真际故，便知诸法多少。”

“世尊，云何为观真际？”

佛言：“真际者非际，菩萨于非际学，便知诸法多少；以知法性，便知诸法多少；知色性法性无有断绝，便知诸法多少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云何知诸法多少？”

佛言：“诸法不偶非不偶。”

“世尊，何等法不偶非不偶？”

佛言：“五阴不合亦不不合，乃至有为性、无为性亦不合亦不不合。所以者何？是法亦无形可得合者非不合者。何以故？所有者皆无所有，亦不合亦不散，当作是知诸法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菩萨从初发意至于十住，皆当作是学计校，然后皆知诸法多少。菩萨利根者所入，非钝根者所入，非中间者所入，非多少者所入。欲学入是法者，非懈怠者所入，非希望者所入，是精进者所入，强识者所入，是阿惟越致逮萨云若者所入，受六波罗蜜所教便入萨云若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若魔事起能觉能灭，欲得沤和拘舍罗者，当学般若波罗蜜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若念若入时，十方现在诸佛皆念是菩萨。去来今诸佛皆于般若波罗蜜中出生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作是念：‘去来今诸佛所逮法，我亦当逮。’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当作是习，如是习者疾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是故菩萨不当离萨云若念。

“大千刹土其中众生，皆教令行六波罗蜜，尽令得须陀洹及罗汉至辟支佛，不如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如弹指顷。何以故？五波罗蜜、须陀洹及罗汉、辟支佛道皆于中出生故，诸去来今诸佛皆亦于中出生。一恒边沙其中众生悉教令布施至声闻、辟支佛，不如菩萨念般若波罗蜜应萨云若，念般若波罗蜜应萨云若，念一日至百日、若至百劫。何以故？用诸如来皆于中出，立于檀教及罗汉、辟支佛教故。

“若有菩萨如般若波罗蜜教住，当知是如来所念阿惟越致菩萨，当知是菩萨已行六波罗蜜，已逮沤和拘舍罗，已供事若干佛，已得真知识，已得具足十八空，已成四无碍慧，已得六通，已住童男清净之行满足诸愿；当知是菩萨不离诸佛，不离诸善功德，不离诸佛之刹，不失辩才已得总持，诸根具足记剜成就；当知是菩萨三界八难诸处永绝；知是菩萨善入众事，善入无字义，亦善于言亦善于默，亦善多言亦善一言，善诲于男，善诲于女，善于五阴，善于泥洹，善于法相，善于有为无为之性，善于有无，善于此彼，善于合散，善于不合不散，亦善于如，亦善于净法，亦善于有缘无缘，善于五阴，善于六衰，善于十八性，善于四谛，善于十二缘起，亦善于禅，亦善于四禅，亦善于四无形禅，亦善于六波罗蜜，善于三十七品，善于萨云若，善于有为无为性，亦善于身，亦善无身，亦善于五阴念乃至萨云若，亦善于念，善于五阴自空乃至于道，善于道空，善于信道空，善于不信道空，善于起灭，善于一定住无复有变，亦善于淫怒痴，亦善无淫怒痴，善于正见，善于不正见，亦善于邪见，亦善于不邪见，亦善于诸见，善于名色，善于所作，善于尊事，亦善于相，亦善于苦，亦善于习，亦善于尽，亦善于道，善于泥犁，善于薜荔，善于畜生，亦善于三恶趣，亦善于人，亦善于人趣，亦善于天趣，亦善于声闻

、辟支佛，亦善于声闻、辟支佛道，亦善于萨云然，亦善于萨云若道，亦善于力，亦善于具足力，善于卒知，善于微知，善于厌知，善于大智，善于无涯底智，善于去来今三世之慧，亦善于权，善察众生，亦善于义，亦善于解，善断于三恶处。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是为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、念般若波罗蜜、入般若波罗蜜之德。”

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十四

沤和品第七十之余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为行般若波罗蜜？云何念？云何入？”

佛言：“当知五阴有常无常、有坚固无坚固、有真无真，当作是知，是为行般若波罗蜜。入般若波罗蜜，当如入空观，诸所有皆无所有，当作是念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菩萨学般若波罗蜜当至久如。”

佛言：“菩萨从初发意行般若波罗蜜至坐道场，当作是行，当作是念，当作是入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菩萨念般若波罗蜜当以一意念耶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常以一意至念般若波罗蜜，不得令他余之意中得其便。行般若波罗蜜，作是入，作是念，不离萨云然念。念般若波罗蜜，当如意法随意不离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般若波罗蜜，持行，持念，持入，逮萨云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持是不念，得萨云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持念已不念，得萨云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亦不念，亦不不念，得萨云然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当以云何得萨云然？”

佛言：“如如。”

“云何如如？”

佛言：“如真际。”

“云何如真际？”

佛言：“如法性，如众生性，如寿性，如命性。”

“世尊，云何如法性、如众生性、如寿命性？”

佛言：“于须菩提意云何？吾我、寿命、众生为可得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不可得。”

佛言：“吾我、寿命、众生不可得，云何有众生名众生？菩萨当作是知，不以有名入般若波罗蜜，不以有名入诸法得逮萨云然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是六波罗蜜不当以名耶？”

佛言：“六波罗蜜及诸法，皆不以有为无为之法及三乘之法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若诸法不可名，不可有名，云何有名？云何有五趣生死及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、三耶三佛？”

佛言：“于须菩提意云何？众生名处为可得见不？”

“世尊，不可得见。”

佛言：“众生处尚不可得，何况有五趣三乘之法？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当学无处所名，诸法无处所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如世尊所说，为不当学五阴耶？乃至萨云若不当学耶？”

佛言：“当学五阴，亦当学萨云然，虽学亦无所处。”

“云何所学而无所处？”

佛言：“学五阴、萨云然亦无所生、无所灭。”

复问：“云何学无所生、无所灭？”

佛言：“当学所作无所有。”

“云何当学所作无所有？”

佛言：“观法如自观无所有相，是为学所作无所有。”

“云何自观无所有相？”

佛言：“如观五阴空，如观六情空，如观内外空，如观有无空，如观禅空，如观灭脱禅空，如观三十七品空，如观道空。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作是观，当自观相法空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若五阴空乃至于道亦空，菩萨当云何行般若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为不成之行。”

“云何不成之行？”

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不可得见故，菩萨亦不可得，行亦不可得，亦无有行者，亦无有当行者，亦无有已行者，是皆不可得，是菩萨般若波罗蜜无成之行。何以故？诸戏不可得见故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菩萨如是为不成行，新发意者当云何行般若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从发意当无所倚法，学行六波罗蜜皆当无所倚，乃至萨云然当念无所倚。”

“云何为倚？云何为不倚？”

佛言：“二者为倚，一者为不倚。”

“云何为二？云何为一？”

佛言：“眼色为二，六入念法为二，道与佛为二，是为二。”

“云何，世尊，从有倚中无倚？从无倚中有倚？”

佛言：“亦不从有倚中有倚，亦不从无倚中有倚，倚与无倚而一等入者，是谓无倚。须菩提，菩萨于倚无倚等者是谓无倚，当作是学。菩萨如是学般若波罗蜜者，是为无有倚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亦不行倚，亦不行不倚，云何行般若波罗蜜具足诸地而逮萨云然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不住于倚具足诸地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罗蜜亦不倚，道亦无所倚，行般若波罗蜜者亦不可得见，菩萨当作是行。”

“世尊，般若波罗蜜不可得见，道亦不可得，行道者亦不可得，云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分别诸法是五阴、是为道耶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亦不倚五阴，亦不倚道。”

复问：“若菩萨不倚五阴，亦不倚道，云何具足六波罗蜜过菩萨位？云何净佛土化众生？云何逮萨云然？云何转法轮？云何当作佛事？云何脱众生生死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亦不为五阴故行般若波罗蜜，亦不为道故行般若波罗蜜。”

复问：“为何谁故行般若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适无所为故行般若波罗蜜。何以故？诸法无有作者；般若波罗蜜亦无有作者，亦无成者；道亦无作者，亦无成者；菩萨亦无有作者，亦无有成者。菩萨当作是行般若波罗蜜，应无所作、应无所成者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若诸法无作无成者，亦无有三乘之处。”

佛言：“无作无成之法处不可得。何以故？以凡愚痴之士入五阴，倚五阴自贡高，倚道贡高，便念言：‘我当得道度脱众生。’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佛以五眼尚不能得五阴及道，况于凡夫愚痴无目而入五阴欲度众生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以五眼不得众生、不见可度者，云何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而云何处众生于三际？”

佛言：“我亦不见得阿惟三佛，我亦不得众生我亦不见，三际亦不得亦不见。以众生无身及有身想，但以是戒之耳所说教，但以世俗故有是言教，非是最第一义无言之教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不住最第一要义，成阿惟三佛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从四颠倒成阿惟三佛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不从第一要义得，亦不从四颠倒得，将无世尊不逮正觉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佛言：“如来逮正觉耳，亦不住有为性，亦不住无为性。譬如如来化作如来，亦无所住，亦来亦去，亦住亦坐，亦复行六波罗蜜，亦能行禅，亦行四等、四无形禅，能行五通、三十七品，能行三脱门，行内外空及有无空，亦行八解脱、九次第禅、十力、四无所畏、佛十八法，亦能转法轮。此化佛复化作无央数人，化佛语人言：有度，有众生，有三际。”

佛问须菩提：“是化佛所化颇有三际众生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是故如来无所着等正觉，知诸法如化无所度脱。菩萨于般若波罗蜜当作是行，当作是知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世尊言，诸法如化。如来所化身与如来身，有何等异？有何等差别？”

佛言：“亦无有异，亦无有差别。何以故？如来亦有所作，化亦有所作。”

复问：“无有如来，化独能有所作耶？”

佛言：“能有所作。”

“云何世尊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过去有佛名须扇头(须扇头者，此云极净)如来，彼佛世时，人无有行菩萨道者，则佛现般泥洹作化佛留住一劫，行佛事一劫已，后彼化佛授应菩萨行者莂，复般泥洹，人皆呼般泥洹不知是化。”

佛言：“化亦无生亦无泥洹。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当解诸法如化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若化所作、如来所作无有差别者，所作功德云何毕施之恩？若供养化佛、供养如来，彼供养者至般泥洹，其福尽灭不？”

佛言：“如来为一切天及人作福田，化如来亦复是一切之福田等无有异。”

佛言：“置是供养如来、化如来所作功德，若有人慈意常念佛，其福至毕苦乃尽。”

佛言：“置是慈意之福，若人但以一把之华散虚空中，须臾念佛，其福亦复至于毕苦。”

佛言：“置是散华之福，但有人能称南无佛者，其功德福亦至于毕苦。须菩提，施如来之福甚大弘普！须菩提当作是知，诸法皆等，化佛及佛无有差别。菩萨当作是行般若波罗蜜，当解诸

法之法亦不当灭，亦不当舍。是般若波罗蜜法亦不当别，乃至诸法亦当如是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若诸法不当别，如来云何言是色、是痛、是想、是行、是识？云何说是内法、是外法、是善、是恶、是漏、是非漏、是道、是俗、是生、是死、是有为法、是无为法？世尊，如是诸法将无分别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但以名字数示众生，欲使解耳，亦无所分别。”

“世尊，是无名号之法，云何以名相教授众生欲令得解？”

佛言：“行亦无名、亦无相、亦无入，行亦无苦、亦无相、亦无入。诸佛及弟子亦不入相。若名有入名，相亦当入相，空亦当入空，无相亦当入无相，无愿亦当入无愿，真际亦当入真际，法性亦当入法性，无为法者亦当入无为法。是诸法但以字耳，字亦不入字。菩萨住于以名相行般若波罗蜜，亦不当入名相中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若诸有为法但以名相住者，菩萨为谁而发道意？为谁受若干勤苦行六波罗蜜？为谁行禅及无形禅？及行四等、三十七品、忌三脱门，具足大慈，皆为谁行？”

佛言：“以名相数相，诸有为亦不以名相空，是故菩萨行菩萨道逮萨云若，及转法轮，以三乘法度脱众生，是名字及相亦不生灭，如所住无有异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说萨云然耶？”

佛言：“尔我所说萨云然、萨云然事，说道慧事。”

“世尊，是者有何差别？”

佛言：“萨云若者是诸声闻、辟支佛事，道慧事是诸菩萨摩诃萨事，萨云若事者是诸佛如来事。”

复问：“云何萨云若是声闻、辟支佛事？”

佛言：“诸内外法罗汉、辟支佛悉知，虽知不住众道事。”

“何等为菩萨道慧事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者，一切诸道皆当说，皆当知，及三乘道亦当具足知，亦当作三道之事，亦不受真际觉。”

复问：“菩萨云何具足佛事不觉真际？”

佛言：“未具足佛土，未化众生，不当受真际觉。”

复问：“菩萨当住于道中受真际证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“云何，可从无道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“世尊，可从道非道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“亦不道亦非非道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当云何？”

佛言：“于须菩提意云何？汝本住于道灭尽诸漏耶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也。”

佛言：“汝从非道灭诸漏耶？”

“世尊，不也。”

佛言：“汝以道非道灭诸漏耶？”

“世尊，不也。”

佛言：“汝以道亦非道亦非非道灭诸漏耶？”

“世尊，不也。我无所住而灭诸漏，虽灭诸漏而无所住。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菩萨亦复如是，虽为真际作证亦无所住，虽言萨云若、萨云若事者，亦一事耳。”

“世尊，何等为一事？”

佛言：“寂静者是也。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诸所言所有形貌之像、起灭之事，佛悉觉之，是故名萨云若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萨云若、萨云若事、道慧事，是三句绪际，宁有差别不？绪有尽有余者不？”

佛言：“绪尽无有差别也，但为佛诸习绪尽耳，声闻习绪不悉尽。”

“世尊，尔为绪不尽得泥洹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“世尊，泥洹者为有差别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“若无差别，世尊，云何说诸习绪不尽？”

佛言：“诸习者非习绪也，虽有淫怒痴为凡夫身作耗非为是绪，如来者无绪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道亦无所有，泥洹亦无所有，云何说言是须陀洹、是阿罗汉、是辟支佛、是三耶三佛乎？”

佛言：“是皆因无为而有名，是须陀洹、是阿罗汉、是辟支佛、是三耶三佛耳。”

“世尊，从无为而有名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，但以言说，有是言耳，不从最要第一之义也。所以者何？第一要中无若干行也，亦不施若干，为爱断者故施后际。”

“世尊，诸法相各自空，真际不可知，云何知有后际？”

佛言：“如是诸法相空，真际不可知，何况有后际？不知诸法相空者，我为是辈说前后际耳，诸法相者亦无前后。

“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当知诸法相空，如是诸法行空于诸法无所入，亦不入内法，亦不入外法，亦不入有为无为法，亦不入三乘法。”

复问：“世尊，所言般若波罗蜜者，何以故言般若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得度第一诸法之度，最第一度，三乘之道、诸如来无所着等正觉乘，皆乘般若波罗蜜得到彼岸，是故言般若波罗蜜；又复超越诸法之尘不得坚要，是故复言般若波罗蜜；真际、法性及如皆入般若波罗蜜中，是故言般若波罗蜜。

“须菩提，般若波罗蜜，于是诸法亦不合亦不散，有见无见、有碍无碍于是诸法亦不合散，以般若波罗蜜无形不可见，亦无有对，一相则无相。所以者何？生诸法诸辩故。诸天及世间、魔怨、异学及声闻、辟支佛家，一切无能断截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者。所以者何？一切魔怨及诸二地皆不可得故。须菩提，菩萨于般若波罗蜜义中，当作是知，当作是行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于般若波罗蜜义中，行无常义、苦非我义，知苦集义，知尽道义，知消灭义，知不起义，知法义，见一遍知义，自知义，知他人意义，行如所言。须菩提，菩萨于般若波罗蜜，当知是义，当作是行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是深般若波罗蜜中，义以非义皆不可得，云何菩萨于般若波罗蜜当习诸义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深义者，般若波罗蜜是，当作是行。菩萨于淫怒痴有耗故，不当行邪见之义，亦不当行于六十二见，知其无义亦不当行。所以者何？淫怒痴如于法亦无所益亦无所耗，诸见之义如亦无所益亦无所耗，言五阴有所益无所益亦不当行，乃至道言有所益无所益亦不当行。何以故？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时，亦不见有所益无所益、有佛无佛，诸法湛然亦无所益亦无所耗。须菩提，菩萨当除有益无益，当作是行般若波罗蜜。”

“世尊，云何般若波罗蜜亦无所益亦无所损？”

佛言：“诸有为法常闲亦无所作，是故般若波罗蜜亦无所益亦无所损。”

“世尊，诸有为义，非是诸佛及佛弟子耶？”

佛言：“诸有为法皆是诸佛及佛弟子也，亦不以益，亦不以耗。譬如虚空如不为所作兴，亦不为无所作兴；般若波罗蜜亦如是，亦不为有所益兴，亦不为有所耗兴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菩萨不从不有为般若波罗蜜学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耶？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菩萨从不有为深般若波罗蜜学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不以二应。”

“世尊，云何一法，为逮一法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“世尊，不一者，为从二法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“世尊，云何亦不从一，亦不从二，云何有逮？”

佛言：“逮无所得，亦不以得故逮、故得。”

种树品第七十一尔时，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般若波罗蜜为甚深！无众生而菩萨摩诃萨为众生谦苦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譬如士夫欲于空中种树，菩萨为众生故欲逮萨云若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须菩提，欲为众生逮萨云若，以想为众生而度脱之。

“须菩提，譬如有人欲种树者，而不知树根，亦不知茎节、枝叶、华实，取其栽而种之，随时溉灌而长养之，稍稍茎节、枝叶、华实各各具足，便取枝叶茎节，其中用者各取用之，又取其果而食之。须菩提，菩萨用一切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次行六波罗蜜逮萨云若，枝节、茎叶、华实益于众生——以叶度三恶趣；以有华故便有四性尊者及诸四天乃至无思想无思想慧天；实者如菩萨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逮萨云然，便有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、辟支佛道，有菩萨便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益众生果，以是果处众生于三乘，虽成阿惟三佛亦不见众生处，从想度众生亦不见得众生，亦无有处可为成阿惟三佛者。须菩提，菩萨当作是学行般若波罗蜜，当作是念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当知是菩萨亦如如来。所以者何？有菩萨来往故，便断于三恶趣，八难处皆断，诸贫穷下贱处皆断，三界处皆断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须菩提，当知是菩萨如如来无有异。菩萨若厌懈怠者，终不逮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诸佛之道，世间亦无有声闻、辟支佛也，三恶之趣、三界无有断时。”

佛言：“当知是菩萨如如来，如汝所言。何以故？以如知有如来，知有辟支佛，知有众贤圣；以如知有五阴，知有有为无为性。是诸如亦是如，是故名曰如。菩萨学是如逮萨云若，从是中

来，是故名曰如来。以如等故，当知是菩萨便为是佛。

“须菩提，菩萨当学般若波罗蜜如；学般若波罗蜜如已，当学一切诸法如；学诸法如已，当学具足一切法如；具足如已，逮于诸如得自在；逮如自在已，善于诸法根；善诸根已，便见众生随行之趣；知诸趣已，便具足慧愿；具足慧愿已，便净三世慧；净三世慧已，便行菩萨道；行菩萨道已，便饶益众生；饶益众生已，便净佛土；净佛土已，便逮萨云若；逮萨云若已，便转法轮；转法轮已，安立众生于三乘法；立众生已，于无余泥洹而般泥洹。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，自观诸善之德及他人德，当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唯，世尊，诸天、阿须伦及世间人民，皆当为应行般若波罗蜜菩萨作礼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诸天世人皆当为之作礼。”

“世尊，初发意菩萨，为众生故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得几所福？”

佛言：“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教三千大千刹土中众生，皆立于罗汉、辟支佛道。于意云何？得福宁多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甚多！甚多！”

佛言：“不如是菩萨为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，其福倍多百倍、千倍、巨亿万倍。”

佛言：“复置是三千大千刹土，若复有人教三千大千刹土中众生，令立黠地、信地、八地、见地、薄地、净地、已办地、辟支佛地，其福不如发意菩萨为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其福甚多百倍、千倍、巨亿万倍。

“须菩提，三千大千刹土中众生皆初发意，其福不如以正定菩萨功德，出彼上百千亿万倍。复令三千大千刹土满中成就菩萨，其福不如如来百千巨亿万倍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新发意菩萨当念何等？”

佛言：“当念萨云若。”

“世尊，萨云若者，为何等务？为何等尊相像？”

佛言：“萨云若者，无所有，亦无有想，亦无无想，亦不生，亦不现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但萨云若无所有，五阴、内外空及有无空、四禅、四等、四无形禅、三十七品及三三昧、八惟无、九次第、十种力、四无所畏、大慈大悲、四无碍慧、佛十八法及六神通，诸有为无为性，复无所有耶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萨云若者自无所有，自无所有者空。”

“世尊，何以故无所有？”

佛言：“无所作者为无所有，以是故诸法所有、无所有皆空。又，须菩提，诸法空、无相、无愿，诸法如如，诸法如真际，诸法如法性，是故诸法所有皆无所有，皆空。”

“世尊，若诸法所有皆无所有者，何等是初发意菩萨沤和拘舍罗，行六波罗蜜，行四禅、四等、四无形禅，行三十七品，行内外空及有无空，行十八法，行萨云若，净佛国土教化众生？”

佛言：“于诸空法有所作者，则是其沤和拘舍罗，能净佛土教化众生；知佛国土及众生所有皆无所有，菩萨行六波罗蜜为佛道作因缘，乃至萨云若亦为佛道作因缘；知道事所有皆无所有，菩萨行六波罗蜜与道场作因缘，至佛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慧、四等、佛十八法，为萨云若慧具足道事，一时一意以智慧一时合应便逮萨云若。尔时，所作诸习之绪悉灭已，无所从生故，持佛眼观三千大千刹土，尚不见无所有，何况所有？

“须菩提，如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于诸法不见所有，亦不见无所有，是为菩萨摩诃萨沤和拘舍罗，尚不见无所有，何况所有？又复菩萨行檀波罗蜜，布施无所有亦不知，受者无所有亦不知，道意无所有亦不知，乃至萨云若无所有亦不知，逮觉者、当逮觉者、已逮觉者无所有亦不知。何以故？一切诸法无所有，非佛所作，非弟子、辟支佛所作，诸法无所作离诸所作故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将无法离法？”

佛言：“虽言法为离法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若法法相离，云何知法离法？诸法所有无所有，无所有法不知无所有，有法亦不知有法，有法不知无所有法，无所有法不知有法，菩萨于无所知法，云何当知所有、无所有法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以世事习故，现有所有，现无所有，非第一最要义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世事及最要义，为有异耶？”

佛言：“无有异。世事如最要义如，众生不知是如，以是故现世事有所有、无所有。又，须菩提，众生于五阴有相不知无所有，以是故作是分别说法，欲使众生知无所有。菩萨欲行般若波罗蜜者当作是学。”

菩萨行品第七十二于是，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唯，世尊，菩萨行菩萨行者为何事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菩萨行者，道行也，是故名为菩萨行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菩萨行者，为在何处行？”

佛言：“于五阴行空，于内外法、于六波罗蜜行，于内外空及有无空、作四禅行，于四无形禅行，于四等行，于三十七品行，于三三昧行，于佛十力行，于四无所畏行，于四无碍行，于十

八法行，净佛国土行、教化众生行，入于文字行、不入文字行，于陀邻尼行，于有为无为性行，作行不令道有二，是则为道行，是则为菩萨摩诃萨空行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为佛？”

佛言：“以道觉故言佛。

“又，须菩提，逮审谛法，法觉故言佛；超越审谛法故，故名为佛。

“又，须菩提，真觉诸法，故名为佛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觉者为何谓？”

佛言：“以空法觉，以如觉，以法觉，但以字为名。

“须菩提，觉之义是不可断义，如及尔一住无有变易，是故名为觉。

“又，须菩提，但以名相，故名为佛；诸佛如来之道故，是故名觉；诸佛世尊皆共觉故，故名为觉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菩萨行道为行六波罗蜜不？为行萨云若不？为成何等善？增益何功德？有生有灭、有着有断耶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道行六波罗蜜至萨云若者，于诸法亦无所成亦无所败，亦无所增亦无所减，亦无所着亦无所断。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道者，不于诸法有所堕，于诸法亦不有所成败、有增有减，亦不生亦不灭，亦不着亦不断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若菩萨于诸法无所堕、无所观，云何受持六波罗蜜而自于相行空？云何行四禅？云何行四等、四空定？云何行三十七品及三脱门？云何行十种力、佛十八法？云何行大慈大悲？云何行菩萨十住？云何过二地？云何过于菩萨位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菩萨不以二事行六波罗蜜，亦不以二事行萨云若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若菩萨不以二事行六波罗蜜、行萨云若者，云何从初发意至后发意？云何得增益功德？”

佛言：“诸有以二行者，是辈无所增益。何以故？二事行者，于凡愚人有所增益。菩萨从初发意至后发意，不以二事增益功德，以是故，诸天及人不能坏菩萨令堕二地，其余众恶不能制菩萨令不行六波罗蜜及萨云若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菩萨为功德故行般若波罗蜜耶？”

佛言：“亦不以功德故行，亦不以无功德故行般若波罗蜜。菩萨要当供养诸佛，要当具足诸善功德，要当与真知识相得，尔乃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“世尊，云何菩萨供养诸佛、具足功德、得真知识乃逮萨云若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从初发菩萨意常供养诸佛，诸佛所说十二部经常当受持，坚持守念便得陀邻尼起诸无碍，起无碍已在所生处至萨云若，终不忘失所知、所持、所可供养诸佛功德，终不生恶趣、八不闲之处便受净意，已得净意已净佛土教化众生，以是功德终不离真知识，终不离诸佛、诸菩萨、诸真人及赞叹佛者。如是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欲行般若波罗蜜，当供养诸佛，当具足诸法受诸功德，当与真知识相随。”

当得真知识品第七十三于是，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有菩萨摩诃萨，不供养诸佛，不具足诸功德，不遇真知识，将无不能逮萨云若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菩萨摩诃萨无不供养诸如来者，无不具足诸功德者，无不得真知识者。何以故？虽供养诸佛，虽作功德，虽得真知识，尚未逮萨云若，何况不供养佛，不作功德，不得真知识，而欲逮得萨云若？是事不然。是故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欲学般若波罗蜜者，当供养佛，当作功德，当得真知识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菩萨何以故当供养佛、作诸功德、得真知识乃逮萨云若？”

佛言：“以无有沤和拘舍罗故，不从诸佛闻沤和拘舍罗事，功德未具足，未逮真知识故。”

“世尊，菩萨当具足何等沤和拘舍罗乃当逮得萨云若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从初发意已来，持萨云若意行檀波罗蜜，施于三乘，亦施人及非人，皆具足萨云若念，亦无施想，亦无受者想，亦无行檀波罗蜜想。何以故？诸想法者，亦无所有，亦无所生，亦无所灭。观见诸法亦无转还者，皆度诸法之相，不见诸法有所作以具足沤和拘舍罗者，便增益诸功德，已增益功德者便行檀波罗蜜，教化众生净佛国土，亦不自受其报但欲益于众生，所作不受其报行檀波罗蜜，但欲度脱一切众生。

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十五

教化众生品第七十四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以萨云然念，从初发意不离萨云若念，行尸波罗蜜意初不堕淫怒痴，亦不念淫怒痴，亦不为所缠裹，诸不入道检事——嫉妒、恶戒、恚意、懈怠、乱意、愚痴、顽很自用、着于吾我及二地意——悉无。何以故？皆知诸法相空，皆知诸法无所有、无所成，观见诸法皆无转还，皆解诸法相，度诸世事处于无为，具足沤和拘舍罗增益功德，为行尸波罗蜜教化众生净佛国土，亦不于世受尸波罗蜜之报，至般若波罗蜜，但欲益于一切教化众生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行四禅、四等、四无形禅，虽行诸禅不受禅福。何以故？以沤和拘舍罗，知诸禅相皆空，亦知动还者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从初发意行沤和拘舍罗，行观行净亦不趣须陀洹，不取须陀洹果，至阿罗汉亦不取其果。何以故？知诸法相空及知不转还法，亦行三十七品过于二地。须菩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无所从生法忍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行八惟无禅及九次第，亦不取须陀洹道。何以故？悉知诸法相空，知不动还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行佛十力业及四无所畏、四无碍慧、佛十八法、大慈大悲，净佛国土教化众生，然后乃逮萨云若。菩萨当作是行般若波罗蜜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菩萨摩诃萨其智甚广大乃行是深法，然不受其报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须菩提。所以者何？菩萨于所有处不动不转。”

“世尊，何等为于所有处不动不转？”

佛言：“于无所有而不动转，于五阴所有不转，于六波罗蜜所有不动，于诸禅、四等所有不转，于三十七品所有不转，于三脱门所有不转，于大慈大悲所有不转，于十力、十八法所有不转。所以者何？是诸法所有皆无所有故。

“须菩提，不可以无所有逮觉所有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宁可持所有逮觉所有不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宁可持无所有逮觉无所有不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“如是，世尊，将无所逮无所觉耶？”

佛言：“有逮觉不以是四句。”

“世尊，是逮觉当云何？”

佛言：“诸逮觉者，亦非所有，亦非无所有；逮觉者，亦非戏言，亦非不戏言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何等是菩萨戏言？”

佛言：“言五阴有常无常是菩萨戏言，五阴苦乐者是菩萨戏言，五阴是我所、非我所是菩萨戏言，五阴净不净者是菩萨戏言，分别知五阴者是菩萨戏言，知四谛者是菩萨戏言，念四禅、四等及四无形禅、三十七品、总三脱门、八惟无、九次第禅是菩萨戏言，‘我得须陀洹道’至阿罗汉、辟支佛道是菩萨戏言，‘我具足菩萨十住’是菩萨戏言，‘我净佛国土教化众生’是菩萨戏言，‘我具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慧、佛十八法’是菩萨戏言，‘我逮萨云若’是菩萨戏言，‘我尽诸习绪’是菩萨戏言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五阴有常无常，亦不戏亦不不戏，乃至萨云若有常无常，亦不戏亦不不戏。所以者何？于所有亦不戏所有，于无所有亦不戏无所有，于所有无所有中亦不戏无不戏。是故，须菩提，五阴及萨云若为非戏也，菩萨于般若波罗蜜行亦不以戏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云何五阴不戏，乃至萨云若不戏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五阴无所有，乃至萨云若亦无所有，诸可无所有者皆非戏，以是故，五阴及萨云若皆无有戏。须菩提，菩萨作是学般若波罗蜜者，得上菩萨位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诸法所有尚不可得，云何得菩萨位？为用二地，为用佛道乎？持何等得位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亦不以二道，亦不以佛道也，遍学诸道乃上菩萨位。如第八贤圣遍学诸道，虽在平等地未受果证。菩萨亦如是，皆行诸道得菩萨位，未及萨云若，未得金刚三昧，得功德时乃具足逮萨云若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若菩萨遍学诸道尔乃上位者，菩萨为复在第八地取须陀洹道耶？在斯陀含地得斯陀含道，在阿那含地得阿那含道，在阿罗汉地得阿罗汉道，在辟支佛地得辟支佛道，在佛地得佛道耶？此诸道各自异。

“世尊，云何菩萨皆当遍学诸道上菩萨位耶？若菩萨于是八地受八道者，是终不然；在菩萨位便逮萨云然者，亦复不然；若菩萨得声闻、辟支佛道至萨云然者，亦复不然。

“世尊，我当云何知菩萨遍入诸道上菩萨位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如汝所言，菩萨终不于八地得须陀洹及罗汉、辟支佛道以逮萨云若。

“须菩提，菩萨从初发意常行六波罗蜜，以慧见八地。何等八？净地、性地、四贤圣八地、观地、薄地、无垢地、已办地、辟支佛地。以慧观过于八地，以道慧过菩萨位，过位已以萨云若慧舍诸习绪。

“须菩提，第八地者是菩萨之忍，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慧及习绪除，亦是罗汉慧观，亦是菩萨、辟支佛慧，亦是菩萨忍，具足声闻、辟支佛道以道慧上菩萨位，以萨云若慧除诸习绪。以是故，须菩提，菩萨当遍具足诸道，尔乃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成阿惟三佛已为众生作道地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所说三乘——声闻、辟支佛、佛道，何等为道慧之道？”

佛言：“当起诸道净于诸道，遍观众生及相貌像尽觉尽知，皆遍知已当教一切分流广化，遍采

音声令得大声，遍三千大千刹土当如响相。以是故，菩萨当遍具足诸道，当知道慧悉知众生之意；亦当知泥犁复知泥犁之趣，亦当知众生罪报，当断泥犁缘作罪之报；薜荔、畜生亦当知之，薜荔、畜生缘作报应悉当断之；当知真陀罗、摩睺勒、诸龙阅叉，当知人之因缘、人道果报，亦当知天从四天王上至三十三天，亦当知天人因缘、天人果报，当知三十七品法、三脱门法，亦当知十力，亦当知四禅、四等及四空定、大慈大悲、佛十八法，尽知是已，立诸众生于三乘之道。

“须菩提，是为菩萨具足道慧，菩萨学是已皆知众生意之所愿，已知所愿如应说法初不断绝。所以者何？普知众生根生死之趣，菩萨当作是行般若波罗蜜，菩萨所可应行法——三十七品所行、二地所行，尽入般若波罗蜜中故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诸法及三十七品及道法，是诸法亦不合亦不散，亦无有形亦不见一相，一相者则无相，云何能致道？是法亦不见亦无有形一相，一相者则无相，云何能致道？世尊，譬如虚空，亦无所没，亦无所致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须菩提，是空法，亦无所致，亦无所趣。以众生不知法相无所有故，佛为说三十七品及诸法，有所致，有所办。虽尔，须菩提，所有五阴、六波罗蜜、内空、外空及有无空、三十七品、四禅、四等及四空定、四无碍慧、四无所畏、佛十力、十八不共、大慈大悲至萨云若，于贤圣法律亦不合亦不散，亦无有形，亦不可见，亦无有对，一相无相。如来以是故欲度脱众生，以世俗因缘而说是教，非第一最义。是故菩萨当遍学诸道，以慧观随习俗于法中有应用者、不应用者——何等是菩萨应用，何等是菩萨所不应用。罗汉、辟支佛道以慧观学而所不用；以萨云若慧当用诸法，菩萨如是于贤圣法律，当学般若波罗蜜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所说贤圣律，贤圣律者为何谓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声闻、辟支佛、菩萨摩诃萨、如来无所着等正觉，亦不与淫怒痴合亦不不合，是我所、非我所亦不合亦不散，亦不狐疑亦不不狐疑，于戒行亦不合亦不散，于欲、于色、于无色界亦不合亦不散，于不黠及顽很亦不合非不合，凶暴亦不合非不合，于四禅、四等及四空定、三十七品、大慈大悲及有为无为性亦不合亦不散。何以故？以诸法无有形不可见，无有对一相无相。无色不与无色合亦不散，不可见不与不可见合亦不散，无有对不与无对合亦不散，一相不与一相合亦不散，无相不与无相合亦不散。须菩提，是名为贤圣律，亦无形不可得见，亦无对一相无相。是菩萨无相度，菩萨当作是学，作是学已当得诸法无相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为不学色、声、香、味、细滑、识法相耶？不学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识相耶？不学六波罗蜜相耶？不学有无空相耶？不学四禅、四等及四空定、三十七品、三脱门相、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慧、佛十八法、大慈大悲、四谛相、贤圣相？不学逆顺十二因缘相耶？不学有为无为性相耶？于是诸法无相亦不学，所作相亦不学，菩萨当云何过于二地上菩萨位？上菩萨位已云何逮萨云若？逮萨云若已云何转法轮？转法轮已云何以三乘法度脱众生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若诸法有相者，菩萨当学诸法相。诸法无形亦不可见，亦无有对一相，一相者则无相，是故菩萨亦不学相，亦不学无相，云何作是问？”

佛言：“若前有相，后便有相；以前法无相故，后亦无相。是故菩萨亦不学相，亦不学无相。所以者何？有佛无佛，一相性常住如故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诸法非相、非无相，云何为念般若波罗蜜？菩萨若不念般若波罗蜜者，不能过于二地；不过二地者，不能过菩萨位；不能过菩萨位者，不得无所从生；不得无所从生者，不得菩萨神通；不得神通者，不能净佛土教化众生；不净佛土教化众生者，不能逮萨云若；未逮萨云若者，不能转法轮；不能转法轮者，不能安立众生于三乘法，亦不能安立众生于三福地：一者、施，二者、戒，三者、念诸善法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须菩提，诸法亦非无相亦非一相，无相之法当云何念般若波罗蜜？须菩提，般若波罗蜜者非菩萨之念，菩萨以无念是为般若波罗蜜相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云何无念是般若波罗蜜相？”

佛言：“于诸法无所念，是为般若波罗蜜相。”

“云何于诸法无所念？”

佛言：“不念五阴、六情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念；不念色、声、香、味、细滑、识法，是般若波罗蜜念；不念不净，是般若波罗蜜念；不念四禅、四等及四空定，是般若波罗蜜念；不念三尊，不念三福，是般若波罗蜜念；不念灭尽，不念安般守意，是般若波罗蜜念；不念无常相、苦相、非我相，不念四颠倒、十二因缘，不念吾我、寿命及知见相，是般若波罗蜜念；不念三脱门，不念三十七品法，是般若波罗蜜念；不念八惟无、九次第禅，不念四禅，是般若波罗蜜念；不念十慧，不念六波罗蜜，不念内外空及有无空，是般若波罗蜜念；不念十力，不念四无所畏、四无碍慧、佛十八法，不念大慈大悲，是般若波罗蜜念；不念须陀洹及罗汉、辟支佛，是般若波罗蜜念；不念萨云若，是般若波罗蜜念；不念断诸习绪，是般若波罗蜜念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不念五阴，乃至断诸习绪复不念，是般若波罗蜜念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不念五阴无所有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诸有相者无有般若波罗蜜念——不念淫怒痴所有，不念无道之处所有。何以故？诸有想者为无般若波罗蜜念，诸有相者为

无六波罗蜜。何以故？诸有贪者亦无有六波罗蜜，是名为着诸有。缚着者无有度脱。须菩提，着有者，无有三十七道品念，亦无三脱门念，乃至萨云若亦无念。何以故？缚着于有故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何等为有？何等为无有？”

佛言：“有二者为有。”

“世尊，何等为二？”

佛言：“五阴相者为二，十二衰相者为二，有佛相者为二，有道相、有为无为相者是则为二。须菩提，一切相乃至无有相是皆为二，道有二便有，已有便有世间众生，不得离生老病死、忧悲勤苦。以是故，须菩提，当知有二者无有六波罗蜜，亦无有道，亦无所逮，亦无所觉，何况能舍五阴及萨云若者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尚无——道念耶！得须陀洹至罗汉、辟支佛道耶！得离诸习绪！”

无坚要品第七十五尔时，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假令有相者，不得顺忍，不得逮觉。若无相者，当得顺忍不？当及声闻八地不？当及辟支佛地不？当及菩萨地不？可得度脱不？能得道念不？能令罗汉、辟支佛习绪除不？能使菩萨得上菩萨位不？上菩萨位已能得萨云若不？得萨云若已能灭诸习绪不？世尊，若无意，若不生意，不起是法相，可逮萨云若不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如是，如是，无有相者亦无有顺忍，亦不能除诸习绪。”

复问：“世尊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有相意耶？于五阴有相耶？乃至萨云若有相耶？有淫怒痴相，无有淫怒痴相耶？有六衰，有六衰尽相耶？有近，有近尽相耶？有觉，有觉尽相耶？有爱，有爱尽相耶？有受，有受尽相耶？有有，有有尽相耶？有生，有生尽相耶？有死，有死尽相耶？有忧悲勤苦，有忧悲勤苦尽相耶？有苦，有苦尽相耶？有四谛，有四谛尽相耶？有萨云若，有萨云若尽相耶？有习绪，有习绪尽相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，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亦无有相，亦无无相。须菩提，菩萨顺忍者则无相，是菩萨无有相则为念道，无有有相，无有无相，则是菩萨之果报。”

佛言：“有相则是菩萨道，无相则逮觉。是故，须菩提，当知诸法所有皆无所有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无所有，云何于无所有中得逮觉，而于诸法得自在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我本为菩萨行六波罗蜜，从第一禅至第四禅，观禅性不念贡高，亦不倚禅，亦不味禅，于四禅事寂净无所希望，已安足于禅便处于神通——天眼彻视、天耳彻听、意知他人宿命所从来、自识宿命便飞行，虽尔不以是神通贡高，不味不倚于六通无所分别。须菩提，我以应一合相智，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便觉四谛，具足如来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慧、佛十八法，处众生于三乘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来云何于无所有中起四禅六通？无所有众生为无所有，如来云何安立众生于三乘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若淫怒痴及余诸非法之事，若有所有、无所有者，我为菩萨时不于有无中起四禅。是故，须菩提，亦不有所有，亦不无所有，是故我初发意行菩萨道时行四禅。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若神通中当有所有、无所有者，我终不于神通中觉所有、无所有而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以于神通知所有无所有故，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若菩萨于诸法所有无所有，于禅五通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云何菩萨于无所有法中，未曾所知能知，未曾所学得学，从是中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菩萨已从过去诸佛所，供养若干佛菩萨，所从诸佛闻：无所有中无有佛、无有辟支佛，无所有中无有罗汉，无所有中无有众贤圣，从无所有中无有毛发许所有。菩萨作是念言：‘无所有中亦无有须陀洹，乃至佛皆无所有。以诸法无所有故，我或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我或不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假令我当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，诸可有行相众生我当立着无相地。’

“须菩提，诸有菩萨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，欲度脱众生故，便习未曾习者，未曾学者、未曾受者便学便受。于诸过去诸佛所学，先学六波罗蜜，劝人令行六波罗蜜，见人行者代其欢喜，以布施无贪垢故便得大富，以布施故便守戒便得天上人中尊，以布施故便得三昧，以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故便得智慧品、解脱品、见解脱慧品，持是诸品及六波罗蜜得过二地上菩萨位，已上位已便净佛土化众生，便逮萨云若转法轮，以三乘度众生。须菩提，菩萨以是先当从檀波罗蜜起，次得诸慧是亦不可得。何以故？无有实故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从初发意以来，自持戒劝人持戒，见人持戒代其欢喜，以持戒得天上人中之豪，贫者以财施之，复以戒、三昧、智慧、解脱、见解脱慧而立之，以五品之德过出二地上菩萨位，度脱众生，便逮未曾所知、所学、所习，皆学知习之。何以故？欲习无所有故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行忍劝人使行，见人行忍代其欢喜，饱足众生以财安立，或以五品之德过于二地上菩萨位。何以故？所施与亦无有要故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自行精进于善，劝人精进，见人精进代其欢喜，复以财物给足众生，以戒忍辱五品之德，过出二地上菩萨位。何以故？所施亦无有要故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行四禅、四等、四无形定劝人令行，见人行者代其欢喜，以住于禅布施穷乏，教令智慧、解脱、见慧过出二地上菩萨位。何以故？所有者无有要故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从发意以来，行般若波罗蜜以财给足众生，立以于戒、三昧、智慧、解脱、见慧，自行六度劝人令行，见人行者代其欢喜，以沤和拘舍罗过于二地上菩萨位，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何以故？无有形故。须菩提，菩萨从是便得本所不学、本所不知、本所不应，皆学，皆知，皆得所应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学诸未曾学者，从初发意以来常有萨云若念，解诸有无之事便念三尊行——常念天，行戒念、施念。”

佛问须菩提：“云何为念佛？念佛者不以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识念。何以故？五阴无有坚要故。无坚要者为无所有，佛念者为无念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如来无所着等正觉，不当以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念，不当以金色光明念。何以故？佛形无有坚要故。无坚要者为无所有，念佛者为无念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如来无所着等正觉，不当戒性、智慧品、三昧品、解脱品、见解脱品，不当以是五品念如来。何以故？以是无有坚实故。无有坚者为无所有，念佛者为无念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念如来不以十力念，不以四无所畏念，四等、大慈大悲、佛十八法、四无碍慧——不以是念如来。何以故？无有坚实故。不坚实者无所有，念佛者为无念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念如来者不以十二因缘念。何以故？无有坚要。无坚要者为无所有，念佛者为无念。

“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当作佛念，以是故知次第学未曾学者、习未曾应者，具足悉应顺至。诸道应作是学，具足三十七品及三三昧，便具足萨云若慧，便应所有无所有，觉不坚固要，便得所有无所有处。

“须菩提，云何为法念？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亦不当念善恶法，亦不念当受剋不受剋，亦不当念俗法道法，亦不念有漏无漏法，亦不念贤法愚法，亦不念三界法，亦不念有为无为性法。何以故？诸法无有坚要，无有坚要者为无所有，念法为无所念，学法念以应所有无所有，便逮萨云若，便逮所有无所有处。须菩提，菩萨当念法念。

“须菩提，菩萨当云何念僧？菩萨从初发意至萨云若，常念僧为无念。如是，须菩提，菩萨当作僧念。

“须菩提，菩萨云何念戒？行般若波罗蜜，从初发意以来不缺于戒，不差于戒，善摄于戒当念有无。如是念者为顺所应，便逮萨云若无有有无之处。

“须菩提，云何菩萨念施？所有无所有应施，所可物施及以法施于中不起乱意，亦不念有所施、无所施，虽持身命肢节布施，于中亦不起乱意。何以故？无有坚要故。无坚要者则无所有，常念于施至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

“须菩提，菩萨云何当作天念？诸须陀洹生四天上者至于六天，诸生天者无有坚要，无坚要者为无所有。须菩提，当顺是念至成萨云若。须菩提，诸阿那含生于色天及无色天亦无坚要，无坚要者为无所有，菩萨当顺是念至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

“须菩提，菩萨常念六念顺其所应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欲学所顺所习，欲成诸功德，当学内外空及有无空，当学三十七品、大慈大悲，当学菩萨道行，皆逮有无之要尚无毛发之相，何况有萨云若相？须菩提，是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得随次第应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诸法所有皆无所有，乃至五阴、六衰无所有，诸性无所有，三十七品无所有，萨云若慧亦当无所有，亦无佛、无法、无比丘僧，亦无有道，亦无果报，亦无着断，亦无逮觉，诸法亦皆无所有。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诸法有所有、无所有，可得见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可得，世尊。”

“须菩提，云何言诸法所有皆无所有，五阴及逮觉耶？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于是法无有狐疑，但为当来之世三乘道家，恐或言：‘若诸法所有无所有，何谁着者？何谁断者？’不知着断之事，便能败戒、毁戒不知所趣，如是败戒行者，各各趣三恶处。世尊，我不敢有狐疑，我畏当来之世，是故问如来耳。”

无倚相品第七十六于时，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菩萨摩诃萨若诸所有者皆无所有，菩萨为见何等为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菩萨以所有皆无所有故，能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何以故？诸有倚着者难得解脱，有倚相者不得逮觉，亦不能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无倚相者为有逮觉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耶？”

佛言：“逮觉已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则是无所倚，以不别法性故。欲得无所倚逮觉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，则为欲示一切法性。”

“世尊，若无所倚者无有逮觉，则无有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何缘菩萨从第一住至十住耶？何因缘得无所从生法忍？何因有五通及六波罗蜜之德，而受诸法之德，摄取佛国教化众生供养诸佛，一切有至般泥洹？”

佛言：“无所倚者与五通之报等，与十住等，与六波罗蜜等，及供养诸佛功德等，以是故至般泥洹供养不断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无所倚及五通、六波罗蜜有何差别？”

佛言：“无有差别说有差别。”

“世尊，云何三事有差别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不倚所施，亦不自倚，亦不倚受者，至般若波罗蜜亦无所倚，行神通亦无所倚，行三十七品亦无所倚，行三三昧亦无所倚，教化众生净佛国土亦无所倚，逮觉诸佛法亦无所倚。须菩提，是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为无所倚。菩萨摩诃萨如是行者，诸魔魔天无能坏者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云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一意受持六波罗蜜，受四禅、四等、大慈大悲及四空定、四无碍慧、四无所畏、三十七品、总三脱门、佛十种力、佛十八法？云何受持八十种好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所作施、戒、忍辱、精进及诸禅事，皆以般若波罗蜜行；及三脱门、四等、大慈及三十七品，所作所念皆不离般若波罗蜜；及三三昧、佛十种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慧、佛十八法、八十种好，皆不离般若波罗蜜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云何菩萨一意行般若波罗蜜，受持六波罗蜜乃至八十种好？”

“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行六波罗蜜初无二相，乃至八十种好亦无二相。”

“世尊，云何行六波罗蜜至八十种好，不以二相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皆悉具足总持诸波罗蜜及三十七品而行布施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是事云何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不以漏意行檀波罗蜜——于无漏作念言：‘我为是谁所施？何物、受者为谁？’——于是三事无相受念，尔时亦不见意及所施受者，至十八法亦复如是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乃至般若波罗蜜亦无有相，亦不见六波罗蜜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乃至八十种好亦无有相，亦无所见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以无相无所作法，云何得具足六波罗蜜？云何具足三十七品？云何具足三空及十种力？云何具足四无所畏、佛十八法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以无相施随众生所欲，或索肌肉、妻子、国城、珍宝，所有财谷皆不逆人。作是施时，或有人来问菩萨言‘用是无相布施作为？’，虽有是言‘我续布施不可断绝，持是布施与众生共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’，亦无相念，亦无施意，亦无物意，亦无受者意，亦不见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。何以故？所见一切皆悉空故，如是谁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？如是作为则是真作，则能净佛国土教化众生，则为行六波罗蜜，则为具足三十七品及三脱门，则为具足佛十八法，如是行者则为不受布施之报。譬如第六天王有所欲者但念即至，菩萨如是但意念诸法皆具足至，以布施之德能供养诸佛，悉能饱满诸天及人，以沤和拘舍罗行檀波罗蜜，安立众生于三乘法，是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具足檀波罗蜜。”

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十六

无倚相品第七十六之余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云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具足尸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悉知贤圣无漏道法之戒，不毁不乱奉贤圣戒，于诸法无所[打-丁+此]亦不[打-丁+此]五阴，亦不[打-丁+此]三十二相，亦不[打-丁+此]四性，亦不[打-丁+此]四天王至三十三天，不[打-丁+此]须陀洹至罗汉、辟支佛，亦不[打-丁+此]转轮圣王，所作功德但欲与众生共为萨云若，不相不倚亦不以二，但为世事非最要义，具足戒已以沤和拘舍罗起四禅，不以贪受天眼，以天眼观十方诸佛，至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初不离天眼，以天耳净尽闻诸佛所说经法不失所闻，至得自辩悉知诸佛之意，知诸佛意已便能饶益一切众生，持识宿命之慧觉诸所作不失本行，以无漏之法立众生于三乘，随众生所欲而悉授之。须菩提，是为无相具足尸波罗蜜。”

佛言：“菩萨云何具足于忍？从发意至坐道场，若众生来以刀杖捶加于菩萨，菩萨终不起意，当起二忍——一者、忍辱，二者、无所从生法忍，起意念言：‘以刀捶杖加我者为谁？受者为谁？’当观法相，观法相者亦无所有亦无所观，无所观者便得无所从生法忍，住二忍已便具足四禅、四等及四空定，便具足三十七品及三脱门，便具足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慧。菩萨已住是法便得神通，非是二地所能及者；具足神通已便具足六波罗蜜；以天眼慧见十方佛，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忘佛念；复以天耳慧闻十方佛所说教法，悉知诸佛，诸佛所念悉复逮；知众生之意如应说法；自知宿命以慧皆识众生功德；持诸善本功德劝勉众生，以漏尽之慧立众生于三乘。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以沤和拘舍罗行，教化众生净佛国土，具足萨云若慧逮得阿

耨多罗三耶三菩转于法轮，是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具足羼波罗蜜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具足惟逮波罗蜜？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身意精进具足四禅，于四禅起便得无数神通，变化来往手扪摸日月，持是精进遍至十方无数刹土，供养诸佛一切所有供养之具，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诸天世人皆当恭敬。是菩萨至般泥洹，以神足到十方听受诸佛法言，所闻法至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忘，净佛国土教化众生，具足萨云若，是为行般若波罗蜜具足惟逮波罗蜜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以无漏道法，具足意精进，口不言恶，身不行恶，意不念恶，亦不[打-丁+此]苦乐有常无常，不[打-丁+此]有我无我，不[打-丁+此]有为无为，不[打-丁+此]三界，不[打-丁+此]四禅及四空定、四等、三脱门、三十七品，至十八法亦无所[打-丁+此]，亦不[打-丁+此]声闻、辟支佛，不[打-丁+此]声闻、辟支佛道，亦不[打-丁+此]菩萨，亦不[打-丁+此]菩萨地，亦不[打-丁+此]五趣，亦不分别是天、是人、是畜生、是泥犁、是薜荔，亦不分别是须陀洹道、是罗汉道、是辟支佛道，亦不分别是菩萨道，亦不分别是萨云若，亦不[打-丁+此]诸法，诸道亦不分别。所以者何？是诸法者，皆无有要，无可[打-丁+此]者，亦无可分别者。以具足意精进，便救一切魔怨众生，救众生已亦不见众生，具足精进已亦不见精进，具足佛法已亦不见佛法，净佛国土亦不见不得，具足精进便受诸善法，亦不于是善法中生念，遍游诸国救益众生，所作变化自恣无碍，或雨诸华，或散诸香，或以伎乐、鼓乐、弦歌事，或震动事，或以光明，或以国土七宝示现，或以搏弈，或现水火随道而入与为因缘使行十善，或以施戒而摄取之，或以支解身体、妻子、国土，或以自身随众生意而摄取之。须菩提，菩萨以沤和拘舍罗无相行惟逮波罗蜜。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住于无相之法行禅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除如来三昧，一切余三昧皆当具足，具足四禅，具足四等及四空定，皆当逆顺行八惟无及九次第禅，行空无相无愿三昧、电光三昧、金刚三昧、直治三昧，住是禅波罗蜜便得三十七品，住于三昧具足道慧，诸三昧门皆来入是，具足道慧，具足十住地作行，至萨云若终不中道取证。于三昧中住游诸佛刹供养诸佛，于诸佛所植诸德本，净佛国土游诸四域教化众生，广立众生于六波罗蜜，或立于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，随其所欲而满其愿。于是禅波罗蜜者，悉总持诸陀邻尼门，便得四无碍慧，便受神通，终不堕女人胞胎，不受色欲无生不生，虽生不着于生。何以故？善观于幻法，知所有如幻。救济众生便得无众生之相，以无所得法立众生于无所得法，以世俗数不以最上要，以禅波罗蜜遍入诸禅及解脱禅，不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舍禅波罗蜜，行道慧入萨云若慧，便尽习绪为以自救当复救余，救他人已，为诸天及人及阿须伦而作福田。如是，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是为具足无相三昧。

“云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于无相法具足般若波罗蜜念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不见法有实成者，亦不见五阴实成者，亦不见五阴生，亦不见五阴来生处，乃至须陀洹道亦不见所生，亦不见来住处，以虚空故，其实不可得亦不见须陀洹漏尽法。行般若波罗蜜以解有要无要之法，如是解者便解内外及有无空，于诸法无所入，亦不入于五阴，乃至于道亦无所入。学无所有般若波罗蜜，便具足菩萨道。何等为菩萨道？则六波罗蜜是。三十七品、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慧、佛十八法、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于无所有成佛道，具足六波罗蜜，具足三十七品及五神通，随众生所欲，于六度中有贪嫉者以檀波罗蜜授之，有恶戒者以道戒授之，有瞋恚者以忍授之，有懈怠者以精进劝之，有乱意者以禅救之，有愚痴者以慧授之，至解脱品、解脱见品皆以授之，有声闻道意者随其本应以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道随本授之，有大乘者以佛道授之，以是方便能作无央数变化，乃至恒边沙诸佛国土，随人所欲则能变其刹土之好，满诸众生之愿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所欲取国土随其愿。譬如第六天人所有衣食伎乐随意即至，菩萨以六波罗蜜行菩萨道，随意所愿尽皆具足，逮萨云若，于五阴无所受，于一切诸法——道法、俗法、善法、恶法——皆悉具足无所受。后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时，国土所有皆悉随意即得，无有持来者，亦无有持往者，亦如第六天上。何以故？诸法无所恃，亦无所倚。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以无所有相，是为具足般若波罗蜜。”

无所有相品第七十七尔时，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菩萨摩诃萨，云何于无所破坏法、无相法、无所有法中，能具足六波罗蜜念？云何于是无形法而知差别入般若波罗蜜中？云何于无相法以一相而逮正觉？”

佛告须菩提言：“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五阴如幻、如响、如梦、如影、如热时焰、如化，持是五阴行六波罗蜜，五阴无相如幻、如响、如梦、如影、如热时焰。何以故？梦幻之法无所有故。无所有者则一相，一相者则无有相。以是故，须菩提，当知檀波罗蜜无有相，所布施乃至受者皆无有相，作是知者则为具足檀波罗蜜。作是具足檀波罗蜜已，终不于六波罗蜜转还，便于六波罗蜜中具足四禅、四等、四空定，悉具足三十七品，具足内外空及有无空，便具足三脱门，具足八惟无、九次第禅，具足五通，具足诸陀邻尼门，具足四无碍慧、四无所畏、十种力，悉具足佛十八法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菩萨以住于贤圣无漏法，便能飞行供养诸佛，随其所安救济众生，或以布施摄取众生，或以戒，或以忍，或以精进摄取众生，或以禅，或以智慧摄取众生，随其所善而教之。为众生故受生死法，不与同归，亦不受生死勤苦；为众生故种天上人中之福；欲以摄取众生故，知诸法无有相，便学须陀洹道法亦不于中住，及学罗汉、辟支佛道法亦不于中住。何以故？悉知诸法已，当逮萨云若慧故，非罗汉、辟支佛之所知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如是，如是，诸法无有相，知六波罗蜜无有相，乃至诸佛法亦知无有相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于五阴如梦、如幻、如响、如影、如热时焰、如化，行尸波罗蜜知五阴如梦如幻化，便以无相具足尸波罗蜜，持戒不犯不毁，善持戒不犯不毁，善持不乱，习智慧贤圣业，遍护诸戒以法义，戒身口意以等于诸戒，不以戒[打-丁+此]四性及遮迦越王，亦不言‘我持是戒当生四天及第六天上’，亦不念言‘持是戒得须陀洹道乃至罗汉、辟支佛道’。何以故？诸法一相为无有相故。无相之法终不逮无相法，有相之法亦不逮有相法，有相之法亦不逮无相之法。须菩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以无相法具足尸波罗蜜上菩萨位，已上菩萨位便逮得无所从生法忍，便行道慧具足神通，住于诸陀邻尼门，便得四无碍慧，从一佛国游一佛国供养诸佛如来，摄取众生净佛国土教化众生，生五趣之世不着于生死行。譬如弥遮迦越王坐起行来无有知者，育养众生，不仰臣下，不娆人民。譬如须延头如来转法轮，于三乘无有菩萨可教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，便般泥洹后令化佛教授众生一劫。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具足尸波罗蜜，诸法便随从之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于五阴如幻、如梦、如响，以无相法具足羼波罗蜜。须菩提，菩萨以二忍事具足羼波罗蜜。何等为二？从初发意至于道场，于其中间若有众生持刀杖捶来挝打割刺，菩萨欲具足羼波罗蜜者意不起乱，当计念言：‘谁有骂者？谁有割者？谁有挝者？’何以故？以诸法无有相，如是观者便具足羼波罗蜜，以具足是忍便得无所从生法忍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无所从生法忍为是灭，为是智耶？”

佛言：“于忍不起毛发恶意者是为智，以是智得无所从生法忍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声闻、辟支佛无所从生法忍，及菩萨摩诃萨无所从生法忍，有何差别？”

佛言：“须陀洹智及灭，至罗汉、辟支佛智及灭，是菩萨摩诃萨之忍。须菩提，是为声闻、辟支佛之差别。菩萨摩诃萨有是忍者过出二地上，以住无所从生法忍者，便行菩萨道，便具足道慧，不离三十七品，不离三脱门，不离神通，教化众生净佛国土逮萨云若。须菩提，菩萨以无相法具足羼波罗蜜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住于五阴，如幻、如梦、如响、如野马、如热时之焰，于是无相法，便行身意精进，便办神通，游诸佛刹供养诸佛，以身精进教授众生，立众生于三乘，是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以无相法具足惟逮波罗蜜。意精进者，以意精进于圣贤无漏之法，具足诸善本法、三十七品法，具足三脱门，具足四禅、四等及四空定，具足十力、四无所畏、佛十八法。菩萨于中学已当具足萨云若慧，消诸习绪具足成相，得普遍光明三昧十二法轮转，能令三千大千刹土六反震动，能以光明照遍三千大千刹土，能出音声遍三千大千刹土，诸众生闻音者必至三乘之道。须菩提，菩萨精进所有饶益弘大如是，菩萨住精进尽具足诸佛法逮萨云若慧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于五阴如梦如幻，具足于禅波罗蜜，行四禅、四等、四无形禅及三脱门，电光三昧、金刚三昧、真禅三昧——除佛三昧——诸余无央数三昧意皆遍至，亦不味诸三昧，亦不受其果报。何以故？以菩萨尽知诸三昧相法空，所有者皆无所有，无相不味无相，无所有不味无所有，以不味故不随禅生至形、无形处。何以故？不见其形故。亦不见三昧，亦不见三昧相，亦无所见故便具足无相三昧，持是三昧过出二地上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菩萨云何以禅波罗蜜出过罗汉、辟支佛道上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菩萨以禅学内外空及有无空，于空法不见有住处，声闻、辟支佛法及萨云若法皆空，以是空故上菩萨位。”

“世尊，云何是菩萨位？云何非菩萨位？”

佛言：“诸有倚着非菩萨位，无所倚着是菩萨位。”

“世尊，云何为倚？云何不倚？”

佛言：“五阴、十二衰是菩萨倚，乃至萨云若亦是菩萨倚位者。须菩提，都不见诸法，亦无有名字，尽无所倚是菩萨位。何以故？五阴所有事，萨云若所有事，亦非行，亦非说，亦非见。须菩提，是为菩萨，受是为菩萨位。菩萨以是上位，便具足诸三昧尚不随禅生，何况随淫怒痴生而有所作？是事不然。但以幻法饶益众生，不见众生，亦不见幻，于无所得法中摄取佛土教授众生，是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具足禅波罗蜜转无倚法轮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知诸法如幻如梦，诸法如响、如化、如光影、如热时焰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云何菩萨知诸法如幻如焰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亦不见持梦幻示人，亦不见响，亦不见持响示人，亦不见光、影、幻、化、热时焰，亦不见持此示人。何以故？诸凡愚夫于梦幻诸法皆着颠倒，诸罗汉、辟支佛，诸菩萨，诸如来无所着等正觉，于梦幻法亦不见有，亦不见可持示人者。所以者何？诸法所有者皆无所有，亦无所成，亦无所有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终无贪相，亦不成就相，亦不生相，是事不然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罗蜜亦不念法有生者、有成者。菩萨如是行者，亦不生五阴，亦不生三界，亦不生诸禅，亦不生于解脱禅，亦不生三十七品，亦不生三脱门，亦不生六波罗蜜，当具足于第一地至十住不于中生欲。何以故？是处不可得亦不可见，况当于中生欲意？虽行般若波罗蜜亦不见般若波罗蜜，于不见中尽见诸法皆来入般若波罗蜜，亦不见诸法。何以故？诸法及般若波罗蜜一无有二，亦非二事。何以故？为如如教，如法性教，如真际教，是诸法无有别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假令诸法无有别，无有散，云何有善恶之教言、有漏无漏教言、道法俗法、

有为无为之法教？”

佛言：“于须菩提意云何？如诸法之法，颇有善恶、有漏无漏、若道若俗、有为法无为法不？颇见有须陀洹及罗汉、辟支佛法不？颇见有佛道不？”
　　须菩提言：“不见也，世尊。”

“是故，须菩提，诸法无有别，无有相，无所生，无所有。须菩提，我本为菩萨初不见诸法有要者，亦不见五阴，亦不见有为无为，从须陀洹至佛道亦无所见亦无所得。须菩提，菩萨欲学般若波罗蜜，从初发意至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当善于所有无所有。菩萨善于无所有者，则能具足道慧教授众生摄取佛国，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降诸众生不见于三界。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当作是行般若波罗蜜，应无所有。”
住二空品第七十八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是法如梦、如响、如幻、如化、如热时焰、如光、如影？是诸法皆空，云何为有造处所——言是道是俗、是无为是有为、有漏无漏？云何言是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？云何言是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凡夫愚痴少有所闻，依倚梦幻法而有所见，因身口意所作非法不善之事，或行善事，至有善恶之报，受罪福于三界。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住于二空，从有无本端空至毕竟空，教化众生说：‘有五阴、十二衰空，十八性空，是法如梦、如响、如幻、如化、如影、如热时焰，是中亦无五阴，亦无诸衰，亦无诸性，亦无梦，亦无响，亦无幻化，亦无焰影，亦无有见。诸法皆无形，所有皆无所有。无有五阴，汝等见有五阴；无十二衰，汝等见有诸衰；无十八性，汝等见有诸性。以因缘颠倒故便有诸法随行所受，云何汝等于无所有法而有形相？’行般若波罗蜜菩萨以沤和拘舍罗，诸有众生在贪嫉者，教令布施令得大富；于中拔出教令持戒，以戒因缘得生天上；于戒拔之令住禅三昧，以禅因缘得生梵天；具足四禅及四空定，因缘施从戒以禅，无数方便立之泥洹；复以三十七品及三脱门、八解脱、九次第禅、十种力、四无所畏及四等，劝令得十八法，持是无像之法立于三乘，为说菩萨道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甚奇！甚特！未曾有！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，为诸空无法作处所，言是善法恶法、是道法俗法、是漏法无漏法、是有为法是无为法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须菩提，甚奇！甚特！所未曾有！为是空无之法而作处所。须菩提，汝等当知菩萨所行奇特——罗汉、辟支佛所不能及者，汝等当应为菩萨摩诃萨作礼。”
　　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等为菩萨摩诃萨所未曾有，诸罗汉、辟支佛所不能及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若欲闻者善思念之，吾当解说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住于六波罗蜜中及内外空、三十七品、四无碍慧及五神通，遍到十方观诸众生，可以布施摄者便以施取之，可以戒、忍、精进、一心、智慧随其所应以六波罗蜜而摄取之，应以四禅及四空定得解脱者以禅因缘而摄取之，或应以慈悲喜护得度者以四等摄之，或应以三十七品得度者以根、力、觉意而摄取之，若应以三脱门得度者皆摄取之。”
　　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以布施摄取众生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随人所索，若索衣被、饮食、疾病、医药、象马、车乘、金银、珍宝，随人所欲皆施与之，及所施与若佛、辟支佛、阿罗汉及须陀洹，下至凡夫及蜎飞蠕动、诸三恶趣，其意适等而无差别，无若干种意。何以故？诸法无有若干种意故。其意平等无若干者，便得无差别萨云若慧。”

佛言：“菩萨摩诃萨若见来求者，当作念言：‘我所施者当与三耶三佛，福佑不从畜生出生——有是念者非是菩萨法。’何以故？菩萨发道意不作是念‘我持布施当生四姓家’，诸所施已摄取众生者，皆令至无余泥洹而般泥洹。菩萨以众生为亲族，所施与无若干差别，亦不言‘当与是，不与是’，意无适莫，所施众生无有碍意。何以故？为众生故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若有分别意者，便于诸如来无所着等正觉、诸缘觉、诸真人有大过失。何以故？诸天及人、诸阿须伦无有倩。菩萨为众生作救护、作桥梁者，为菩萨之法自当救摄众生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若人、若非人来至菩萨所，取节节支解菩萨身，菩萨亦不疑言当与不与。何以故？是菩萨欲救众生故受是形耳。‘我以是身饶益一切。’菩萨当作是念，‘我为众生受是身形，今来取之。’须菩提，菩萨见来所求者当发意言：‘施者为谁？受者为谁？所施物为何等？是诸法实不可得见。何以故？是诸法常空，空亦无所与亦无所夺。’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作是学，所谓内空、外空及有无空，住是空者于中布施，便具足檀波罗蜜；具足檀已不断内外法，言谁有割者、谁为截者。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佛以天眼见十方恒边沙等刹土，诸菩萨摩诃萨入泥犁中，泥犁则为冷，以三事变化为泥犁中众生说法——一者、神足，二者、随其所使，三者、四等之法——以神足灭火随意为说四等法，泥犁中众生便有爱敬归仰于菩萨，即得离苦痛，次为说三乘之教皆令脱苦。

“是故，须菩提，我以佛眼见十方恒边沙，诸菩萨摩诃萨供养诸佛不以憍慢，爱好诸佛不以憎恶，欢喜无恚，诸佛所说皆悉受持，至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志失。

“须菩提，佛以佛眼见十方恒边沙刹土，诸菩萨等为众生故割截身体，肢节分离布散四面，诸有飞鸟走兽来食菩萨肌肉者皆有慈意，于菩萨所以慈意故得离畜生即得为人，往见诸佛听受经法，随其所闻即得顺行，以三乘之法而度脱之。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诸有菩萨摩诃萨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多所饶益，如是能使众生得无余泥洹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我以佛眼见十方恒边沙诸菩萨等入薜荔中者，诸薜荔众见菩萨已便生慈意恭敬菩萨，以恭敬故离诸勤苦，因是功德终不离诸佛至得泥洹。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行慈如是，使诸众生皆得泥洹。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我见诸菩萨至四天王及第六天为彼诸天而广说法，以三乘教而度脱之令得泥洹。诸天人众有着五乐者，菩萨应时令殿舍悉皆洞然，以为说法言：‘诸仁者，一切所有皆悉无常，无尊无卑，谁常安者？’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我于是以佛眼观见恒边沙国土，诸有赞叹梵天上者，菩萨则为说法言：‘诸仁者，云何于是空无之法而生见意？是法为空，无常无见，为磨灭法，莫得于是而生见意！’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已住于大慈为众生说法，是为菩萨甚奇甚特未曾有法！

“须菩提，十方恒边沙国土诸菩萨摩诃萨以四事饶益众生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惠施，二者、仁爱，三者、利人，四者、等义。是为四恩。

“菩萨摩诃萨以二事施摄取众生——一者、财物，二者、法施。

“何等财物施摄取众生？菩萨以金银璧玉、珍奇异宝，以饮食、衣被、香华、服饰、病瘦医药、床卧之具，所有奴婢、象马、车乘，令诸众生随意所欲不逆人意，诸有来者既施与已，皆悉教令自归三尊，或授五戒，或教十善，或教八斋，或教令行四禅及四等、四空定，或劝助之令念佛、念法、念比丘僧、念天、念施，诸行倒者教令行顺，诸不谛者教令行谛，劝助令行三十七道品及三脱门、八惟无、九次第禅、佛十种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慧、大悲大慈，劝众生令行佛十八法、八十种好，劝助人学三乘法教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以沤和拘舍罗行般若波罗蜜，以财布施摄取众生立于无上无畏之地，是为菩萨奇特未曾有之法！

“何等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法布施摄取众生？布施有二——一者、道施，二者、俗施。何等俗法施？世俗所说所施行者谓为不净，欲得四禅、四等、四无形定，及余凡夫所行善法，是名为世俗法施。作是俗法施已便教众生令离世俗，以沤和拘舍罗安立于道法贤圣果报。何等为贤圣道法、贤圣果报？贤圣法者，谓三十七品及三脱门，贤圣果者从须陀洹至罗汉、辟支佛。”

佛言：“菩萨贤圣道法者知须陀洹所有慧，知罗汉、辟支佛慧及三十七道品慧、佛所有十力慧、大慈大悲慧，及余道法俗法、有漏无漏及有为无为之法慧、萨云若慧，是为菩萨贤圣之法。何等为菩萨贤圣果报？诸习绪皆尽，是为贤圣果报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菩萨复逮萨云若？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须菩提，菩萨逮萨云若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如是者，世尊，菩萨摩诃萨、如来有何差特？”

佛报言：“有差别。”

“差别云何？”

“菩萨逮萨云若便名为如来。何以故？菩萨意亦不可得，如来意亦无有异，住于无限之冥为诸法作明，是名为菩萨，因俗之法施而续道法之施。”佛告须菩提，“是菩萨断于众生世俗之施，以沤和拘舍罗安住于萨云若。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何等为菩萨道法之施，凡人所不能及者？所谓三十七品及三脱门，八惟无、九次第禅，佛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慧，佛十八法、三十二大士之相、八十种好，诸陀邻尼门，是名为道法施，非是俗法。是为菩萨甚奇特未曾有之法，以爱意摄取众生，持六波罗蜜——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一心、智慧，以和颜悦色摄取众生。何以故？六波罗蜜皆摄持诸善法数。云何菩萨饶益于人摄取众生？常以六波罗蜜摄持众生，以四事饶益一切——一者、惠施，二者、仁爱，三者、利人，四者、等义。是为四事。菩萨以是四事救济众生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以般若波罗蜜教新学菩萨，当语之言：‘善男子，受是文字之数，当善于一字从一字至四十二字，一字者皆入诸字义，诸字义者皆入四十二字，四十二字义皆入一字以为一义，是故菩萨当善于四十二字。如来无所着等正觉，善于诸法，善于文字，已教化众生。如来说法不离文字，诸法亦不离文字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众生不可得，法亦不可得见，诸法空故。世尊，菩萨云何行六波罗蜜、四禅、四等及四空定？云何行三十七品，行十八空，行空、无相、无愿？云何行八惟无、九次第禅？云何行十力、四无所畏、佛十八法？云何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？云何行六神通为众生说法？亦不见众生，亦不得其处，乃至于识亦不可得，六波罗蜜亦不可得见，乃至八十种好亦不可得亦不可得处，亦无有众生亦无有处，亦无有八十种好亦无有处，云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为众生说法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将无菩萨以无端绪之事劝助众生令离四颠倒，住于四谛耶？行般若波罗蜜菩萨尚不可得见，何况行三十七品事？”

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十七

住二空品第七十八之余佛告须菩提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言，众生不可得，当知内外空及有无空，当知五阴空、性空、衰空，当知四谛、十二因缘空，当知吾我空及知见空，当知四禅空

、四等空、四空定亦空，当知三十七品空、三脱门空，当知八惟无空、九次第禅空，当知佛十八法空、十种力空、四无所畏空、四无碍慧空，当知二地空，当知菩萨空，当知佛刹土空，当知道空。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菩萨觉知诸法皆空，而为一切众生说法，既为说法不从是空有转还者，于诸法无所取、无所舍，亦无碍真谛，说法无有虚饰。譬如如来化作无央数人，或安立于六波罗蜜者，或安立于四禅、四等者。于须菩提意云何？是化人宁有所得不？”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不也，化无所得。”

“须菩提，当知菩萨教化众生亦复如是，随其所能而为说法，皆令众生离于颠倒，亦不缚亦不解。何以故？五阴无缚亦不解，若五阴有缚有解者则非五阴，用五阴常自净故，乃至有为无为法亦常自净。菩萨为众生说法，初不见众生，以诸法不可得故。菩萨住于无所住，五阴空故无有处所，乃至有为无为亦无所住。何以故？无有实故而无所住。无所有亦不住于无所有，有所有亦不住于有所有。何以故？是皆不可得故，不可得者无有住处。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皆明诸法分别诸空，菩萨作是行般若波罗蜜者，于诸如来无所着等正觉，于诸圣贤为无有过。何以故？诸佛世尊及诸圣贤皆逮觉是法教化众生，以得是法无转还者。何以故？法性、真际及如无转还者，亦无形貌可转还者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法性、真际及如不转还者，五阴及如、真际、法性为有异耶？有为无为及道有漏无漏复有异耶？”
佛言：“不也，须菩提，五阴及如、真际、法性、有为无为及道等无有异。”

复问：“世尊，假令五阴及如乃至有为无为等无有异者，云何有善恶之报及五道生死？云何有三乘之法耶？”

佛言：“以众生习于世谛故便有道之名号，于第一最要义者无有分数。何以故？是法常寂，无所分别亦无所说，五阴亦无生灭亦无着断，用本空末空故。”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习世谛便有道名者，一切凡夫皆为是道、是三乘耶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一切凡夫尽知集谛及道谛者，若知是者当知是道。若使凡夫不知者，亦无道处，亦无道报。”
复问：“云何凡夫当得道之果报？”
佛言：“诸贤圣者有道念故便有道报。”
复问：“世尊，以道念故便有道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，须菩提，不以念故便能逮道也。亦不无念，亦不离念，是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为众生故便处于道，道者亦无分部，亦无有为无为，亦无分别。”

复问：“世尊，若不分别有道处者，云何佛说三习绪断得须陀洹？淫怒痴薄得斯陀含？于下欲界灭五习得阿那含？于上无形界灭五习者得阿罗汉？眼所见形色皆如是尽法得辟支佛？一切诸习绪尽便得三耶三佛？如是云何当知是事？若道无分数者，云何随行各得其道？”
佛告须菩提：“须陀洹道乃至三耶三佛，为是有为耶？为是无为耶？”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非是有为法。”
佛言：“无为之法有分界不？”
须菩提言：“无有分界。”

佛言：“于意云何？善男子、善女人一时逮得有为无为之法，及得一相，是时宁见言，是有为、是无为不？”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不也。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为众生说法无有分界，以内外空及有无空故。菩萨于内自无所入，教一切人亦无所入，亦不入六波罗蜜，亦不入禅，亦不入等，亦不入于三十七品，亦不入萨云若，无所入者为无所生。譬如如来化作化人，化人布施亦不得报，欲度人故亦不住于六波罗蜜，亦不住于有漏无漏，亦不住道，亦不住俗，亦不住有为，不住于无为，适无所住。所以者何？超越诸法之相故也。”
超越法相品第七十九于是，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超越诸法法相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譬如化人无淫怒痴，亦无五阴行，亦无内外事，无有挂碍处，亦无道事亦无俗事，有漏无漏、有为无为亦无道事，亦无有果报。”
佛语须菩提：“是为超越诸法相。”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化者云何有道念？”
佛报言：“道念者，亦无断，亦无着，亦不于五趣现。”
佛言：“于须菩提意云何？如来所化颇有形、有来往、有着断耶？”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如来所化无有来往，亦无着断，亦不于五趣现。”
佛言：“须菩提，是为超越诸法之相。”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诸五阴皆如幻耶？”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若诸法如化，世尊，化者亦无有色，亦无有痛，亦无想，亦无行，亦无识，

亦无着，亦无断，亦不于五趣有脱，菩萨摩诃萨有何等奇特事？”

佛言：“于须菩提意云何？我本为菩萨时，颇见从五趣中得度脱众生者不？”

须菩提报言：“不见有所说。”

佛言：“于三界不见有众生，何况当有五趣、当有所度？何以故？菩萨观知诸法如幻如化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若菩萨观知诸法如幻如化者，用何等故行六波罗蜜、四禅、四等、四空定？为何等故行三十七品而净佛土教化众生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若众生自知诸法如幻如化者，菩萨终不于阿僧只劫谦苦行菩萨之道。须菩提，以众生不能自知如幻如化故，菩萨谦苦行六波罗蜜，净佛国土教化众生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假令诸法如梦、如幻、如化、如响、如热时之焰，于何许有众生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而拔济众生？”

佛言：“众生者，但共缚于名字数，着于无端绪，是故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于名字相拔济之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何等为名字相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名字者不真，假号为名，假号为五阴，假名为人、为男、为女，假名为五趣及有为无为法，假名为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、三耶三佛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诸吾我造作之法及道，但为名字数法故。凡诸愚人缚着于有为法，是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以沤和拘舍罗教授众生言：‘是名但从相起，但以相故生母人胞胎。所有者无端绪，所有者无所有，诸智者不入于，空。’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以是故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以沤和拘舍罗教授众生。”

佛言：“何等为相？须菩提，凡愚以二相着。何等为二？一者、形相，二者、无形相。何等为形相？诸有好形、恶形、微形，于是消耗之法，于中有所起相，是名为形相。何等为无形相？诸无形之法于中起相生垢，是名为无形相。菩萨学般若波罗蜜以沤和拘舍罗，于无形相出诸众生，建立于无相处令不二入。何等为二？是相、是无相是为二。须菩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于相中出诸众生建立于无相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假令诸法但有名相，菩萨云何行般若波罗蜜？于诸善法云何有差别？而复劝他人于善法使有差别耶，以善法具足诸处建立众生于三乘？”

佛告须菩提言：“假令菩萨念五阴名，计校五阴相，菩萨为不行般若波罗蜜。于善法无有差别，亦不能令他人有差别。须菩提，若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以无相行五波罗蜜，以无相具足四禅、具足四等、具足四空定，以无相具足三十七品，以无相具足内外空及有无空，以无相具足八惟无及九次第禅、具足佛十种力，以无相具足佛十八法，菩萨以自具足是善法，劝他人以无相具足诸善法。须菩提，若诸法有如毛厘之相者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终不逮空、无相、无愿之法，不能随众生所愿而建立之，不能令得空、无相、无愿漏尽之法。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以无相无念行般若波罗蜜，饶益一切如是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假令诸法空无相无念，世尊，云何为法作分数，言是有漏、是无漏、是能有所及、是不能有所及，言是声闻法、是辟支佛法、是菩萨法、是佛法？”

佛告须菩提言：“于意云何？无相与声闻、辟支佛法、菩萨法、佛法有异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言：“声闻、辟支佛法及菩萨、佛法皆不是无相耶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尔，世尊。”

佛言：“以是故当知诸法皆无相。”

佛言：“菩萨于诸法作无相学者，则能增益善本功德，则能增益六波罗蜜、四禅、四等、四空定、三十七品、佛十八法。何以故？菩萨者不学余，但学空、无相、无愿。所以者何？诸菩萨法皆来入三脱门故。三脱门自空，菩萨学空、无相、无愿，为学五阴，为学十二衰，为学十八性，为学四谛，为学十二缘起，为学内外空及有无空，为学六波罗蜜，为学三十七品，为学佛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慧、佛十八法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云何，世尊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？云何学五阴？”

佛报言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知色相，知色起灭，知色如。云何知色相？色无坚固，譬如聚沫。云何知色本末？色亦不来，亦不去，亦无还反。须菩提，是为知色本末。云何知色如？如亦不生亦不灭，亦不来亦不去，亦不断亦不着，亦不增亦不减，作如是知是为知如，亦不变异是故名为如，是故名为知色如。

“云何知痛生灭？云何知痛如？知痛如泡故。

“云何知想如？知想如热时之焰至竟无水，亦不去亦不来。痛如及想如等，知想亦如是。

“云何知行如？譬如芭蕉叶，叶分解中无有坚。云何知行起灭？行亦无有来往，知行如是，知如亦如是。

“云何观知眼性？眼所有空，眼色空，眼识空，乃至意识所有空。

“云何观知十二衰？知内外法如，知内外法所有空。

“云何观知苦谛？亦知苦，亦知谛，亦知有我无我，谛习尽空皆知谛。云何知四谛如？知如如四谛，是为知四谛如。

“云何观知十二缘起如？十二缘起无所生，是故知十二缘起如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菩萨学般若波罗蜜行般若波罗蜜，假令各各分别知是诸法如是，则为不分别法性、色身。”

佛报言：“若有异法离于法性者，是色身、法性则为有别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如来及如来弟子，不见有法离于法性与法性有别者，虽不见不处，法无有二离法性者。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当作是学法性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菩萨学法性者为无所学。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菩萨学法性者，为尽学一切诸法。何以故？一切诸法皆是法性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何以故诸法皆是法性？”

“诸有为法皆是法性，是故须菩提，菩萨学般若波罗蜜者，为学法性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假令诸法皆是法性，菩萨用何等故行六波罗蜜？何以故行四禅、四等、四空定？云何行三十七道品、三脱门、八惟无、九次第禅、十力、四无所畏？何以故学佛十八法，学六通、三十二相，学成就八十种好？何以故学生四姓家？何以故学生四天上，从第四天至三十三天？何以故从初发意至第十地？何以故学三乘净佛国土教化众生，学陀邻尼门，学辩才？何以故学菩萨道，学诸法如？知一切众事，法性中无有是若干分数。世尊，将无菩萨行颠倒事？所以者何？法性亦非五阴，法性亦不离五阴，法性则是五阴，五阴则是法性。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如是，如是，须菩提，如汝所言，法性则是五阴，五阴则是法性。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若见法有离法性者，终不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诸法之性则是道，是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知诸法则是法性，无名之法以名教授，从五阴至道皆以名号法数字说之。

“须菩提，譬如幻师持一镜现若干种像——若男、若女、若马、若象、若庐馆、若浴池，于中示现若干种座氍毹[登*毛]、綩綖帐幔、香华、伎乐种种食饮之具，以名伎乐娱乐众人；复现六波罗蜜，于中现四大姓，现有须弥山、有三十三天，于中现诸声闻、辟支佛，现诸新发意行六波罗蜜菩萨；复现十住一生补处菩萨，现诸菩萨游戏于五通，现有净佛国土教化众生，现有行三昧三摩提以自娱乐；复现有行佛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大慈大悲，现有佛身相具足者。中有愚痴之士称叹言：‘快哉！是人所作甚奇特，能食饮若干亿万人皆令欢喜，现若干种像世尊相好！’中或有知者便大笑言：‘是幻师所作乃尔，以空无所有法，以无端绪之法乐众人令使有端绪，相无形与作形相。’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不见有法离法性者，以沤和拘舍罗为众生说法，亦不见众生，亦不见其处；自行六波罗蜜，劝人习六波罗蜜，见有行者代其欢喜；自行十善劝人令行，见行十善者赞叹代其欢喜；自行五戒劝人令持，见有持者赞叹代其欢喜；自持八斋劝人令持，见有持者赞叹代其欢喜；自行四禅、四等、四空定，劝人令行，见有行者赞叹代其欢喜；自行三十七品、三脱门及四无所畏、佛十力、佛十八法，劝人令行，见有行者赞叹代其欢喜。”

佛告须菩提言：“法性前以后及中间无有增减，是故菩萨摩诃萨为众生故，谦苦行菩萨之行。若法性前后及中间有异者，菩萨终不以沤和拘舍罗，广宣法性教授众生。”

信本际品第八十尔时，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假令初无有众生及其处，菩萨为何等故念行般若波罗蜜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菩萨信真际故，念般若波罗蜜。真际及众生际有异者，菩萨终不念般若波罗蜜。以真际、众生际等无有异故，菩萨欲益众生故，念行般若波罗蜜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亦不分流分别真际而建立众生于真际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若建立众生于真际者，则为建立真际于真际。若建立真际于真际者俱无所有，云何持无所有建立于无所有？世尊，如是者，菩萨云何建立众生于真际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不可以真际建立于真际，不可以所有建立于所有，亦不可以无所有建立于无所有。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以沤和拘舍罗建立众生于真际，真际及众生际，一际无有二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等为菩萨沤和拘舍罗行般若波罗蜜，而建立众生于真际，而无所分现？”

佛告须菩提言：“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以沤和拘舍罗建立众生于檀，建立已为说檀本末空，为说所施及施者、受者皆空，受果报亦空，教言：‘善男子，莫作若干相——汝所施及受者谓有果耶！等一空耳，皆入真际。’教言：‘善男子，汝若不分别所施及受者及果报，是则甘露施，便逮甘露果。莫以是施受色！’教言：‘善男子，莫以施受痛，莫以施受想、行、识。何以故？汝所施及施者、受者皆空，受报亦空。以空施有所求，诸所施不可得见。何以故？所有者从本至竟常自空故。’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以沤和拘舍罗建立众生于尸，教言：‘善男子，舍是十恶行，是诸恶法无有实。当谛自思惟，是十恶本无所有。’菩萨摩诃萨以是具足于沤和拘舍罗教授众生，便以檀及尸教于众生，檀及尸果报皆自空无所有，亦不入中，便逮寂静，便生智慧，断诸蒙冥离诸苦恼，以世俗数般泥洹不以最第一义。何以故？从空中索般泥洹者无有，空终不般泥洹，泥洹者亦自至竟空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见众生乱意、志不定、斗诤、怨恚，便教令忍辱，教令习羼，教人言：‘汝所入陷溺皆是空无所有，当熟思念言：我空，弊暴为我为是谁？空弊暴意从何所来？空无有不空时，是空亦非如来、菩萨、罗汉、辟支佛所作，亦非诸三十三天、龙、阿须伦、鬼、神、甄陀罗、摩睺勒所作，空自然空。’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以空法建立众生令入空，虽有报应不离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虽劝进众生求道，但是俗数非是最第一义。何以故？空性亦非逮觉，亦无有逮觉者，亦无有甫当逮觉者，是为真际性空。菩萨为众生故于中行般若波罗蜜，亦不得众生，亦不见其处。何以故？众生寂如诸法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以沤和拘舍罗，见众生中有懈怠者，菩萨便劝助身意行精进：‘空无之法，于诸法无有懈怠，亦不见有懈怠，空无法终不从空退转，莫于善法生懈怠意，莫于身意退，于六波罗蜜及四禅、四等、四空定莫退，于三十七品法及三脱门至佛十八法莫生懈怠念，莫于诸法作挂碍，观空无挂碍之法无有懈怠者。’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以空性之法劝进众生令住空行，虽住空行不以二事。何以故？空性者，一无有二，不二之法无可入处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持空性之法教众生令精进，教告之言：‘善男子，当善精进于施、于戒、于忍、于进、于禅、于智，随意所能于三十七品乃至佛十八法。善男子，莫于是法起二念亦不离二念。何以故？是法性空，空性之法亦无有二亦不不二故。’须菩提，是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以沤和拘舍罗习菩萨之行，教授众生净佛国土，次建立众生于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，建立众生乃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以沤和拘舍罗佑利众生劝助之言：‘当念禅，一心莫生乱想，亦莫生三昧想。何以故？诸法性皆空，空无法中亦无乱者，亦无有一心者，当住是三昧。身口意所作事——若六波罗蜜、三十七品、八惟无、九次第禅、佛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慧、大慈大悲、佛十八法、八十种好，若声闻、辟支佛道、菩萨道、佛道，若声闻果、辟支佛果，若萨云若，若净佛土教化众生，若行空者——便得是诸善法事。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以沤和拘舍罗佑利众生如是，从初发意以来未常不为众生多少作佑利时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供养礼事诸佛世尊，从诸佛所受法教，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忘失，常得诸总持身口意行，常具足无所乏少。何以故？善于萨云若念故。以善萨云若者，便善于诸道声闻、辟支佛道及神通，菩萨诸所可应行道终不废舍，立于神通救护众生，周旋五趣生死不耗减于神通。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住于空性佑利众生如是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以沤和拘舍罗住于空性佑利众生，以般若波罗蜜劝教众生言：‘诸仁者，净于身口意受甘露教，有受甘露教者终不离空性法。何以故？空性之法，亦非是有法，亦非是无法。’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使众生作是入，作是学，未曾不精进时，自行十善劝人令行，自行五戒及八斋、四禅、四等、四空定劝人令行，自行三十七道品法、十力、十八法劝人令行，自行八十种好劝人令行，自学须陀洹道慧复教人令学须陀洹，自不于中有所欲，自于罗汉法中取慧，亦教他人学阿罗汉、辟支佛法，自于内无所欲，自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复教他人学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菩萨摩诃萨习菩萨之行，以沤和拘舍罗，初无有懈怠时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假令诸法性本空，众生亦不可得，亦无有正法，亦不见非法，云何菩萨逮得萨云若慧事？”

佛告须菩提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言，一切诸法性皆空，空法中亦无有众生，亦无有正法，亦无有非法。若诸法性不空者，菩萨不于空法中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为空性说法说五阴性空。是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说五阴性空，以十八性空，以十二缘起性空故，为众生说法，说四禅、四等、四空定，说三十七品性空，说三脱门，说八惟无、九次第禅空、四无碍慧、四无所畏，说十八空、佛十八法、大慈大悲、八十种好空；以是故为众生说法，说声闻、辟支佛道，说萨云若，说诸本习垢尽，以是空性说法若内空、外空及有无空。是性不空者，菩萨终不以空性说法若内空、外空及有无空。非是性空者为坏败空矣，空不可坏亦不可上尊。何以故？空亦无有处亦不无处，亦不来亦不往，是故法常住，无有增减，无有起灭，无着无断。菩萨住是法者，为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亦不见法有所逮，亦不不有所逮，亦不无所逮，是为法之常住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见诸法性皆空，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转还。何以故？不见诸法挂碍，当何从有狐疑？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性空无有众生，亦不见众生处，亦不见有吾我、寿命及知见事，亦不见五阴，乃至八十种好亦无所见。

“须菩提，譬如化佛化作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为说法至那述劫不断绝。须菩提，化人于三乘法，宁有所得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何以故？无形故。诸法亦无有形，何所众生为菩萨，入声闻、辟支佛者？但为着余堕颠倒者建立于顺。如是倒者为非颠倒，无有颠倒及诸念处，亦无众生，亦无吾我，亦无寿命，亦无知见之事，亦无五阴，亦无有道，是名为空性。菩萨于中行般若波罗蜜，度诸颠倒及有人相及众生相，度脱有色无色相，度脱有漏之法，以俗数度脱无漏之法，非最第一之义。何等无漏？三十七品是亦无所有，亦无所生，亦不以行，是谓空性——诸佛世尊之道。诸佛之道者，亦无众生，亦无我、人、寿命，亦无知见，亦无五阴，亦无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。是者真是如来之道，亦不以菩萨道故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但为空性故，从本至竟及其中间无不空者，常一空故。菩萨所以行空波罗蜜，以众生有众生相，欲建立于萨云若故。是故菩萨行道慧，以道慧事，便能入诸道，亦入三乘道。菩萨具足入诸道已，教化众生净佛国土，便住于有为中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不断佛业及诸空性。住空性者，是诸去来今佛之道业，生死之处及诸俗法不离于空性。诸菩萨皆当入于诸佛所习行空性，虽行空性于萨云若而不堕落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，甚奇！甚特！行于空事不分别空。何等为不分别空？不言色异、觉异、想异、行异、识异、空异，乃至于道亦不言异。空性则是道，道则是空性。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假令空性异、五阴异者，菩萨终不逮觉萨云若。空性与五阴等无有异，菩萨知诸法性皆空，是故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何以故？空性法，亦无坏者，亦不尊上。而世人迷惑言‘五阴是我所，我是五阴所’，便入五阴行吾我事，复入内外形便生五阴，便有生老病死、忧悲勤苦，堕五趣中不得度脱。是故菩萨习行空波罗蜜，不分别五阴，不观五阴空以不空，乃至于道亦不观空以不空。所以者何？不以五阴空而现五阴，亦不以道空而现道也。

“须菩提，譬如虚空不分别空，亦不分别内外空。如是，须菩提，亦不以五阴空故现五阴，亦不以道空故现道。何以故？空者无所有，亦不分别是空、是不空，乃至于道亦复如是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假令诸法不可分别、不可坏者，云何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世尊，于道有二者不能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须菩提，行二者无有道，道者无二亦非二也。菩萨学道不作二入，菩萨则是道，道则是菩萨，亦不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识，亦不行道。何以故？道亦不言‘汝当行五阴，汝当行道’，菩萨行道亦无所取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菩萨行道，亦不有所取，亦不有所放，为作何等行？于何所行道？”

佛言：“于汝意云何？如来所作化，于何所行有取有放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不也，无取无放。”

佛言：“罗汉于梦中为有所取、有所放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。”

须菩提言，“世尊，罗汉尚不眠，那得有梦？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须菩提，菩萨所行，亦无所取，亦无所放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菩萨意亦不于五阴、亦不于道有所取放者，菩萨为不行十住地所应行耶？不行六波罗蜜耶？不行三十七品、四禅、四等及四空定、八惟无、九次第，不行十力、四无所畏、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不行五通净佛国土教化众生，不逮萨云若，可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？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须菩提，若菩萨不具足行十地，不具足六波罗蜜，不具足四禅、四等及四空定、八惟无禅、九次第禅、三十七品，乃至八十种好不具足者，终不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不具足者不能逮萨云若。灭五阴空相，灭道空性，是性已灭住于灭性，不为法作损益，亦无所生，亦无所灭，亦无着断，亦不逮觉，须菩提，以世俗法教，菩萨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五阴及道以俗数故非最第一要义。菩萨从初发意以来，虽行道意亦不灭，众生亦不灭，道亦不灭，菩萨亦不灭。于须菩提意云何？汝等五阴除灭得无量三昧，得须陀洹乃至罗汉时，是时颇见意，颇见道果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不见也。”

佛言：“汝弟子等，云何有言有所逮得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但以世俗数耳。”

佛言：“亦复以世俗数故，言有五阴，言有菩萨，言有萨云若。菩萨不于道有所得法，有所损益者，以法性故不得。诸法性尚不得诸法性，何况当得十住地及六波罗蜜、三十七品及三脱门乃至佛十八法？当有所得者，是者不然。是故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行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得阿惟三佛佑利众生。”

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十八

无形品第八十一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于六波罗蜜、三十七品、佛十种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慧佛、十八法，行十八空，不具足菩萨道不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菩萨学般若波罗蜜以沤和拘舍罗行檀波罗蜜，亦不见所施物，亦不自见，亦不

见受者，亦不离是法，亦不见是法，作是行者便照明于菩萨道。以是故，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故，逮觉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菩萨行檀波罗蜜，亦不见所施物，亦不自见，亦不见受者，行五波罗蜜乃至佛十八法亦复如是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云何习般若波罗蜜？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以沤和拘舍罗，亦不习五阴亦不不习。何以故？五阴无形，无有可习，无不可习者。六波罗蜜亦不习亦不不习。何以故？六波罗蜜无有形故。乃至十八法亦不习亦不不习。何以故？十八法空无形故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世尊，诸法无所有，亦无形像不可得见，亦无习与不习，云何入般若波罗蜜中学？菩萨不学般若波罗蜜，亦不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佛言：“如汝所说，菩萨不学般若波罗蜜者，不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以沤和拘舍罗，不离沤和拘舍罗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诸法无所有，是故菩萨亦无所取；六波罗蜜亦无所有，五阴亦无所有，乃至十八法亦不可见当取何等，是故菩萨亦无所取。舍利弗，般若波罗蜜亦不可护持，乃至佛十八法亦不可护持，是般若波罗蜜则为不可护持。舍利弗，如是学者于学亦无所见，何况般若波罗蜜？何况菩萨？何况佛法、声闻辟支佛法？何况凡夫法？何以故？舍利弗，诸法无有形故。于无所有法中，何所是凡夫愚人法？何所是声闻、辟支佛法？何所是三耶三佛法？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三乘及凡夫法尚不可见，谁当说言？凡愚人法是三乘法，是无形之法，何因是凡愚人法、是三乘法？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凡愚人所入五阴，有形、有处、有实不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不也，世尊，是者则为颠倒。”

佛言：“凡愚人所入佛道，为有形、有处、有实不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不也，世尊，但颠倒耳。”

“是故，舍利弗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，见诸法无有形，便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世尊，何等为菩萨沤和拘舍罗见诸法无有形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亦不见诸法有形可作碍者，不见有碍当可厌者，亦不见有懈怠者。”

佛告舍利弗言：“以无有形，无有寿命，以所有皆无所有，诸法性相空，以众生蒙冥入于五阴、十二衰。菩萨见诸法所有皆无所有，行般若波罗蜜自立；如幻师为众生说法，有贪嫉者为说布施福，有恶行者为说持戒福，有恚怒者为说忍辱福，有懈怠者为说精进福，乱意者为说一心福，愚痴者为说智慧福，建立众生于六波罗蜜已，转为说贤圣上尊之法，使得三乘之道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为有菩萨耶——而言菩萨为空无众生说六波罗蜜事，令逮得三乘之道？”

佛告舍利弗言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于诸法无所得。何以故？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亦不见众生，亦不见其处，但以道数故，菩萨摩诃萨于二谛为众生说法。舍利弗，不以二谛故得众生及其处也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但以沤和拘舍罗为众生说法，众生现在尚不自见，何况有得道、已得方、当得者？是故，舍利弗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以沤和拘舍罗为众生说法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菩萨者是天上天下之大士，于法中亦不见一字，亦不见若干，亦不见差别；作是比要誓亦不于三界现，亦不于有为无为性现，而度三界众生，亦不见众生，亦无有众生相，众生亦不缚亦不解脱，亦不着亦不断，五趣各异亦无有合亦不见坏，亦不有净亦不有垢，何况当有所受五道之趣？”

佛告舍利弗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舍利弗，如汝所言，假令本有众生令无有者，菩萨及佛便当有咎；假令本无五道生死之趣令有者，亦是如来菩萨咎。有佛无佛生死法常住如，及尔亦常住如故，于中亦无众生、亦无吾我、亦无寿命、亦无知见之事，何况当有五趣？是法亦无端绪，何况有五趣生死而度脱众生？

“舍利弗，菩萨从过去佛所，闻诸法相空故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亦不言‘我于法中有所得’，假令有所得，众生所入颠倒处亦不能度脱。是故菩萨作大要誓，以要誓故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转还，会当成阿惟三佛，以法佑利众生令从颠倒得脱。

“譬如幻师化作数千亿万人，以若干百种味食，皆食若干化人令饱满，令饱满已大欢喜言：‘我今日所作福广大。’于舍利弗意云何？颇有得饱满者不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言：“舍利弗，菩萨亦如是，从初发意以来行六波罗蜜、四禅、四等、四空定，行三十七品法，行十八空、三脱门、八惟无、九次第禅，行佛十种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慧至佛十八法，具足菩萨道以净佛土教授众生，而不见法可得降化者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何等为菩萨摩诃萨道可教授众生净佛国土者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菩萨从初发意以来，行六波罗蜜乃至佛十八法，教授众生净佛国土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何等为菩萨行檀波罗蜜教授众生？”

佛报言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自布施教人布施，言：‘善男子，当习布施！可得大富，可得离生死苦。莫着所施，莫着施者及其受者，是三法性空，空法亦不受亦不不受，无受性，空。’”

佛言：“是为菩萨行檀波罗蜜施与众生，亦不见所施物，亦不自见，亦不见受者。檀波罗蜜者是无所倚度也，持是三无所见法建立众生于三乘，是为菩萨摩诃萨行檀波罗蜜。教授众生自行布施，劝助人令布施，见人布施赞叹代其欢喜，菩萨作如是施者，得生四大姓家，得为遮迦越罗，便以四事摄取众生——一者、惠施，二者、仁爱，三者、利人，四者、同义。是为四事。以是四恩布施，建立众生于尸波罗蜜及禅波罗蜜，建立四禅、四等、四空定，建立三十七品、三脱门，劝助令求三乘道，教人言：‘善男子，当逮觉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！众生所系颠倒法中无所有。当自脱于颠倒，转复教人离于此缚。当自受佑利，亦当佑利余众生。’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菩萨当作是行檀波罗蜜，作是行者从初发意已来不堕恶趣，所在常得遮迦越罗福。何以故？随其所施而受果报。有从圣王所求索者，圣王念言：‘我所以求作转轮王者，但为众生故。’语求者言：‘我所有者，尽汝所有。’所有福佑皆施众生，常持大悲饶益众生，亦不见众生，但以俗数有众生名，名号之事譬如响也。须菩提，菩萨行檀波罗蜜，肌肉尚不爱惜，何况外物？但欲度脱众生生死。何等外事？六波罗蜜是，乃至十八法，奉行是已度脱众生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住于檀波罗蜜布施众生劝令持戒。‘汝持戒者，我使汝无所乏，随汝所欲当给足之。人但以财故专行犯戒，汝持戒者，我断汝贪。’以戒因缘，三乘之法度令脱苦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住于檀波罗蜜，若见众生瞋恚争者，菩萨问言：‘善男子，汝何为争？汝等若欲有所得者，金银宝物从我取之，莫得共争。’菩萨于檀建立众生行羼波罗蜜，语众生言：‘汝等共争，空无有实，皆无有本。莫得争空而相贼害以成怨结，莫以空无之事堕三恶业。起怨恚者尚不得复人身，况值佛世？人身难得，佛世难值，莫舍佛世而堕无极之罪！’菩萨行忍劝人令忍，见行忍者赞叹欢喜，建立众生行羼波罗蜜，以三乘之法而度脱之。须菩提，菩萨住施劝立众生行羼波罗蜜如是。

“何谓菩萨住檀波罗蜜劝令众生行惟逮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见众生懈怠，菩萨问言：‘汝何以懈怠？’众生报言：‘以无所因故懈怠。’菩萨住檀波罗蜜语众生言：‘善男子，有所乏短我当给汝。汝当精进，我以布施、持戒、忍辱与汝作因缘。’众生闻是便以身口意行精进，便具足诸善法，便得贤圣无漏之意，随其善法以三乘法令得解脱。须菩提，是为菩萨住于施与，劝助众生行惟逮波罗蜜如是。

“何谓菩萨住于檀波罗蜜建立众生行禅波罗蜜？菩萨语众生言：‘汝等何以不学禅法？’众生言：‘我等无因不能学禅。’菩萨报言：‘我当与汝共作因缘令汝念断。’菩萨便与众生作无念因缘令其念断，便得四禅、四等念、三十七品，以三乘法而度脱之，至阿耨多罗三耶三佛不耗于道事。须菩提，是为菩萨住于施与劝立众生行禅波罗蜜如是。

“何谓菩萨住檀波罗蜜劝令众生行般若波罗蜜？菩萨语众生言：‘何以不念般若波罗蜜？’众生报言：‘无所因由。’菩萨复言：‘我为汝等作御，汝等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行禅，令汝等具足是事。’菩萨念言：‘颇复有法可得人者不？众生、吾我及寿命者及诸三界为可得入不？六波罗蜜、三十七品为可得入不？须陀洹至罗汉、辟支佛及佛为可得入不？’菩萨于般若波罗蜜中住，不见诸法有可得者、有可入者、可得处者，得无所入已不见法有生有灭、有着有断，虽无所见亦不分别，亦不言是天、是人、是三恶趣，亦不言是戒无戒，亦不言是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是阿罗汉、辟支佛，亦不言是如来无所着等正觉。须菩提，是为菩萨住于施与劝立众生令行般若波罗蜜。

“何谓菩萨住于六波罗蜜劝立众生令行三十七品？菩萨以方便摄取众生，令行四意止、四意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意、贤圣八品道，有受是者便脱于生死。须菩提，以是贤圣之法摄取众生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劝恤众生言：‘诸贤者，我长夜布施今受其福，我所有者皆是诸贤所有，欲得金银、七宝、衣被、财谷，有所欲者我当相给足，是所有可得长夜安隐。汝等当住六波罗蜜，并劝余人令住六度。汝等当建立众生令行三十七品、佛十种力及十八法，当复转教一切众生三乘之道无漏之法。’须菩提，是为菩萨住般若波罗蜜，当作是教化众生令度三恶趣及生死难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住于尸波罗蜜教化众生言：‘汝等住于犯戒之地，当为汝作净戒因缘。’便行布施随其方便而诱进之，劝令众生普行十善，持是十善住于无瑕，不犯贤圣之戒，渐以三乘而得尽苦。尸波罗蜜为首如檀波罗蜜说，余四波罗蜜亦如是。

建立品第八十二尔时，须菩提意念言：“菩萨摩诃萨住于何道能作无畏坚誓？”

佛尔时知须菩提所念，便告言：“六波罗蜜是菩萨摩诃萨道，三十七品及十八空、八惟无、九次第禅、十力、佛十八法，须菩提，是诸法是菩萨道。于意云何？颇有法菩萨所不学者不？若不尽学诸法者不成萨云若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诸法皆空，云何菩萨当尽学诸法？亦无所有，云何作念言是道、是俗、是漏无漏、是有为、是无为、是凡愚人法、是声闻辟支佛法？云何是佛法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如是，如是，诸法实空。假令诸法不空，菩萨终不逮觉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以诸法空故菩萨逮觉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云何作是问：假令诸法空者，菩萨云何作念是道法、是俗法？于须菩提意云何？若众生知一切诸法皆空，菩萨不逮觉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；以众生不知一切诸法皆空故，菩萨逮觉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菩萨为诸法作处为众生说法。

“须菩提，菩萨行菩萨之道当作是观言：‘诸法不可但尔空得，皆当游行观诸法之所有亦不有所入，亦不入六波罗蜜，亦不入三十七品，亦不入三乘法。何以故？诸法所有各自空故。空亦不入空，空尚不可得，何况入空者？’是故菩萨于诸法无所入，住于学法以观众生作无端绪事。菩萨念言：‘众生虽作无端绪事易度耳！’以沤和拘舍罗住于般若波罗蜜而度脱之，语众生言：‘行布施者可得饶财，亦莫于财贡高，财无坚固。’建立众生于戒、忍、精进、一心、智慧皆悉如是，虽住三乘者亦莫贡高，亦无坚固。菩萨作是劝助已，虽行菩萨道亦无所入。何以故？诸法无所有故。诸法无有可入处，菩萨之道无有住处，行六波罗蜜亦无所住，行四禅亦无有所住。何以故？禅者各自空，行禅者亦空，禅事亦空。四等、四空定、八惟无、九次第禅亦无所住，得声闻法亦不于中住。”

“何以故不住？”

答言：“以二事不住。”

“何等二事？”

答言：“道无有住处，亦无能住于道者，亦不欢喜言‘我当得须陀洹’，不于中住，‘我当得阿罗汉、辟支佛’亦不于中住。‘我当逮觉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何以故？我从发意以来初不向余道，志常在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’何以故？菩萨发意已来至于十住亦不在余道，但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须菩提，菩萨身口意但志于道，菩萨住于道不生因缘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诸法适无所生，云何菩萨得生道意？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诸法无所生。诸有无所作者，便于诸法无所生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有佛无佛法性常住耶？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有佛无佛法性常住。以众生不知法性常住，是故菩萨生道因缘欲度脱之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以生道意故得道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“不生道意得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“亦从不生不灭得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“若不尔者，以何因缘得道？”

言：“道亦不从度，亦不从不度。须菩提，道则是度，度则是道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若道则是度、度则是道者，菩萨为已逮道，为已得度，云何言是如来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、十种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慧、四等、四空定、佛十八法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于意云何？佛为逮道耶？”

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佛则是道，道则是佛，须菩提，云何作是言‘菩萨为逮道’？菩萨具足六波罗蜜，具足三十七品，以具足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慧、四禅、四等，具足十八法，于金刚三昧一相之智逮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以是次第故名为如来，于诸法得自在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菩萨云何能净佛土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从初发意已来常净身口意，并化余人净身口意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何等为菩萨身行恶、口言恶、意念恶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身口意犯十恶、嫉妒、犯戒、瞋恚、乱意、懈怠、恶智。须菩提，是为菩萨意念恶。戒不净是亦为恶，离三十七品、离三脱门是亦为恶，近须陀洹道至辟支佛是亦为恶，是为菩萨之恶行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有五阴、十二衰相是亦为恶，有男子女人之相，有三界相，有善恶相，有有为无为之相，是为菩萨身口意恶。是故菩萨舍众恶已，自行六波罗蜜，亦劝进人使行六度，持是功德与众生共求佛国净，自持三千大千国土其中七宝施与三尊，作誓愿言：‘令我国土其中所有尽是七宝。’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以持伎乐乐佛世尊及精舍讲堂，复誓愿言：‘令我佛国常闻天乐。’

“须菩提，菩萨以三千大千刹土所有众香施于三尊，复誓愿言：‘使我佛土常有天香。’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持百味之食供养如来及弟子众，复誓愿言：‘我作佛时，诸弟子众饮食自然百味之饭。’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以涂身之香施佛及众，复誓愿言：‘我作佛时，使我国人身体细滑香洁

皆如天身。’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诸世所有五乐善愿施佛及众，复誓愿言：‘我作佛时，令我国土一切众生，随意所愿五乐善愿皆令得之。’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复誓愿言：‘自行四禅、四等及四空净，劝助众生令行四禅、四等及四空净；自行三十七品，复劝众生普令行之。’复誓愿言：‘我作佛时，我国众生皆悉不离四禅及四空定、三十七品。’

“须菩提，是为菩萨能净佛土。菩萨行道满足诸愿，诸愿不具终不止行，自具足诸善法亦复满足众生善愿。作是劝教行者身得百福功德之相，诸受教者亦复如是。

“是故菩萨净佛国土。何等为净？亦无三趣处，无有邪见，无淫怒痴，无有二地之名，无有无常，无我苦空，无有家业亦无吾我，无有伺便处，无有果报处。但闻空、无相、无愿之声，所闻内外音声譬如风过所出音声，如诸法之相，有佛无佛诸法常空，空者无相，无有相者，亦无有愿，所出音声其教如是，昼夜卧觉若坐若行常闻是音声。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时其刹如是：十方诸佛称叹其佛功德名字，一切众生闻佛名者必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尔时如来普说法时，其有闻者无有狐疑是法非法。所以者何？诸法之法无有非法皆是正法。诸无德者，亦于佛及弟子众不种善本，又亦不与真知识会，便作吾我见，有吾我已便入于六十二见，入诸见已便住边际，住边际已便着有常，着有常已便着既尽，于不平等有等觉想，于平等觉更无觉想，法言非法，非法言法，便诽谤法，诽谤法已便坏人身，坠其恶趣堕泥犁中。菩萨诸佛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已乃度脱之，得度脱已，甫当建立三乘法不复堕恶趣。

“须菩提，是则为菩萨摩诃萨净佛土，净佛土已，一切众生亦无是法，亦无非法、有漏无漏、有为无为，必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毕竟品第八十三于是，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，为毕竟耶？为不毕竟？”

佛报言：“菩萨摩诃萨为毕竟，不为不毕竟。”

“世尊，为毕竟何乘？”

报言：“不毕竟于二乘，毕竟于佛乘。”

“世尊，毕竟佛乘者，是初发意菩萨耶？是十住菩萨耶？”

佛报言：“初发意菩萨亦毕竟，阿惟越致亦毕竟，十住菩萨亦毕竟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毕竟菩萨趣恶趣不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于须菩提意云何？四双八辈至辟支佛为生恶趣不？”

对曰：“不也。”

佛言：“菩萨初发意行六波罗蜜诸恶则灭，若生恶趣是事不然；亦不生长寿天，亦不生边地无佛法处，不生邪见家，若生彼处是亦不然，终不生无道见家。须菩提，新学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者，终不复犯十恶之事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若有菩萨能于一法便为具足不随恶者，云何世尊自说宿命所可经历——或堕鹿中，堕猕猴中、马中、象中，亦遭勤苦？是事云何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菩萨不作恶行自生恶趣，随众生方便而受其身，欲佑利众生故。”

佛问须菩提：“声闻、辟支佛颇有是沤和拘舍罗——入畜生中度脱众生，还为所害其意不起，以大慈大悲续度如故——汝诸声闻颇有是不？以是故，当知菩萨具足大慈，以沤和拘舍罗入畜生中，救护众生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菩萨住何等善本功德法，能得是辈随意形像？”

佛报言：“于诸功德法皆当具足成就，尔乃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从初发意至坐道场无有善法不具足者成阿惟三佛。菩萨发意当学具足诸善功德，作是学已当逮萨云若尽诸习绪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菩萨具足善法尽得贤圣无漏之法，而生恶趣至畜生道耶？”

佛问须菩提：“如来者，为是贤圣无漏法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是也。”

佛言：“如来为自化作畜生像而作佛事耶？”

“尔，世尊，如来者化作畜生像而作佛事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来为是畜生受畜生苦耶？”

言：“不也，世尊不受诸苦。”

佛言：“菩萨以受贤圣无漏之法，善权变形教化众生。如阿罗汉能变化作罗汉事，令众生欢喜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能尔。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菩萨已受具足贤圣无漏之法，随众生意而受其形，为众生作福田亦不受形苦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譬如幻师或现象马若干变化。于意云何？是象、是马不？”

言：“不也，世尊，非象马也。”

“菩萨如是以沤和拘舍罗佑利众生，随类而入而教化之，以是故，不复受众苦之恼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菩萨摩诃萨者善于大方便。所以者何？谓菩萨具足贤圣无漏之慧，所

在所在随其习俗形貌之法，安立众生而为作本。世尊，菩萨住何善法，乃能作是善权方便不与同趣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住于般若波罗蜜者，能作是沤和拘舍罗，持是方便为十方恒沙众生作本而不与同归。何以故？亦不见法有能近者，亦无有法而污染者。何以故？诸法所有皆空故。是故空不污染空，空亦不污人，人亦不污空。何以故？空空不可得，是故无所得空，菩萨住于无所得空成阿惟三佛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菩萨但住般若波罗蜜不复住余法耶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诸法颇有不入般若波罗蜜者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世尊自说般若波罗蜜空无所有，云何诸法入般若波罗蜜中？世尊，空亦无所入亦不不入。”

佛报言：“云何诸法不入？诸法空耶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实空。”

“若诸法空者，诸法亦不入空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云何住于空具足神通之慧，以神通慧过东方恒沙刹土见诸如来，植众善本听受法教？”

佛报言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见恒边沙诸佛皆空，但以名号示现其处，诸假名号之处皆空。若诸刹土、诸佛不空者空为有偏，以空不偏故诸法皆空。是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以沤和拘舍罗具足神通，便得天眼、天耳、神足、知他人意、自知所从来生死之事。菩萨不得神通者不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是故般若波罗蜜是菩萨摩诃萨之道，当作是求道，以道天眼自见诸善之法，并见余人住于善法，亦不入善法。何以故？诸法皆空，空无所入亦无有入空者，亦无乐空者，空亦无所乐。是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以得天眼见诸法空。若无是法，亦不能作佛事为众生说法，亦不得众生之处；以应无所得便得神通，所应作者便能作之。

“菩萨天眼见诸十方，飞到诸刹佑利众生，或以六度，或以三十七品，或以诸禅、惟无，或以空定，或以声闻、辟支佛法，或以菩萨法，或以三耶三佛法，为贪嫉者说施之德，说贫苦之法，‘贫者，世间之苦，尚不能自饶益身，何能益余？是故贤者当念惠施，既自安隐复安余人，莫以贫故转相食啖，而不能得离三恶趣’；为犯恶者说戒法，言：‘为恶者苦身自陷恶，何能安余？犯恶之报不离三苦。汝等自堕三恶趣中，那能拔余？是故仁者不当恣意，莫随恶趣后自烧身’；若见众生有瞋恚意相贼害者，为说法言：‘汝等莫争，莫随恚意入三恶趣’；为懈怠者说精进法；为乱意者说禅定事；为恶智者说智慧法；淫者为说欲之不净；有邪见者指示正道令住三乘，为说法言：‘诸仁者所入者皆无所有，空无之法亦不可入，空无所入’。

“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住于神通，为众生作善本，菩萨不住神通不能为众生说法。譬如众鸟无有翅者不能高翔，菩萨如是，不住神通者亦不能为众生说法。是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学神通，已得神通便能佑利一切众生：以天眼见恒沙国土，尽见众生悉知其意，随高下应而为说法，或说六波罗蜜，或说泥洹法；菩萨天耳闻一一音声，又闻东方恒边沙佛所说教法，广为众生说如所闻，随意为说，或说六度，或说泥洹；以清净意知众生念，自知本末所从来生及他人事，以是通慧忆识，过去诸佛如来弟子名号皆悉识知，又知众生宿命所行而为说法，或说六度，或说泥洹；复能飞到恒边沙刹土，往见诸佛植诸善本，复还本土净漏尽之慧，复以是慧为众生说法，或说六度，或说泥洹。

“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当知神通如是，得净神通已随意所欲能变其形，三界苦乐不能污染，譬如佛所化人在所能办无有苦乐。

“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游戏神通净佛刹土教化众生。不具神通，不能教化净佛国土。菩萨不净佛国教化众生者，终不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菩萨肢节不具足者，便无有道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等为菩萨肢节具足而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”

佛报言：“诸所善法是菩萨肢节。”

“何等善法是菩萨肢节？”

报言：“从发意已来行檀波罗蜜中诸善法，不晓施为，不能分别于中生念‘是者可与，是不可与’，分别及念皆空无有，持是具足波罗蜜，自度彼岸复度他人，度脱众生于生死，是为菩萨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善法肢节。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菩萨从是得度，亦复持是度脱众生，六波罗蜜亦复如是。四禅、四等及四空定、三十七品、十八诸空、八惟无、九次第禅、陀邻尼门、四无碍慧、佛十八法——是诸善法者，菩萨道之径路，具足是已便逮萨云若，逮萨云然已便转法轮。”

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十九

分别四谛品第八十四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假令是法是菩萨法者，佛法复云何？”

佛报言：“以是法具足者，便逮萨云若慧尽诸习绪，菩萨摩诃萨便尽逮觉是菩萨法。佛法者，以一相慧应一切慧而得正觉，是者佛法与菩萨法而有差特。须菩提，譬如向道、已得道者，是二辈者皆是贤圣，菩萨住于两际中间，佛以过去如来无所着等正觉，以是差别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假令如佛所言者，空无之法为有差别、有若干品耶——而言是者泥犁、辟

荔、畜生，是者人道，是者天道，是者八数，是者辟支佛，是者菩萨，是者为佛？如是诸道无所有，行亦无所有，如行无所有者罪福之报亦无所有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须菩提，如汝所言，空无之法亦无有行亦无有得。须菩提，不知空无之法者，或作善恶之行有漏无漏，由行所致便有三恶趣，作善行者便有天道、人道，于三界中无断绝时。菩萨行六波罗蜜乃至佛十八法，行菩萨法亦无有瑕，是为具足菩萨肢节，金刚三昧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为众生作厚，其厚者终不腐败而生五道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成阿惟三佛时，为见五道生死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须菩提复问：“如来为不见善恶法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“世尊，为不见善法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“世尊，亦不见善亦不见恶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若不以是四句，云何处有天道人道、是三恶道？云何处有声闻、辟支佛道处，有菩萨处，有佛道？”

佛问须菩提：“众生为知诸法相空不？若众生知诸法相空者，菩萨终不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，亦不能度众生令离恶趣。以众生不知诸法相空故，不能得离五道，菩萨于诸佛所闻诸法相空，是故便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凡夫所入之法如来无复有众生，不解空法所作各自得之，无有众生有众生相，无有五阴有五阴相，于无为作有为相，自无所有作颠倒想，以身口意所作颠倒，便堕五趣不能得脱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持诸善法皆内于般若波罗蜜行菩萨行以成阿惟三佛，持四谛法广演分别，令众生习之诸善之法、三十七品、四谛便有三尊。其有众生因三尊者，无不得脱离诸勤苦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众生得度，为用四谛、用四谛慧耶？”

佛报言：“亦不以四谛得度，亦不以四谛慧得度。我说于四谛得等觉者，乃为度脱耳。”

复问：“世尊，何等为四谛之等？”

报言：“亦无苦亦无苦慧，亦无习亦无习慧，亦无尽亦无尽慧，亦无道亦无道慧，以四谛如及尔亦不变异法性之法，真际、法事有佛无佛常住如故，是法不忘不失于诸法不耗减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行四谛，逮四谛慧，亦当作是觉。”

复问：“世尊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云何行四谛而觉四谛，以觉随行亦不堕二地而上菩萨位？”

佛报言：“诸法之要不可得见，正使得见亦无所有，既无所有见诸法皆空，在四谛者、不在四谛者皆空无所有。作是见者便上菩萨位于种性住，住种性已不与上争不堕二地，以住种性便起四禅、四等及四空定，住灭尽定览知诸法知四谛慧，不生苦集尽道因缘，但起道意想观见诸法如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云何观见诸法如应？”

佛报言：“空。”

“云何为空？”

报言：“如自观身相空，作是比观者为见诸法空，不见有法逮觉道者。道者无所有，亦非佛所作，亦非罗汉、辟支佛所作，亦非行菩萨者所作。一切众生不审是事，是故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以沤和拘舍罗为众生说法。”

有无品第八十五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假令诸法所有无所有，非佛所作，亦非罗汉、辟支佛及菩萨所作，云何有诸道分数、善恶之差别，有三恶趣及于人道，从四天王上至长寿天高下之殊异？云何复言作是得是，行恶者入三恶趣，行善者得生人道或生天上？云何行道得须陀洹至得阿罗汉、辟支佛，作是行得菩萨法，作是得三耶三菩？世尊，无所有法者，亦无作，亦无行，亦无声闻、辟支佛行，无有菩萨行，亦无有三耶三佛行，亦无逮萨云若而度脱众生者，是事云何？”

佛报须菩提：“如是，如是，无所有者亦无作亦无行得。凡夫愚闇不能得知贤圣之法，又亦不知所有无所有之法，为四颠倒之见侵欺，作若干行得若干报，便有五趣生死。无所有法亦无有行亦不受。于须菩提意云何？须陀洹乃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为有所有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从须陀洹乃至于道，皆无所有。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无所有能逮无所有法不？”

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是故，须菩提，无所有及道一切诸法，亦不合亦不散，无有形不可见，亦无对一相，一相者是无相。是故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，见于众生入于颠倒，入于五阴无常有常想、苦谓有乐想、无我有我想、不净有净想，入于有为，菩萨以沤和拘舍罗令众生离于有中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众生所入不离五趣，有何因缘碍？颇有实要不？”

佛报须菩提：“无有，无有余行如毛发者，但以众生着四颠倒故有五趣耳。须菩提，谛听！谛

听！以是事故，我今说之使汝得解。于意云何？梦中所见五乐自娱，有作者不？”
对曰：“世尊，梦尚无所有，况有五乐？”
佛言：“于汝意云何？诸法有为无为、有漏无漏，颇有法不如梦者不？”
答曰：“世尊，一切诸法皆如梦耳，无有诸法不如梦者。”
佛言：“于意云何？梦中所见人颇有五趣不？”
“无也，世尊。”
“须菩提，梦中人颇有道念、有着断事不？”
对曰：“无有。何以故？世尊，无形之法无所造处，着断之法亦无有处。”
“云何，须菩提，镜有见像，颇为有行，颇有五趣生死报不？”

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所以者何？镜中像者无所有也，凡夫为惑自呼所有，镜中像者亦无五趣，无作无行。”
“须菩提，镜中像为有道念、有着断不？”
对曰：“无有。所以者何？无形之法无所造作，亦无着断，亦无有处。”
佛言：“于须菩提意云何？响从山谷出，是响颇有行作生五趣者不？”
对曰：“不也。何以故？无形之法无行无作，无生五趣者。”
“于须菩提意云何？响颇有道念、有着断不？”
对曰：“无有。所以者何？无所有之法无所造作，亦无着断，亦无有处。”

“于须菩提意云何？譬如热时之焰，无有河水有河水想，无有城郭有城郭想，无有园观有园观想。于意云何？是焰宁有所作有五趣不？”
对曰：“焰无所有，但惑愚夫之眼但有像耳。”
“须菩提，是焰颇有道念、有着断不？”
对曰：“无有，无形之法无所造作，无有着断，亦无处所。”
“须菩提，譬如幻师化作象马，或作人众若干种现，是化人颇为有行、有五趣不？”
对曰：“无有。何以故？幻无形故。”
“须菩提，幻人所化颇有道念、有着断不？”
对曰：“无有。无形之法无所造立，亦无着断，亦无处所。”
“须菩提，如来所化宁有行作有五趣不？”
对曰：“无有。何以故？化无所有故。”
“须菩提，化有道念、有着断不？”
对曰：“不也，无形之法无有道念，亦无着断，亦无处所。”
“于须菩提意云何？是诸法颇有着断不？”
对曰：“不也，无有着断。”

佛言：“假令无着断者，是为无有着断。何以故？众生但住于吾我便有着断。审见谛者不着不断，众生所见不审谛故便有着断。”
诸法等品第八十六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其审谛者不着不断，不审谛者亦不着不断，所有无所有无着无断，审谛不审谛俱不着不断，是事云何？”
佛报须菩提言：“以诸法等故我言断。”
“世尊，是何谓？”

佛报言：“有佛无佛，如及尔法性、真际、法事，初不变异常住如故，是名为断。但以俗为名号有言有教，俗之音声虽有言教皆无所有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假令诸法如梦、如响、如镜中像、如野马、如幻、如化者，菩萨云何于空无之法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，言‘我当具足六波罗蜜，具足神通，具足慧度、四禅、四等及四空定、三十七品及三脱门，具足八惟无、九次第禅’，言‘当具足十力、佛十八法’，言‘当具足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’，言‘当具足陀邻尼门’？云何言‘我当作光明普照窈冥之处’？云何知众生意而为说法耶？”
佛言：“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汝所问，为如幻如化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假令诸法如梦如幻，菩萨云何行般若波罗蜜？世尊，梦以幻化非真实者，不真实法不能行六波罗蜜，乃至十八法亦不能行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言，梦化不行六波罗蜜不能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是法皆为是有为想法，有为想之法亦不可得萨云若。是法亦复是道，亦复是泥洹，以是法无所生、无有相。以是故，菩萨初发意以来习诸善法——六波罗蜜乃至十八法，知是法以如梦如化，不具足六波罗蜜、十八法者亦不能教化众生。菩萨习诸善法，观诸法如梦如化。菩萨观般若波罗蜜，观萨云若，观众生亦复如梦如化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于中受形，及幻化法不于中受形，言当逮萨云若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无所取，于十八法亦无所取。菩萨知诸法无所取故，逮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何以故？诸法无形故。无所取不可持，无所取法而有所得亦不见是法。是故菩萨为众生故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从发意以来行六波罗蜜，但为一切不自为身。菩萨起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者，但为众生故。以众生无所有，以众生有众生想、不见有见想、不知有知想，是故菩萨于颠倒中拔出众生，于甘露地断诸习想。

“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沤和拘舍罗，于诸法无所入，建立众生于无所入，但以俗数非第一义。”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如来所逮觉法，为以世俗数，为以第一义？”

佛报言：“如来者以俗数得逮觉，亦无有法有所得者。所以者何？若言‘我得道者’是为大耻，若有二者亦无逮亦无觉。”
复问：“世尊，假令有二不逮觉者，为从一得逮觉耶？”

佛报言：“亦不从二，亦不从一，逮觉者亦不一亦不二，不一不二则是逮觉。所以者何？逮觉者为戏则为贡高，等觉者无戏亦无贡高。”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诸法所有皆无所有，云何是等正觉？”

佛报言：“亦不有有，亦不无无，亦无言说，是则等觉。等觉法者亦无言说，亦无有法说等觉者。等觉者以过于诸法，凡夫愚人去等觉远。”
复问：“世尊，如来为离觉法远耶？”
佛报言：“等正觉者非众圣贤声闻、辟支佛、菩萨及佛之处。”
复问：“世尊，如来于诸法中得自在耶？”

佛报言：“凡夫之等及声闻、辟支佛及如来皆共一等觉。一等觉者亦无有二，亦无凡夫，亦无三耶三佛，乃至如来亦无若干。”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假令于等觉中无有分数者，凡夫、声闻、辟支佛无有差别？”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凡夫乃至三耶三佛无有差别。”
“假令凡夫乃至三耶三佛无有差别者，何以故有三尊？”
佛言：“于须菩提意云何？佛宝、法宝、比丘僧宝等觉异耶？”

对曰：“如我从世尊所闻，三宝及等觉无有异，三宝及等觉亦不合亦不散，无有形亦不可见，一相无相，为无相法。作数作处者，则为有近有处。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如来无所着等正觉，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时，为诸法作处，便知有三恶趣，知有人道，知有三十三天，便知三十七品乃至内外空及所有无所有空，知有十八法。是故，须菩提，是为如来大士之所差特，不动于等觉法为诸法立处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如世尊于等觉不动耶？凡夫、声闻、辟支佛于等正觉亦复不动？佛法、凡夫法、声闻、辟支佛法及如来法为一法耶？及无形法、色法、痛想法、行法、识法异耶？眼法、耳法、鼻法、舌法、身法、意法有异耶？地、水、火、风、识、空法有异耶？淫怒痴法有异耶？六十二见有异耶？四禅、四等及四空定法有异耶？三十七品法、三脱门法、内外空及所有无所有空法，八惟无、九次第禅、四无畏、四无碍慧、十力、佛十八法、有为无为法，是诸法皆有名，云何处不可得？若菩萨不住是处，不分别诸法，菩萨终不能行般若波罗蜜。行般若波罗蜜菩萨游诸十处，尔乃上菩萨位便过二地，已过二地具足神通，于诸神通具足五波罗蜜，游诸佛刹供事诸佛植众善本，持是功德教化众生净佛国土。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汝所问如来及凡夫法及二地法，云何作是问？于汝意云何？五阴空法及如来法为有异耶？”
须菩提言：“等空。”
佛言：“于空可见无相法不？五阴相及佛相为可见不？”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不可见也。”
“是故，须菩提，诸法之法亦无有，凡夫亦不离凡夫，亦非如来法，亦不离如来法。”
复问：“世尊，是法为是有为法，为是无为法？”

佛言：“亦不离无为而得有为法，亦不离有为法而得无为法。须菩提，有为法、无为法一法无二，亦不合亦不散，无有形不可见一相，一相者无相。以俗数故有所作耳，非最第一义；最第一义非身口意所作，亦不离身口意得第一义以诸法之等。是故第一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亦不得最第一义而行菩萨事。”
诸法妙化品第八十七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假令诸法等空，于诸法无所作，云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不得最第一义而行菩萨事，为众生作四恩耶？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如汝所言，空者亦无有作亦无不作。若众生知，空者无有如来及佛境界，不动于空，度诸吾我有四大相，度诸五阴有知见相，度诸十二衰相，度诸有为相，建立不有为界，是不有为之性空。”
“云何为空？”

佛报言：“于诸相空。幻师所化作人空，不幻化及空不合不散以空空，空空及化人无能别者。何以故？俱空故。须菩提，五阴无不空者，以空故作是说言五阴空。”

复问：“世尊，世俗之法如幻，道法亦复如幻耶？假令道法是幻者，从三十七品乃至佛十八法及三乘法亦复如幻，行三乘者亦复如幻。”

佛报言：“是诸法化谁所化？为是声闻、辟支佛所化耶？是菩萨佛之所化耶？是诸习绪所化？是行所化？”
对曰：“无有化者。”
佛言：“是故诸法如化。”
复问：“世尊，须陀洹至罗汉、辟支佛所灭，及佛诸习绪灭，亦复如化耶？”

佛报言：“诸有所生者、灭者，皆悉如化。”
复问：“世尊，何等法不如化者？”
佛报言：“不起不灭是则非化。”
复问：“世尊，何等不起，何等不灭，非是化耶？”
佛报言：“泥洹非化。”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常说：空不动转，无有双法，无不空者。是故泥洹亦复如化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一切皆空，亦非声闻、辟支佛所作，亦非菩萨佛之所作，审空者是泥洹。”
复问：“世尊，于空过去人行，当云何入？云何学？云何说？”
佛报言：“于须菩提意云何？但有过去世，无有当来世耶？”
萨陀波伦品第八十八佛告须菩提：“菩萨摩诃萨欲求般若波罗蜜者，当如萨陀波伦菩萨，今现在在雷音如来无所着等正觉佛所，常修梵清净之行。”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萨陀波伦菩萨云何求般若波罗蜜？”

佛报言：“萨陀波伦菩萨求般若波罗蜜时，不惜身命，不望供养，不求名称，常在寂处。闻空中之声言：‘住，善男子，莫起疲厌睡卧之意，莫念食饮，莫念昼夜，莫念寒热，莫令意着于内外，莫左右顾视。行时当作是意，当如不行，于身五阴莫有起相。何以故？有起相者便于佛法有稽留碍，有留碍者便在生死苦，在生死苦者不能逮得般若波罗蜜。’

“尔时，萨陀波伦报空中声言：‘我当从教。何以故？我欲为众生而作大明广宣佛法，我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’

“作是语已，便闻空中声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欲闻于空、无相、无愿之法，当求索般若波罗蜜，当离相念，当离命见，当离人见，当远离恶知识，当与善知识从事，当供养真知识，当为汝说空、无相、无愿之法，当说无生不灭之法，当劝助人求萨云若。作是行者闻般若波罗蜜，不久或从经中闻，或从菩萨摩诃萨口闻。善男子，所从得闻般若波罗蜜处，当视其人如世多罗。汝于法师当修反复莫得背恩，所从闻般若波罗蜜处则是真知识，得闻经已便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复动转，当自念言：“我去诸如来无所着等正觉不远，所生之处常值诸佛，常当远离八不闲处，当得八乐之处。”持是德行当敬法师如敬世尊，莫以世俗翼望之意，于法师所当起法想、恭敬之想。冀望想者当知魔事：若魔波旬或持五乐，或以细滑色声香味来贡法师，法师以沤和拘舍罗欲度众生能为受之，汝若见者莫起污意，但当念言：“我未得是沤和拘舍罗。如法师所行，菩萨已逮沤和拘舍罗者无所挂碍，譬如金刚无所不入不受尘垢。”当以一调法行而观法师，何等为一调法行？谓诸法无着无断。何以故？诸法皆空，无我，无人寿命，譬如幻、化、热时之焰，当作是观。法师导师作是观者，令得般若波罗蜜不久。善男子，当护魔事。善男子，若至法师所不见法师莫起碍意，当以法故恭敬法师。’

“尔时，萨陀波伦闻空中声已于是东行，东行不久意中念言：‘向者不问，我当于何去？去是几所？当从谁闻？’于是大哭，哭已念言：‘我今于是不复饮食，不复动转，从一日至七日，不闻般若波罗蜜终不起。’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譬如长者有一子，其子而死，父母悲哀无复他念，但念其子。须菩提，尔时萨陀波伦一无复余念，但念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。作是哭时，于前便有如来之像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。

“其佛叹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过去诸如来无所着等正觉行菩萨时，索般若波罗蜜亦如是。持是勇进之意从是东行，去是二万里，国名香氏。其城郭以七宝七重，绕城池水周流十重，有七宝树罗列重行及七宝墐。其城纵广四百八十里。其国丰乐人民炽盛，所有服饰珍宝异妙。其城中有五百栏楯，街巷市里行伍相当，以诸杂宝金银错涂悬缯幢幡，譬如天锦城上台观楼阁。埤堄皆七宝作。城上宝树行列奇好。复以阎浮檀金为交露盖，以七宝铃悬其楼阁，风起之时吹其铃声，其音和雅譬如天乐，其有众生闻铃音者以自娱乐。绕城池水冷暖和适常满不减，其池水中有七宝船，其人乘船游戏池水中，其人宿命有福功德而得致是。其池水中有波昙华、分陀利华、拘文罗华、优钵利华，复有余华杂种异色数千百种，三千大千国土所有妙华无不在彼。顺绕其城各有五百庐观，亦七宝作姝好严事。一一庐观有五百池水，其池纵广各二十里，亦以七宝杂色妙华，其华大如车盖，其华五色青黄赤白红各自分明，其池中有凫、雁、鸳鸯、孔雀、鹓鹭，异类奇鸟数千百种。其城庐观所有宝物，亦无有主，亦无守者，以其国人宿福所致，常习行般若波罗蜜故，是以长夜受是福德。善男子，彼有菩萨名法上，在其国中央有宫殿舍，广纵四十里皆以七宝，作宫墙七重，所有栏楯七宝之树，园观浴池亦复七重，其楼阁栏楯宫殿门合，皆是七宝雕文、刻镂七重。法上宫里有四庐观——一名、常乐，二名、除忧，三名、杂华，四名、杂香，一一庐观有八池水——一名曰、贤，二名、贤妙，三名曰、乐，四名、妙乐，五名、吉祥，六名、吉上，七名曰、除，八名、不还，其池四边边各一宝——金、银、琉璃、水精，纯以紫磨黄金为底，以金罗网为盖。其一一池中金为梯陛，种种杂色砗磲玛瑙众宝杂成，其梯陛两边复以紫金为芭蕉树，其华柔软随风委靡。其池水中亦有杂华如上所有，顺池水边又有华树，风吹诸华堕池水中便如根生，其池水香如天栴檀。法上宫中有六万八千夫人婇女围绕娱乐，香氏城中男女皆来会，于常乐池观共相娱乐。’

“其化佛言：‘善男子，是法上菩萨与其眷属共相娱乐，以三时说法。香氏城中众人，为法上菩萨施设法座，于城中央金、银、水精、琉璃为座，细软劫波育以为其蓐，以天杂香而着其蓐，其座高十里，当其座上有诸男女把持垂珠，又散名华烧诸名香。何以故？敬于法故。法上菩

萨坐其座上，以般若波罗蜜为众生说法。’

“化佛复言：‘善男子，香氏国人恭敬奉事法上菩萨其像如是。有若干百千诸天来会听受般若波罗蜜，中有书者，中有讽者，中有口受者，中有念者，中有寂然念行之者。国中众生皆是阿惟越致，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复动还。善男子，汝从是东去到法上菩萨所，可得闻般若波罗蜜。是法上者，是汝前世真知识也，常劝助汝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法上菩萨本求般若波罗蜜时亦如汝。今往善男子，昼夜莫断于念，得闻般若波罗蜜不久。’

“尔时，萨陀波伦闻是语已，踊跃欢喜言：‘我何时当得见法师从受闻般若波罗蜜？’”

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三十

萨陀波伦品第八十八之余佛告须菩提：“譬如有人被重毒箭无有余念，但念言：‘我何时当得良师拔我毒箭，令其处愈？’萨陀波伦无复余念，但欲得见法师从闻般若波罗蜜，闻般若波罗蜜已灭诸倚着。

“尔时，萨陀波伦菩萨，即见诸法无挂碍慧，得无量三昧门，其三昧名曰：见诸法所有三昧，于诸法无所得三昧，降伏诸无智三昧，得诸法无差别三昧，得于诸法无变异三昧，诸法无所有无所聚三昧，灭诸冥三昧，于诸法次第无异三昧，于诸法无所见三昧，散华三昧。得如是比无量种种三昧门，住是三昧已见诸十方无央数佛，以般若波罗蜜为诸菩萨说法。

“尔时，十方诸佛皆赞叹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我等本为菩萨时，索般若波罗蜜亦复住是三昧，所得如是，得是三昧已入于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，便成就沤和拘舍罗立于阿惟越致法。我等得是三昧时，亦不见有法行三昧者、离三昧者，亦不见行道者，亦不见逮阿惟三佛者。般若波罗蜜者无有贡高，善男子，吾等住于不贡高故，得金色身、三十二相、无限之光，得不思议慧最无上觉三昧佛智，具足逮诸功德——诸佛所不能平量，不能尽说，何况声闻、辟支佛！是故，善男子，于是法中当倍加敬。善男子，有志有进，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无有难。善男子，于真知识当起恭敬爱乐之意如视世尊。菩萨得真知识者，疾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’

“尔时，萨陀波伦菩萨白诸佛言：‘我常所敬真知识者，为是何谁？’诸佛报言：‘法上菩萨世世常以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用教授汝。法上菩萨常以般若波罗蜜，具足沤和拘舍罗，是者则是汝之尊师，是真知识。卿善男子，取法上菩萨以顶戴之，从劫至劫若至百劫，以三千大千刹土所有以用供养，尚未能报须臾之恩！闻是尊法其福难报，使汝得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之利故。’是诸如来无所着等正觉，说是已忽然不现。

“尔时，萨陀波伦于三昧起，四向顾望意自念言：‘是诸如来，从何所来，去至何所？’作是念已惆怅不乐，复更念言：‘法上菩萨常行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，总持诸陀邻尼门，于诸法得自在，已从过去佛而作功德，是我真师。我当以问法上菩萨，是诸如来，从何所来，去至何所？’于是萨陀波伦菩萨，念法上菩萨恭敬爱乐豫加谦恪。‘今我又贫，无有珍宝、香华、奇异贡尊之具。以般若波罗蜜故供养法上菩萨者，不可空往至法上所。我有恭敬而无所有，不如卖身供养般若波罗蜜及师。前后以来坏身不少，今故不灭。前后坏身，坐淫怒痴更诸苦痛，亦不为法，亦不为师，但为贪欲、五阴、六衰。

“尔时，菩萨道迳一城大唤呼言：‘我欲自卖，谁欲买我者？’

“时，魔波旬意自念言：‘今是菩萨用般若波罗蜜故，自卖其身欲以供养法上菩萨，欲得闻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——菩萨云何行般若波罗蜜疾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闻已必当恭敬稽受。我不败坏者，当教无数百千菩萨及诸众生过我境界，今我当往坏之。’波旬即使举国男女，不见其形，不闻其声。

“尔时，萨陀波伦卖身不售，愁忧啼哭言：‘我甚为剧，欲自卖身供养于师而不能售！’

“时，释提桓因意念言：‘今是菩萨以般若波罗蜜故欲供养法上菩萨。我今试往看视其人，为用法故，颇有谀谄？’

“时，释提桓因化作年少梵志，至菩萨所问萨陀波伦言：‘善男子，何以不乐，愁忧啼哭？’

“报言：‘年少，我用法故，欲自卖身供养尊师，而永不售无问我者，是以哭耳，自念薄德无财宝物可供师者。’

“尔时，年少谓菩萨言：‘我不用人，我今祠祀，欲得人血，欲得人髓，欲得人心，能与我者益与卿宝。’

“是时，菩萨欢喜报言：‘我得善利，年少买我心髓及血，与我财宝得供养师，使我得闻般若波罗蜜及沤和拘舍罗，真得我愿。’

“年少重问言：‘卿卖髓血及心为索几许？’

“菩萨报言：‘随年少意与我多少。’萨陀波伦便以右手自刺左臂出血与之。

“复欲破骨出髓时，城中有一长者女，过于魔行魔不能屈。时，长者女于楼观上遥见菩萨乃尔自刑，‘我今当下，问其意故。’

“时，长者女即下来到菩萨所，问言：‘男子，何为乃尔酷毒自割用是血，为复欲破骨？’

“萨陀波伦报长者女言：‘欲与少年卖得财宝供养于师，欲闻尊经般若波罗蜜。’

“时，长者女语菩萨言：‘供养于师，当得何等奇特功德？’

“菩萨报言：‘师当教我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，语我菩萨所行法，则我当得学为诸众生广作桥梁，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。我身当得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、无上之光，得四等意、四无所畏、佛十种力及十八法，逮六神通不思议净戒，成作佛已得无碍之慧，当得无上之宝除一切贫——我当得是如此之法。’

“时长者女闻是语已，踊跃欢喜语菩萨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贤者，甚奇甚特，乃说如是微妙之法。’重言：‘贤者以是一法，当索无数恒边沙法。所以者何？是法甚深用微妙故。卿善男子，所欲得者莫自疑难，欲得琉璃、摩尼、杂宝、真珠、金银、琥珀、栴檀、名香、缯幡、华盖，恣意所得，今当与仁可持供养法之尊师，莫尔自割毁坏其身。今我亦欲往至彼所，与卿相随共植善本，如卿属所可说者我悉欲得。’

“时，释提桓因即灭年少梵志形还复释身，住萨陀波伦菩萨前，赞叹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如卿建志，过去诸如来无所着等正觉，行菩萨道求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成阿惟三佛亦如贤者。今日我亦不用人心髓及血，我欲相试故来到是。欲得何愿？’

“萨陀波伦报言：‘我不用余，与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愿。’

“释提桓因报言：‘善男子，是佛之境界非我所办，更索余愿多少福我。’

“菩萨报言：‘假令大愿非卿境界者，复我身体使无疮瘢，以是相福。’适作是语，萨陀波伦身复如故，于是帝释忽然不现。

“时长者女语菩萨言：‘随我共归见我父母并报父母，随卿所欲供养之具当相给与，我亦当去侍从左右至法上所。’

“尔时，萨陀波伦随长者女往到其家在门外住，长者女入白父母言：‘今当与我金银、珍宝、琉璃、摩尼、名香、栴檀、华盖、幢幡、杂色异衣、供养之具，及诸奇异及五百侍女。欲以法故随萨陀波伦菩萨，行至香氏国法上菩萨所，欲闻尊经佛所有诸法，我当得之度脱众生。’

“父母问女言：‘萨陀波伦今为是谁？’

“女重白言：‘是人今在门外住，发坚誓之愿，欲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欲为众生故救无极之苦。有大妙法名般若波罗蜜，是诸菩萨所应学者，是善男子但为是法故，自卖其身不惜躯命而自割截，欲以供养大师法上。是人至诚感致帝释，我见是变就往问之：“有何奇特忍自割刺？”便报我言：“卖与年少欲得财物供养我师，我当得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当转法轮度脱众生。”我闻是已甚大欢喜，谁闻是法而不乐者？我便许之当与珍宝供养之具随侍左右，是故父母当给与我珍宝所有及诸侍女。’

“父母谓女：‘如汝所言，是人甚奇精进，乃尔不惜身命欲求不思议之法。如汝所言，是善男子必能办无上之法安隐众生，建立大誓僧那僧涅。我当云何违汝是愿——欲得往见供养法上菩萨者。随汝意愿我代汝喜，自吾年老不能得行，恣汝所欲珍琦宝物，我终不断一切之愿。’

“尔时，女取五百乘车以七宝校饰，及五百侍女庄严自副，种种诸华、杂色宝衣如上所有载以自车。萨陀波伦别载一车，与五百女人围绕相随。于是东行稍稍引道，遥见香氏城郭，七宝玄黄珍琦众妙，未曾所有如上所说。复遥见其城中央法上菩萨，与诸大众数百千万围绕说法。遥见是已甚大欢喜，其身安隐譬如比丘得第四禅，又自念言：‘我今不可于车上载，当下步耳。’

“即与长者女及五百女人围绕，而前入城门里见七宝台，以赤栴檀而校饰之真珠交露。其台四角有四宝罂盛摩尼珠昼夜常明，有宝香炉常烧名香昼夜常香。当台中央有七宝塔，又以四色之宝作函，以紫磨金薄为素书般若波罗蜜，作经在其函中。又以七宝为织成幡互相参校，其色上妙随风缤纷。萨陀波伦及五百女人，见是七宝交露之台，见释提桓因与诸天子持天曼陀罗华及天杂色栴檀名香，捣以为末其细如尘，于虚空中供养散其台上，又鼓天乐而供养之。

“尔时，萨陀波伦遥问释提桓因：‘汝何为供养以华散是台为？’

“于是，释提桓因报萨陀波伦言：‘卿善男子，为不知耶？是般若波罗蜜者生诸菩萨，一切菩萨当于是学，当成诸波罗蜜功德，具足诸佛法逮萨云若，以是故我等而供养之。’

“萨陀波伦闻是倍喜，复问释提桓因言：‘般若波罗蜜为在何所？’

“释提桓因报言：‘在台中央七宝函中，法上菩萨以七宝印印之，汝等及我不得妄见。’

“尔时，萨陀波伦长者女及五百女人，各各取诸名华、名香、栴檀、杂宝、琉璃、摩尼，供养般若波罗蜜已，别留一分持至法上菩萨高座所，复以法故供养法上大师。所散诸华当法上菩萨上，化作七宝台止于虚空，所散名华皆雨于法上菩萨，所散杂色宝衣在其台上，有化天人以手把持天幡而垂之。萨陀波伦及五百女人见是变化各念言：‘是法上菩萨摩诃萨所化，乃尔是未曾有，何况当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！’

“时，长者女及五百女人，见法上菩萨欢喜踊跃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，同时叹言：‘持是功德得于法利亦当如是，令我曹得供养般若波罗蜜如法上菩萨，我等亦当广宣般若波罗蜜以度众生亦如法上菩萨，愿我等得般若波罗蜜成就沤和拘舍罗，所作变化逮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于诸法得自在当如法上大师！’

“尔时，萨陀波伦及长者女五百女人供养已讫，前以头面着地，为法上作礼却住一面，以恭敬意叉手白法上菩萨言：‘我昔于寂静之处，闻空中声言：“善男子，从是东行可得闻般若波罗蜜。”我即东去，中道念：“我当从谁得闻般若波罗蜜？”愁忧啼哭默住一处，七日不念饮食，但念何时当得般若波罗蜜。尔时，便有化佛在我前住，即告我言：“善男子，持是精进勇意，从是东行二万里有国名香氏，有菩萨名法上，常说般若波罗蜜。汝可从闻，是汝真师。”我从化佛闻是教已，即便东行遥见大师，意中欢喜踊跃安隐，譬如比丘得第四禅。以念般若波罗蜜故，便得无量三昧，即见十方诸佛，赞叹我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所得三昧者皆从般若波罗蜜生，我本行菩萨时索般若波罗蜜时亦复如是。”赞叹我已便不复现。我三昧觉已自念：“诸佛从何所来？去至何所？”复大愁忧，我复念言：“法上大师以般若波罗沤和拘舍罗，于诸法得自在，我当往问师：十方诸佛何所从来？去至何所？”今日大师为我解说，是诸如来所从来往，愿欲知之，我等闻已常见诸佛不离世尊。’

法上品第八十九“于是，法上菩萨摩诃萨报萨陀波伦菩萨言：‘善男子，诸如来常不动摇，亦不去亦不来。如来者，如如无所起灭，不起者亦不来亦不去，不生者是如来。善男子，真际者，亦不知来时，亦不知去时，真际者则如来。虚空者，亦无来亦无去，空者则如来。真谛者，亦不知来时，亦不知去时，真谛者则如来。无为者，亦不来亦不去，无为者则如来。灭尽者，亦无来亦无去，灭尽者则如来。善男子，如来者不离是法，此诸法者则是如来之如。善男子，如者一无有二，亦不三，亦无若干之数，以法空故。善男子，譬如春节已过夏盛热时，热有猛焰，愚夫逐之谓为是水，追之不息呼当得水。于贤者意云何？是人所逐水者，为从何所来？从东海、西海、南海、北海——从何海来？’

“萨陀波伦菩萨对曰：‘热时焰者，尚非是水，何况从海而有来往？’

“法上复言：‘善男子，彼凡夫为热渴所迫而起水想，追逐疲劳竟不得水。诸有起想，谓诸如来有往来者，亦是凡夫与彼无异。所以者何？莫以色身而观如来，如来者法性，法性者亦不来亦不去，诸如来亦如是无来无去。善男子，譬如幻师化作象马车乘，谓呼是幻有来往者皆是愚夫，谓诸如来有来往者亦是凡夫。所以者何？法性者亦无来亦无去。’

“萨陀波伦白法上言：‘梦幻所见悉空无实皆无所有。’

“法上报言：‘善男子，如来无所着等正觉说言：诸法皆亦如梦有。于梦幻法有实相者不知如来，但入如来名色身耳，便作如来来往之相，是辈皆是无智凡夫。是辈凡夫于生死道当有反数，离般若波罗蜜大远，于诸佛法亦远。于诸梦幻法知诸法如梦幻者为识如来，于诸法不求有来往之相，亦不求诸如来有生有灭，诸有知如来无来无往不生不灭者，为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久，是为行般若波罗蜜，是则为佛之弟子，是辈人应食国中施，为世间之福田。善男子，譬如大海所有名宝，不从十方国土而来，以人福故海生此宝不为无缘，因缘故生是宝，灭时亦复不至十方，从因缘起，从因缘灭，亦不从十方有来有往者。善男子，诸佛身者有行因缘便得合成，本行所致亦不用行往至十方，若使无行无因缘合者，若无因缘亦无有身也。善男子，譬如箜篌以因缘故，有弦，有柱，有人鼓之音声来往，声音断时亦无来往，是声出时亦无从来，灭亦无所至；欲知佛身亦复如是，有无量之德不以一事成，皆有因缘而共合成，不离因缘而有去来。善男子，当知诸佛亦无来往，一切诸法皆复如是亦不生灭，汝知是已必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必究竟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。’

“尔时，释提桓因以天曼陀罗华与萨陀波伦，‘持是供养法上菩萨当福于我。所以者何？一切众生当蒙仁者之恩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仁者上士，世间少有，甚难得值，乃为众生执劳，无央数劫都不以为劳。’

“时萨陀波伦受释提桓因曼陀罗华，用散法上菩萨，散已白言：‘从今以去，持身奉上于师供给所当。’叉手却住一面。

“尔时，长者女及五百侍女白萨陀波伦菩萨言：‘愿得以身奉上大师给所，当得持是功德，令得法利如今大师，当与大师常共供养诸佛世尊。’

“尔时，萨陀波伦告长者女及五百侍女：‘汝等随我教者，我当受汝。’

“诸女报言：‘身命自师不敢违教。’

“萨陀波伦菩萨白法上菩萨言：‘愿持身自上，及五百女人及五百乘车，一切所有以上大师，哀我曹等愿当受之。’

“尔时，释提桓因叹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发菩萨意者，当持所有如贤者所为。菩萨如是施者，疾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作是恭敬承事师者，疾可得闻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。过去诸如来无所着等正觉皆悉如是，舍意布施得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，成阿惟三佛。’

“尔时，法上菩萨即受萨陀波伦及长者女五百侍女，及五百乘车所有珍宝尽为受之，欲使萨陀波伦成其功德，虽受之还持与萨陀波伦菩萨。时日已冥，法上菩萨从高座起还入宫中。

“尔时，萨陀波伦意念言：‘我为法来，不宜坐卧。当以二事须师来出：一者、经行，二者、住立。’

“时法上菩萨入宫中正坐，以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，行无央数诸三昧至于七岁。萨陀波伦亦七岁不坐不卧常经行住立，不起三垢无诸欲味，但念：‘法上菩萨何时当出为我说般若波罗蜜？’。七岁已后萨陀波伦意中念言：‘我当为师庄严高座种种名华，烧诸名香以待法师，当为大众说般若波罗蜜。’

“萨陀波伦及五百女人各各布坐，身上好衣诸名婉綖柔软细叠以布坐上。萨陀波伦即行索水欲以洒地，了不能得。是魔波旬之所蔽隐令水不现，欲坏菩萨令起乱意，不欲使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

“萨陀波伦意复念言：‘我当自刺其身出血以用洒地。所以者何？恐地有尘来垒师故。我不当惜是危脆之身。所以者何？前后以来无央数劫，弃是身体不可复计，初未值是无上之法。’

“于是，萨陀波伦菩萨即取利刀刺身血出持用洒地，五百女人各各亦尔。尔时，波旬不能得其便。

“尔时，释提桓因念言：‘是萨陀波伦菩萨及五百女人甚可奇特，贪德乃尔不惜身命恭敬法师，是魔波旬虽欲坏之不能得便，乃尔坚固誓于僧那，不惜身命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欲度众生无限之苦。’

“是时，帝释赞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贤者精进不可思议为无上之愿，过去诸佛本所行时精进如是。’

“萨陀波伦意中念言：‘我今为师布坐已讫，当于何所得好名华，法师出时当散其上？’

“尔时，帝释知其所念，便以天上曼陀罗华千石与菩萨，言：‘持是供养师并可散地。’即取其华分布散地，分留一分。

“七岁已后，法上菩萨从宫中出往诣高座，萨陀波伦及五百女人即持天华逆散法上，头面作礼却坐一面。

“法上菩萨告萨陀波伦菩萨：‘卿善男子，谛听！谛受！善思念之。’于是，萨陀波伦菩萨受教而听。‘诸法等如金刚、等诸法寂，诸法等寂不动故，般若波罗蜜等寂不动亦如金刚。诸法无倚，诸法不恐，诸法一味故，般若波罗蜜亦无所倚。诸法一味不恐，诸法不生，诸法不灭，诸法如空故，般若波罗蜜不生不灭亦如虚空。五阴无底无边际，诸法无底，四大无底故，般若波罗蜜亦无有底。空无有边际，大海无有边，诸法无边际故，般若波罗蜜亦无边际。譬如须弥山种种严好，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。诸法无所破坏，诸法不可得见，诸法无所受，诸法无所有，诸法不可思议故，般若波罗蜜无所破坏，亦不可得，亦无所受，亦无所有，不可思议亦复如是。’

“尔时，萨陀波伦菩萨便于座上得诸法等三昧、诸法寂三昧、不动三昧、无倚三昧、无畏三昧、一味三昧、无生三昧、无灭三昧、虚空三昧、五阴无底三昧、诸法无底三昧、四大无边三昧、虚空性三昧、如海三昧、如须弥山三昧、金刚三昧、无所破坏三昧、无所得三昧、无所受三昧、无所有三昧、不可思议三昧——如是等三昧，得六万三昧门。”

嘱累品第九十佛告须菩提：“尔时，萨陀波伦菩萨得六万三昧已，便见十方如恒边沙三千大千国土，见诸如来无所着等正觉，及比丘僧大众围绕说般若波罗蜜，如我今日为汝等说般若波罗蜜，十方诸佛亦复如我字释迦文。萨陀波伦菩萨多闻具足其智如海，不离诸佛所生之处在诸佛前，若于梦中未曾离佛，诸难已断已得自在。是故，须菩提，当知般若波罗蜜，为诸菩萨摩诃萨致萨云若。菩萨欲学六波罗蜜者，欲得诸佛境界一切智者，当学行般若波罗蜜，当受，当持，当讽诵读，广为人说解其中事，亦当供养所有名华、名香、缯彩、华盖，若干方便当供养之。所以者何？般若波罗蜜者，是诸佛所尊，是尊道之御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于汝意云何？汝为尊重爱敬如来不？”

阿难对曰：“唯然，世尊！爱敬如来，如来自知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汝实爱敬于如来。阿难，汝前后侍我以来，汝身口意常有善慈。今吾年以老矣，弟子所应供养者，汝以为毕不？为不毕，从今以往当恭敬承事般若波罗蜜。”

世尊于是从一至三，如是嘱累于般若波罗蜜，所以殷勤郑重者何？欲令不断故。若般若波罗蜜断者，一切众生永为盲冥。若般若波罗蜜在世不断绝者，诸佛如来亦不断绝。若般若波罗蜜有断绝者，诸佛如来亦当断绝。

“阿难，般若波罗蜜住于世者，当知如来常在说法，一切众生不离佛会，不离说法。阿难，是般若波罗蜜，若有书持讽诵，念守习行，解说其义，供养经卷，复教他人书持讽诵广为说者，当知是人常与佛俱不离诸佛。”

佛说是时，弥勒菩萨，耆年须菩提，尊者舍利弗、大目揵连、分耨文陀尼子、摩诃拘絺罗、摩诃迦旃延，贤者阿难，一切会者诸天、阿须伦，闻佛说已皆大欢喜，前为佛作礼而去。

上一部：乾隆大藏经·大乘般若部·放光般若波罗蜜经三十卷（第十一卷～第二十卷）
下一部：乾隆大藏经·大乘般若部·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三十卷（第一卷～第十卷）乾隆大藏经·大乘般若部·放光般若波罗蜜经

This file is decompiled by an unregistered version of ChmDecompiler.Regsitered version does not show this message.You can buy ChmDecompiler at: http://www.etextwizard.com/